

達夫短篇小說集

上册

郁達夫著

上海

北新書局發行

達夫短篇小說集上冊目錄

銀灰色的死	一
血淚	二五
采石磯	四五
空虛	七五
懷鄉病者	一〇五
葛蘿行	一二五
秋河	一四七
落日	一五三

春風沈醉的晚上	一六九
離散之前	一九三
十一月初三	二〇九
薄奠	二二三
煙影	二五一
紙幣的跳躍	二六七
東梓關	二七五
清冷的午後	二九一
寒宵	三〇三

銀灰色的死

(上)

雪後的東京，比平時更添了幾分生氣。從富士山頂上吹下來的微風，總涼不了滿都男女的白熱的心腸。千九百二十年前，在伯利恆的天空游動的那顆明星出現的日期又快到了。街街巷巷的店鋪，都裝飾得同新郎新婦一樣，竭力的想多吸收幾個顧客，好添些年終的利澤。這正是貧兒富主，一樣多忙的時候，這也是逐客離人，無窮傷感的時候。

在上野不忍池的近邊，在一羣亂雜的住屋的中間，有一間樓房，立在澄明的冬天的空氣裏。這一家人家，在這年終忙碌的時候，好像也沒有什麼活氣似地，樓上的門窗，還緊緊的閉在那裏，可是金黃的日球，離開了上野的叢林，已經高掛在海青色的天體中間，悠悠的在那裏笑人間的多事了。

太陽的光線，從那緊閉的門縫中間，斜射到他的枕上的時候，他那一雙同胡桃似的眼睛，就睜開了。他大約已經有二十四五歲的年紀。在黑漆漆的房內的光線裏，他的臉色更加覺得灰白，從他面上左右高出的顴骨，同眼下的深深陷入的眼窩看來，他定是一個清瘦的人。

他開了半隻眼睛，看看桌上的鐘，長短針正重疊在X字的上面。開了口，打了一個呵欠，他並不知道他自家是一個大悲劇的主人公，仍舊嘶嘶的睡着了。半醒半覺的睡了一忽，聽着間壁的掛鐘打了十一點之後，他纔跳出了被來。胡亂地穿好了衣服，跑下樓來，洗了手面，他就套上了一雙破皮鞋，跑上外面去了。

他近來的生活狀態，比從前大有不同的地方。自從十月底到如今，兩個月的中間，他每晝夜顛倒的，到各處酒館裏去喝酒。東京的酒館，當爐的大約都是十七八歲的少婦。他雖然知道她們是想騙他的金錢，所以肯同他鬧，同他玩的，然而一到了太陽西下的時候，他總不能在家裏好好的住着。有時候他想改過這惡習慣來，故意到圖書館裏去取他平時所愛讀

的書來看，然而到了上燈的時候，他的耳朵裏，忽然會有各種悲涼的小曲兒的歌聲聽見起來；他的鼻孔裏，也會有脂粉，香油，油沸魚肉，香煙醇酒的混合的香味到來；他的書的字裏行間，忽然更會跳出一個紅白的臉色來。她那一雙迷人的眼睛，一點一點的擴大起來了。同蓋薇花苞似的嘴唇，漸漸兒的開放起來，兩顆笑靨，也看得出來了。洋磁似的一排牙齒，也透露着放起光來了。他把眼睛一閉，他的面前，就有許多妙年的婦女坐在紅燈的影裏，微微的在那裏笑着。也有斜視他的，也有點頭的，也有把上下的衣服脫下來的，也有把雪樣嫩的纖手伸給他的。到了那個時候，他總不知不覺的要跟了那隻纖手跑去，同做夢的一樣，走出了圖書館。等到他的懷裏有溫軟的肉體坐着的時候，他纔知道他是已經不在圖書館內的冷板凳上了。

昨天晚上，他也在這樣的一家酒館裏坐到半夜過後一點鐘的時候，纔走出來，那時候他的神致已經變得昏亂而不清。在路上跌來跌去的走了一會，看看四面並沒有人影，萬戶千門，都寂寂地閉在那裏，祇有一行參差不齊的門燈黃黃的投射出了幾處朦朧的黑影。街

心的兩條電車的路線，在那裏放燐火似的青光。他立住了足，靠着了大學的鐵欄干，仰起頭來就看見了那十三夜的明月。同銀盆似的浮在淡青色的空中。他再定睛向四面一看，纔知道清淨的電車線路上，電柱上，電線上，歪歪斜斜的人家的屋頂上，都洒滿了同霜也似的月光。他覺得自家一個人孤冷得很，好像同遇着了風浪後的船夫，一個人在北極的雪世界裏漂泊着的樣子。背靠着了鐵欄干，他儘在那裏看月亮。看了一會，他那一雙衰弱的老犬似的眼睛裏，忽然滾下了兩顆眼淚來。去年夏天，他結婚時候的景象，同走馬燈一樣，旋轉到他的眼前來了。

三面都是高低的山嶺，一面寬廣的空中，好像有江水的氣味蒸發過來的樣子。立在山中的平原裏，向這空空蕩蕩的方面一望，誰都能生出一種靈異的感覺出來，知道這天空的底下，就是江水了。在山坡的煞尾的地方，在平原的起頭的區中，有幾點人家，沿了一條同曲線似的清溪，散在疏林蔓草的中間。有一天多情多夢的夏天的深更，因為天氣熱得很，他同他新婚的夫人，睡了一會，又從床上走了起來，到朝溪的窗口去納涼去。燈火已經吹滅了，月

光從窗裏射了進來。在籐椅上坐下之後，他看見月光射在他夫人的臉上。定睛一看，他覺得她的臉色，同大理白石的雕刻沒有半點分別。看了一會，他心裏害怕起來，就不知不覺的伸出了右手，摸上她的面去。

『怎麼你的面上會這樣涼的？』

『輕些兒罷，快三更了，人家已經睡着在那裏，別驚醒了他們。』

『我問你，唉，怎麼你的面上會一點兒血氣都沒有的呢？』

『所以我總是要早死的呀！』

聽了她這一句話，他覺得眼睛裏一霎時的熱了起來。不知是什麼緣故，他就忽然伸了兩手，把她緊緊的抱住了。他的嘴唇貼上她的面上的時候，他覺得她的眼睛裏，也有兩條同山泉似的眼淚在流下來。他們兩人肉貼肉的暗泣了許久，他覺得胸中漸漸兒的舒爽起來了，望望窗外，遠近都洒滿了皎潔的月光。抬頭看看天，蒼蒼的天空裏，有一條薄薄的雲影，浮在那裏。

『你看那天河……』

『大約河邊的那顆小小的星兒，就是象徵我的星宿罷！』

『是什麼星？』

『織女星。』

說到這裏，他們就停着不說下去了。兩人默默地坐了一會，他又眼看着那一顆小小的星，低聲的對她說：

『我明年未必能回來，恐怕你要比那織女星更苦咧。』

他靠住了大學的鐵闌干，呆呆的儘在那裏對了月光追想這些過去的情節。一想到最後的那一句話，他的眼淚更連連續續的流了下來。他的眼睛裏，忽然看得見一條溪水來了。那一口朝溪的小窗，也映到了他的眼睛裏來。沿窗擺着的一張漆的桌子，也映到了他的眼睛裏來。桌上的一張半明不滅的洋燈，燈下坐着的一個二十歲前後的女子，那女子的蒼白的臉色，一雙迷人的大眼，小小的嘴唇的曲綫，灰白的嘴唇，都映到了他的眼睛裏面。他再也

支持不住了，搖了一搖頭，便自言自語的說：

『她死了，她是死了，十月二十八日那一個電報，總是真的。十一月初四的那一封信，總也是真的。可憐她吐血吐到氣絕的時候，還在那裏叫我的名字。』

一邊流淚，一邊他就站起來走，他的酒已經醒了，所以他覺得有點寒冷。到了這深更半夜，他也不願意再回到他那同地獄似的寓裏去。他原來是寄寓在他的朋友的家裏的，他住的樓上，也沒有火鉢，也沒有生氣，總只有幾本舊書，橫攤在黃灰色的電燈光裏等；他愈想愈不願意回去了，所以他就慢慢的走上了到上野火車站去的路。原來日本火車站上的人是通宵不睡的，待車室裏，有紅紅的火爐生在那裏；他上火車站去，就是想去烤火取暖，坐待天明的。

一直的走到了火車站，清冷的路上並沒有一個人同他遇見，進了車站，他在空空寂寂的長廊上，祇看見兩排電燈，在那裏黃黃的放光。賣票房裏，坐着了二三個女事務員，在那裏打呵欠，進了二等待車室，半醒半睡的坐了兩個鐘頭，他看看火爐裏的火也快完了。遠遠地

有幾聲機關車的車輪聲傳了過來。車站裏也來了幾個穿制服的人在那裏跑來跑去的跑。等了一會，從東北來的火車到了。車站上忽然熱鬧了起來，下車的旅客的脚步聲同種種的呼喚聲，混作了一處，傳到他的耳膜上來；跟了一羣旅客，他也走出火車站來了。出了車站，他仰起頭來一看，只見蒼色圓形的天空裏，有無數星長，在那裏微動；從北方忽然來了一陣涼風，他覺得冷得難耐的樣子。月亮已經下山了。街上有幾個早起的工人，拉了車慢慢的在那裏行走，各店家的門燈，都像倦了似的還在那裏放光。走到上野公園的西邊的時候，他忽然長歎了一聲。朦朧的燈影裏，息息索索的飛了幾張黃葉下來，四邊的枯樹都好像活了起來的樣子，他不覺打了一個冷噤，就默默的站住了。靜靜兒的聽了一會，他覺得四邊並沒有動靜，只有那工人的車輪聲，同在夢裏似的，斷斷續續的打動了他的耳膜，他纔知道剛纔的不過是幾張落葉的聲音。他走過觀月橋的時候，只見池的彼岸一排不夜的樓台都沈在酣睡的中間，兩行燈火，好像還在那裏嘲笑他的樣子。他到家睡下的時候，東方早已經灰白了。

(中)

這一天又是一天初冬的好天氣，午前十一點鐘的時候，他急急忙忙的洗了手面，套上了一雙破皮鞋，就跑到外面。

在藍蒼的天蓋下，在和軟的陽光裏，無頭無腦的走了一個鐘頭的樣子，他纔覺得飢餓了起來。身邊摸摸看，他的皮包裏，還有五元餘錢剩在那裏。半月前頭，他看看身邊的物件，都已賣完了，所以不得不把他亡妻的一個金剛石的戒指，當入當舖裏去。他的亡妻的最後的這紀念物，祇質了一百六十元錢，用不上半個月，如今却祇有五元錢了。

『亡妻呀亡妻，你饒了我罷！』

他淒涼了一陣，羞愧了一陣，終究還不得想不到他目下的緊急的事情上去。他的肚裏儘管在那裏噁哩咕嚕的響。他算算看這五元餘錢，斷不能到上等的酒館裏去吃一箇醉飽，所以他就決意想到他無錢的時候常去的那一家酒館裏去。

那一家酒家，開設在植物園的近邊，主人是一個五十光景的寡婦，當爐的就是那老寡婦的女兒，名叫靜兒。靜兒今年已經是二十歲了。容貌也只平常，但是她那一雙同秋水似的眼睛，同白色人種似的高鼻，不識是什麼理由，使得見她一面過的人，總忘她不了。並且靜兒的性質也和善得非常，對什麼人總是一視同仁，裝着笑臉的。她們那裏，因為客人不多，所以並沒有廚子。靜兒的母親，從前也在西洋菜館裏當過爐的，因此她却頗曉得些調羹的妙訣。他從前身邊沒有錢的時候，大抵總跑上靜兒家裏去的，一則因為靜兒待他周到得很，二則因為他去慣了，靜兒的母親也信用他，無論多少，總肯替他掛賬的。他酒醉的時候，每對靜兒說他的亡妻是怎麼好，怎麼好，怎麼被他母親虐待，怎麼的染了肺病，死的時候，怎麼的盼望他。說到傷心的地方，他每流下淚來，靜兒有時候也會陪他落些同情之淚。他在靜兒家裏進出，雖然還不上兩個多月，然而靜兒待他，竟好像同待幾年前的老友一樣了。靜兒有時候有不快活的事情，也都曾告訴他。據靜兒說，無論男人女人，有祕密的事情，或者有傷心的事情的時候，總要有一個朋友，互相勸慰的能夠講講纔好。他同靜兒，大約就是一對能互相勸慰

的朋友了。

半月前頭，他也不知道從什麼地方聽來的消息，只聽說靜兒要嫁人去了。因為不願意直接把這話來問靜兒，所以嗣後他只是默默的在那裏觀察靜兒的行狀。心裏既有了這一條疑心，所以他覺得靜兒待他的態度，比從前總有些不同的地方。有一天將夜的時候，他正在靜兒家坐着喝酒，忽然來了一個三十來歲的男人。靜兒見了這男人，就丟下了他，馬上去招呼這新來的男子；按理這原也是很平常的事情。靜兒走開了，他祇能同靜兒的母親說了些無關緊要而且無味的閑話。然而他一邊說話，一邊却在那裏注意靜兒和那男人的舉動。等了半點多鐘，靜兒還儘在那裏同那男人說笑，他等得不耐煩起來，就同傷弓的野獸一般，匆匆的走了。自從那一天起，到如今却有半個多月的光景，他還沒有上靜兒家裏去過。同靜兒絕交之後，他喝酒更加喝得厲害，想他亡妻的心思，也比從前更加沈痛了。

『能互相勸慰的知心好友！我現在上那裏去找出這樣的一個朋友呢！』

近來他於追悼亡妻之後，總想到這一段結論上去。有時候他的亡妻的面貌，竟會同靜

兒的混到一處來。同靜兒絕交之後，他覺得更加哀傷更加孤寂了。

他身邊摸摸看，皮包裏的錢祇有五元餘了。他就像把這事作了口實，跑上靜兒的家裏去。一邊這樣的想，一邊他又想起了『坦好直』（Tannhaesuer）裏邊的『盍縣罷哈』（Wolfram von Eschenbach）來。

『千古的詩人盍縣罷哈呀！我佩服你的大量。我佩服你真能用高潔的心情來愛』『愛利查陪脫。』

想到這裏，他就唱了兩句『坦好直』裏邊的唱句，說。

Dort ist sie; — nahe dich ihr ungestoert!.....

So flieht fuer dieses Leben

Mir jeder Hoffnung Schein!

(Wagner's Tannhaesuer)

（你且去她的裙邊，去算清了你們的相思舊債！）（可憐我一生孤冷！你看那鏡裏的名

花，又成了泡影！

念了幾遍，他就自言自語的說：

『我可以去的，可以上她的家裏去的，古人能夠這樣的愛他的情人，我難道不能這樣的愛靜兒麼？』

看他的樣子，好像是對了人家在那裏辯護他目下的行爲似的，其實除了他自家的良心以外，却並沒有人在那裏責備他。

慢慢的走到了靜兒家裏的時候，她們母女兩個，還剛纔起來。靜兒見了他，對他微微的笑了一臉，就問他說：

『你怎麼這許久不上我們家裏來？』

他心裏想說：

『你且問問你自家看罷！』

但是見了靜兒那一副柔和的笑容，他什麼也說不出來了，所以只回答說：『我因為近

來忙得非常。』

靜兒的母親聽了他這一句話之後，就佯瞋假怒的問他說：

『忙得非常？靜兒的男人說近來你時常上他家裏去喝酒去的呢。』

靜兒聽了她母親的話，好像有些難以爲情的樣子。所以叫她母親說：

『媽媽！』

他看了這些情節，就追問靜兒的母親說：

『靜兒的男人是誰呀？』

『大學前面的那一家酒館的主人，你還不知道麼？』

他就回轉頭來對靜兒說：

『你們的婚期是什麼時候？恭喜你，希望你早早生一個又白又胖的好兒子，我們還要

來吃喜酒哩。』

靜兒對他呆看了一忽，好像要哭出來的樣子。停了一會，靜兒問他說：『你喝酒麼？』

他聽她的聲音，好像是在那裏顫動似的。他也忽然覺得淒涼起來，一味悲酸，彷彿像暈船的人的嘔吐，從肚裏擠上了心來。他覺得一句話也說不出口，祇能把頭點了幾點，表明他是想喝酒的意思。他對靜兒看了一眼，靜兒也對他看了一眼，兩人的視線，同電光似的閃發了一下，靜兒就三腳兩步的跑出外面去替他買下酒的菜去了。

靜兒回來了之後，她的母親就到廚下去做菜去，菜還沒有好，酒已經熱了。靜兒就照常的坐在他面前，替他斟酒，然而他總不敢抬起頭來再看她一眼，靜兒也不敢仰起頭來看他。靜兒也不言語，他也只默默的在那裏喝酒。兩人呆呆的坐了一會，靜兒的母親從廚下叫靜兒說：

『菜做好了，你拿了去罷！』

靜兒聽了這話，却兀的不動身體，老是坐在那裏。他不知不覺的偷看了一下，靜兒是在落眼淚了。

他胡亂的喝了幾杯酒，吃了幾盤菜，就歪歪斜斜的走了出來。外邊街上，人聲嘈雜得很。

穿過了一條街，他就走到了一條清淨的路上。走了幾步，走上一處朝西的長坡的時候，看看太陽已經打斜了。遠遠的回轉頭來一看，植物園內的樹林的梢頭，都染了一片綠黃的顏色。他也不知是什麼緣故，對了西邊地平綫上落在太陽光裏的遠山，和遠近的人家的屋瓦上的殘陽，都起了一種惜別的心情。呆呆的看了一會，他就回轉了身，背負了夕陽的殘照，向東的走上了長坡。

同在夢裏一樣，昏昏的走進了大學的正門之後，他忽而聽見有人在叫他說：

『Y君，你上那裏去！年底你住在東京麼？』

他仰起頭來一看，原來是他的一個同學。新剪的頭髮，穿了一套新做的洋服，手裏拿了一隻旅行的藤篋。他大約是預備回家去過年去的。他對他同學一看，就作了笑容，慌慌忙忙的回答說：

『是的，我什麼地方都不去，你預備回家去過年去麼？』

『對了，我是預備回家去的。』

『你見你情人的時候，請你替我問問安罷。』

『可以的，她恐怕也在那裏想你咧。』

『別取笑了，願你平安回去，再會再會。』

『再會再會，哈……』

他的同學走開了之後，他一個人冷冷清清的在薄暮的大學園中，呆呆的立了許多時候，好像瘋了似的。呆了一會，他又慢慢的向前走去，一邊却自言自語的說：

『他們都回家去了，他們都是有家的人。Oh, home! sweet home!』

他無頭無腦的走到了家裏，上了樓，在電燈底下坐了一會，他那昏亂的腦髓，也把剛才在靜兒家裏聽見過的話想了出來：

『不錯不錯，靜兒的婚期，就在新年的正月裏了。』

他想了一會，就站了起來，把幾本舊書，捆作了一包，不慌不忙的將那包舊書拿到了學校前邊的一家舊書舖裏。辦了一個天大的交涉，把幾個大天才的思想，僅僅換了九元餘錢；

有一本英文的詩文集，因為舊書舖的主人，還價還得太賤了，所以他仍舊不賣。

得了九元餘錢，他心裏雖然在那裏替那些著書的天才抱不平，然而一邊却滿足得很。因為有了這九元餘錢，他就可以謀一晚的醉飽，並且他的最大的目的，也能達得到了。

就是用幾元錢去買些禮物送給靜兒的這一箇宏願——

從舊書舖走出來的時候，街上已經是黃昏的世界了，在一家賣給女子用的裝飾品的店裏，買了些麗綳 (Ribbon) 犀簪同兩瓶紫羅蘭的香水，他就一直的跑上了靜兒的家裏。靜兒不在家，她的母親只一個人在那裏烤火。見他又進來了，靜兒的母親好像有些嫌惡他的樣子，所以問他說：

『怎麼你又來了？』

『靜兒上那裏去了？』

『去洗澡去了。』

聽了這話，他就走近她的身邊去，把懷裏藏着的那些麗綳香水等拿了出來，對她說：

『這一些兒微物，請你替我送給靜兒，就算作了我送給她的嫁禮罷。』

靜兒的母親見了那些禮物，就滿臉裝起笑容來說：

『多謝多謝，靜兒回來的時候，我再叫她來道謝罷。』

他看看天色已經晚了，就叫靜兒的母親再去替他燙一瓶酒，做幾盤菜。他喝酒正喝到第二瓶的時候，靜兒回來了。靜兒見他又坐在那裏喝酒，不覺呆了一呆，就向他說：

『啊，你又……』

靜兒到廚下去轉了一轉，同她的母親說了幾句話，就回到了他的面前。他以為她是來道謝的，然而關於剛纔的禮物的話，她却一句也不說，只呆呆的坐在他的面前。儘一杯一杯的在那裏替他斟酒。到後來他拚命的叫她添酒的時候，靜兒就紅了兩眼。對他說：

『你不喝了罷，喝了這許多酒，難道還不夠麼？』

他聽了這話，更加大口痛飲了起來。他心裏的悲哀的情調，正不知從那裏說起纔好，他一邊好像是對了靜兒已經復了仇，一邊又好像是在那裏哀悼自家的樣子。

在靜兒的床上醉臥了許久，到了半夜後二點鐘的時候，他癡癡踉踉的跑出了靜兒的家。街上岑寂得很，遠近都洒滿了銀灰色的月光，四邊並無半點動靜除了一聲兩聲的幽的犬吠聲之外，這廣大的世界，好像是已經死絕了。跌來跌去的走了一會，他又忽然遇着了個賣酒食的夜店。他撲撲身邊看，袋裏還有四五張五角錢的鈔票剩在那裏。在夜店裏他又重新飲了一個盞量。一霎時他覺得大地高天，和四周的房屋，都在那裏旋轉的樣子。倒前衝後的走了兩個鐘頭，他只見他的面前現出了一塊大大的空地來。月光的涼影，同各種物體的黑影，混作了一團，映到了他的眼裏。

『此地大約已經是女子醫學專門學校了吧？』

這樣的想了一想，神致清了一清，他的腦裏，起了痙攣，他又不是現在的他了。幾天前的
一場情景，便同電影似的，飛到了他的眼前。

天上飛滿了灰色的寒雲，北風緊得很。在落葉蕭蕭的樹影裏，他站在上野公園的精華軒的門口，在那裏接客。這一天是他們同鄉開會歡迎W氏的日期，在人來人往之中，他忽然

看見了一個十七八歲的女子，穿了女子醫學專門學校的制服，不忙不迫的走來赴會。他起初見她面的時候，不覺呆了一呆。等那女子走近他身邊的時候，他纔同夢裏醒轉來的人一樣，慌慌忙忙地，走上了前，去對她說：

『你把帽子外套脫下來交給我罷。』

兩個鐘頭之後，歡迎會散了，那時候差不多已經有五點鐘的光景。出口的地方，取帽子外套的人，擠得厲害。他走下樓來的時候，見那女子還沒穿外套，呆呆的立在門口，所以就又走上去問她說：

『你的外套去取了沒有？』

『還沒有。』

『你把那銅牌交給我，我替你去取罷。』

『謝謝。』

在蒼茫的夜色中，他見了她那一副細白的牙齒，覺得心裏爽快得非常。把她的外套帽

子取來了之後，他就跑過後面去，替她把外套穿上了。她回轉頭來看了他一眼，就急急的從門口走了出去。他追上了一步，放大了眼睛看了一忽，她那細長的影子，就在黑闇的中間消滅了。

想到這裏，他覺得她那纖軟的身體似乎剛在他的面前擦過去的樣子。

『請你等一等罷！』

這樣的叫了一聲，上前衝了幾步，他那又瘦又長的身體，就橫倒在地上了。

月亮打斜了。女子醫學校前的空地上，又增了一個黑影。四邊靜寂得很。銀灰色的月光，洒滿了那一塊空地，把世界的物體都淨化了。

(下)

十二月二十六日的早晨，太陽依舊由東方昇了起來。太陽的光線，射到牛込區役所前的揭示場的時候，有一個區役所的老僕，拿了一張告示，貼上了揭示場的木板。那一張告示

行路病者，

年齡約可二十四五之男子一名，身長五尺五寸，貌瘦，色枯黃，顴骨頗高，髮長數寸，亂披額上，此外更無特徵。

衣黑色嗶嘰舊洋服。衣袋中有 Ernest Dowson's Poems and Prose 一冊，五角鈔票一張，白綾手帕一方，女人物也，上有 S. S. 等略字。身邊留有黑色軟帽一頂，穿黃色淺皮鞋，左右各已破損。

病爲腦溢血。本月二十六日午前九時，在牛込若松町女子醫學專門學校前之空地上發見，距死約四小時。因不知死者姓名住址，故爲代付火葬。

牛込區役所示

血 淚

(一)

在異鄉飄泊了十年，差不多我的性格都變了。或是暑假裏，或是有病的時候，我雖則也常回中國來小住，但是複雜黑闇的中國社會，我的簡單的腦子怎麼也不能了解。

有一年的秋天，暑氣剛退，澄清的天空裏時有薄的白雲浮着，錢塘江上兩岸的綠樹林中的蟬聲，在晴朗的日中，正一天一天減退下去的時候，我又害了病回到了故鄉。那時候正有種種什麼運動在流行着，新聞雜誌上，每天議論得昏天黑地。我一回到家裏，就有許多年輕的學生來問我的意見，他們好像也把我當作了新人物看了。我看了他們那一種熱心的態度，胸中却是喜歡得很，但是一聽到他們問我的言語，我就不得不呆了。他們問說：

「你是主張什麼主義的？」

我聽了開頭的這一句話，就覺得不能作答，所以當時祇吸了一口紙烟，把青煙吐了出來，用嘴指着那一圈一圈的青烟，含笑回答說：

「這就是我的主義。」

他們聽了笑了一陣，又問說：

「共產主義你以為如何？」

我又覺得不能作答，便在三炮台罐裏拿了一枝香烟請那問者吸；他點上了火，又向我追問起前問的答覆來。我又笑着說：

「我已經回答你了，你還不解麼？」

「說什麼話！我問你之後你還沒有開過口。」

我就指着他手裏的香煙說：

「這是誰給你的？」

「是你的。」

「這豈不是共產主義麼？」

他們大家又笑了起來。我和他們講講閑話，看看他們的又嫩又白的面貌，——因為他們都是高等小學生——覺得非常痛快，所以老留他們和我共飯。但是他們的面上好像都有些不滿意的樣子，因為我不能把那時候在日本的雜誌上流行的主義介紹給他們聽。

有一天晚上，南風吹來，有些微涼，但是因為還是七月的中旬，所以夜飯吃完後，不能馬上就去上床，我和祖母母親坐在天井裏看青天裏的秋星和那淡淡的天河。我的母親幽幽的責備我說：

「你在外國住了這樣長久，究竟在那裏學些什麼？你看我們東隣的李志雄，他比你小五歲，他又不上外國去，只在杭州中學校裏住了兩年，就曉得許多現在有名的人的什麼主義，時常來對我們講的。今年夏天，他不是因能講那些主義的緣故，被人家請去了麼？昨天他的父親還對我講，說他一個月要賺五十多塊錢哩。」

我聽了這一段話，也覺得心裏難過得很。因為我只能向乾枯的母親要錢去化，那些有

光彩的事情，却一點也做不出來，譬如一種主義的主張，和新聞雜誌上的言論之類我從來還沒有做過，所以我的同鄉，沒有一個人知道我，我的同學，沒有一個人記着我，如今非常信用我的母親，也疑惑我起來了。我眼看着了昏暗的天色，儘在那裏想我再赴日本的日期和路徑，母親好像疑我在傷心了，便又非常柔和的說：

「達！你要吃蛋糕麼？我今天在店裏做了半籠。還沒對你說呢！」

我那時候實在是什麼也吃不下，但是我若拒絕了母親必要哀憐我，并且要痛責她自己埋怨我太厲害了，所以我就對她說：

「我要吃的。」

她去拿蛋糕的時候，我還呆呆的在看那秋空，我看見一個星飛了。

(二)

第二年的秋天，我又回到北京長兄家裏去住了三個月。那時候，我有一個同鄉在大學

裏念書。有一天一次我在S公寓的同鄉那裏遇着了二位我同鄉的同學，他們問了我的姓名，就各人送了我一個名片：一位姓陳的是一個十八九歲的美少年，他的名片的姓名上刻着基而特社會主義者，消費合作團副團長，大學雄辯會幹事，經濟科學生的四行小字；一位姓胡的是江西人，大約有三十歲內外的光景，面色黝黑，身體粗大得很，他的名片上祇刻有人道主義者，大學文科學生的兩個銜頭。

他們開口就問我說：

「足下是什麼主義？」

我因為看見他們好像是很有主張的樣子，所以不敢回答，只笑了一笑說：

「我還在唸書，沒有研究過各種主義的得失，所以現在不能說是贊成那一種主義反對那一種主義的。」

江西的胡君就認真的對我說：

「那怎麼使得呢！你應該知道，現在中國的讀書人，若沒有什麼主義，便是最可羞的事情，

我們的同學，差不多都是有主義的。你若不以我爲僭越，我就替你介紹一個主義罷。現在有一種世界主義出來了。這一種主義到中國未久，你若奉了牠，將來必有好處。」

那美少年的陳君却笑着責備姓胡的說：

「主義要自家選擇的，大凡我們選一種主義的時候，總要把我們的環境和將來的利益仔細研究一下纔行。考察不週到的時候，有時你以爲這種主義一定會流行的，纔去用牠。後來局面一變，你反不得不吃那主義的虧。所以到了那時候，那主義若是你自家選的呢，就同啞子吃黃連一樣，自打自的嘴巴罷了。若是人家勸你選的呢，那你就不得不大抱怨於那勸你選的人。所以代人選擇主義是很危險的。」

我聽了陳君的話，心裏感佩得很，以爲像那樣年輕的人，竟能講出這樣老成的話來。我呆了一會，心裏又覺得喜歡，又覺得悲哀。喜歡的就是目下中國也有這樣有學問有見識的青年了；一邊我想到自家的身上，就不得不感着一種絕大的悲哀：

「我在外國圖書館裏同坐牢似的坐了六七年，到如今究竟有一點什麼學問？」

我正呆呆的坐在那裏看陳君的又紅又白的面龐，門口忽又進來了一位駝背的青年。他的面色青得同菜葉一樣，又瘦又矮的他的身材，使人看不出他的年齡來。青黃的臉上架着一雙鐵邊的近視眼鏡。大約是他的一種怪習慣，看人的時候，每不正視，不是斜了眼睛看時，便把他的眼光跳出在那又細又黑的眼鏡圈外來偷看。我被他那麼看了一眼，胸中覺得一跳，因為他那眼鏡圈外的眼光好像在說：

「你這位青年是沒有主義的麼？那真可憐呀！」

我的同鄉替我們介紹之後，他又對我斜視了一眼，纔從他那青灰布的長衫裏摸了一張名片出來。我接過來一看，上邊寫着「人生藝術主唱者江濤，浙江」的幾個字，我見了浙江兩字，就感覺著一種親熱的鄉情，便問他說：

「江先生也是在大學文科裏唸書的麼？」他又斜視了我一眼，放着他那同貓叫似的喉音說：

「是的是的，我們中國的新文學太不行了。我今天晨報上的一篇論文你看見了麼？現在

我們非要講爲人生的藝術不可。非要和勞動者貧民表同情不可。他們西洋人在提倡第四階級的文學，我們若不提倡第五第六階級的文學，怎麼能趕得他們上呢？況且現在中國的青年都在要求有血有淚的文學，我們若不提倡人生的藝術，怕一般青年就要罵我們了。」

江君講到這裏，胡君光着兩眼，帶了怒，放大了他那洪鐘似的聲音叱着說：

「江濤，你那人生藝術，本來是隸屬於我的人道主義的。爲人生的藝術是人道主義流露在藝術方面的一端。你講話的時候絕不提你的主義的父祖，專在那些小問題上立論，我是非常反對的，並且你那名片上也不應該祇刻人生藝術那幾個字，因爲人生藝術，還沒有成一種主義，你知道麼？你在名片上無論如何，非要刻人道主義者不可，你立刻去改正了罷！」

胡君江君爭論了兩個鐘頭，還沒有解決，我看看太陽已經下山了，再遲留一刻，怕在路上要中了秋寒，所以就一個人走了。我走到門口的時候，聽見屋裏爭執的聲音更高了起來，

本來是膽子很小，並且又非常愛和平的我，一邊在灰土很深的日暮的街上走回家來，一邊却在心裏祝禱着說：

「可敬可愛的諸位主義的鬥將呀，願你們能保持和平，尊重人格，不至相打起來。」

(三)

我回到哥哥家裏，看見哥哥在上房廳上與姪兒虎子和姪女定子玩耍。一把洋燈的柔和的光線，正與這中產家庭的空氣相合，溶溶密密的照在哥哥和姪兒姪女的歡笑的面。我因怕把他們歡樂的小世界打破，便走近坐在燈下按鋼琴的嫂嫂身邊去。嫂嫂見了我，就停住了手，問我說：

「你下半年上什麼地方去了？」

「上S公寓去了一回。」

「你們何以談了這麼久？」

「因為有兩個大學生在爭論主義的範圍，所以我一時就走不脫身了。」

嫂嫂叫廚子擺上飯來的時候，我還是呆呆的在那裏想：

「我何以會笨到這步田地。讀了十多年的死書，我却一個徹底的主義都還沒有尋着。罷了罷了，像我這樣的人，大約總不合於中國的社會的。」

這一年九月裏，我因為在荒廢的圓明園裏看了一宵月亮，露宿了一晚，便患了寒害了一場大病。我病愈了，將返日本的時候，看見晨報上有一段記事說：

「今秋放洋的官費留學生中，當以××大學學生胡君陳君爲最優良。胡君提倡人道主義，他的事業言論，早爲我們所傾佩，這一次中了T校長的選，將他保薦官費留學美國，將來成就，定是不少的。陳君年少志高，研究經濟素有心得，將來學成歸國，想定能爲我們經濟社會施一番改革。」

這是三年前的事情，到了三年後的今日，我也不更聽見胡陳二君在何處，推想起來，他們兩位，大約總在美國研究最新最好的主義。

人近了中年，年輕時候的夢想不得不一層一層的被現實的世界所打破，我的異鄉飄泊的生涯，也於今年七月間結束了。我一個人手裏捧了一張外國大學的文憑，回到上海的時候，第一次歡迎我的就是趕上輪船三等艙裏來的旅館的接客者。一一謝絕之後，拿了一個破皮包，走到了稅關外的白熱的馬路上的時候，一羣猶猛的人力車夫，又向我放了一陣歡迎的噪聲。我穿了一套香港布的舊洋服，手裏拿了一個皮包，爲太陽光線一照，已經覺得頭有些昏了；又被那些第四階級的同胞拖來拖去的拉了一陣，我的腦貧血症，忽而發作了起來。我只覺得眼睛前面飛來了兩堆山也似的黑影，向我的頭上拚死的壓了一下，以後的事情，我就不曉得了。

我在睡夢中，幽幽的聽見了一羣噪聒的人從我的身邊過去了。我忽而想起了年少時候的情節來。當時我睡在母親懷裏，到了夜半，母親叫我醒來，把一塊米粉糕塞在我的口裏，我閉着眼睛，把那塊糕咬嚼了幾口，聽母親糊糊塗塗的講了幾句話，就又睡着了。

我睜開眼睛來一看，覺得身上的衣服濕得很。向四邊一望，我纔曉得我仍睡在稅關外

的馬路邊上。路上不見人影，太陽也將下山去了。黃浦江的彼岸的船上，還留着一道殘陽的影子，映出了許多景緻。我看看身邊上，那個破皮包還在那裏。呆呆的在地上坐了一會，我纔把從久住的日本回到故國來的事情，和午後二點鐘餓得死去活來，方纔從三等艙上了岸，在稅關外受了那些人力車夫的競爭的事情，想了出來。

我那時候因為饑餓和衰弱的緣故竟暈倒了。站起了身，向四邊看了一回，終不見一個人影。我正在沒法的時候，忽聽見背後有脚步跑響了。回轉頭來一看，在三菱公司碼頭房那邊，却閃出了一乘人力車來。車上坐着一個洋服的日本人。他在碼頭房的後門口下車了。

我坐了這乘車，到四馬路的一家小旅館裏住下，把我的破皮包打開來看的時候，就覺得我的血管都冰結住了。我打算在上海使用的一包紙幣，空剩了一個紙包，不知被誰拿去了。我把那破皮包倒底的尋了一遍，終尋不出一張紙幣來。吃了晚飯，我就慢慢的走上十六舖的一位同鄉的商人那裏去。在燈火下走了半天，纔走到了他的家裏，講了幾句閑話之後，我問他借錢的時候，他把眉頭一縐，默默的看了我一眼。那時候要是地底下有一個洞，怕我

已經鑽下去了。他把頭彎了一彎，想了一想，就在袋裏拿了兩塊大洋出來說：

「現在市面也不好，我們做生意的人苦得很哩！」

要在平時我必把那兩塊錢丟上他的臉去，問他個侮辱我的罪，但是連坐電車的錢也沒有，我就不得不恭恭敬敬的收了過來。

(四)

我想回到家裏去，但是因為沒有路費，所以就不得不在上海住下了。有一天晚上九點鐘的時候，我賣了一件冬天的舊外套，得了六角小洋，在一家賣稀飯的店裏吃得飽滿，慢慢的——因為這幾天來，我衰弱得不堪，走不快了，——走出來的時候，在三馬路的拐角上忽然遇着了那位××大學的同鄉。他叫了我一聲，我倒嚇得一跳，因為我那香港布的洋服已經髒得不堪了，老在怕人疑我作扒手。我回轉頭來一看，認得是他，雖則一時漲紅了臉，覺得羞愧得很，但心裏却也喜歡得很。他說：

「啊，兩年不見，你老得多了。你害病麼？現在住在什麼地方？」

我聽了他這兩句話，耳根又漲紅了，因為我這幾天住所是不定的。我那破皮包裏邊也沒有什麼衣服了，我把牠寄在靜安寺路的一個廟裏的佛櫃下。白天我每到外白渡橋的公園裏去看那些西洋的小孩兒遊玩，到了晚上，在四馬路大馬路的最熱鬧的地方走來走去的走一回，就擇了清靜簡便的地方睡一忽。半夜醒來的時候，若不能再睡，我就再起來闖走一回，走得倦了，就隨便更選一個地方睡下。像這樣無定所的我，遇着了那位富有的同鄉，被他那麼一問，教我如何答覆呢？我含含糊糊的講了幾句話，問他住在什麼地方。他說：

「我現在在一品香，打算一禮拜就上杭州去的。」

我和他一路走來，已經看得出跑馬廳的空地了。他邀我上他的旅館裏去，我因為我的洋服太髒，到燈火輝煌的一品香去，怕要損失我同鄉的名譽，所以只說：

「天氣熱得很，我們還是在外面走走好。」

我幾次想開口問他借錢，但是因為受了高等教育的束縛，終覺得講不出來。到後來我

就鼓着勇氣問他說：

「你下半年怎麼樣？」

「我已經在杭州就了一個二百塊錢的差使，下半年大約仍在杭州的。你呢？」

「我啊，我是苦得不堪！非但下半年沒有去的地方，就是日下吃飯的錢都沒有。」

「你曉得江濤麼？」

「我不曉得。」

「他是我的同學。現在在上海闊綽得很。他提倡的人生藝術現在大流行了。你若沒有事情，我就替你介紹，去找找他看罷！」

他給了我一張名片，對我講了一個地名，教我於第二天的午後六七點鐘以前去見江濤。

第二天我一早起來，就跑上我同鄉介紹給我的那地方去。找來找去找了半天，我纔把那所房屋找着了。我細細的向左右看了一眼，把附近的地理牢記了一回，便又跑上北四川

路外的郊外去閑走去。無頭無緒的跑了五六個鐘頭，在一家鄉下的館子裏吃了六七個肉湯團，我就慢慢的走回到江某的住宅所在的那方面來。灼熱的太陽，一刻也不假借，把他的同火也似的光線洒到我的身上來，我的洋服已經有一滴一滴的汗水滴下來了。慢慢的走上了江家的住宅，正好是四點半鐘的光景，我敲門進去一看，一個十八九歲的丫頭命我在廳上坐着等候。等了半點多鐘我今天一天的疲倦忽而把我征服了，我就在一張長椅上昏昏的睡着。不知睡了多久，我覺得有人在那裏推我醒來。我睜開眼睛一看，只見一個臉色青黃，又瘦又矮的駝背青年立在我的面前。他那一種在眼鏡圈外視人的習慣，忽而使我想起舊時的記憶來。我便恭恭敬敬的站起來問說：

「是江先生麼？我們好像曾經見過面的。」

「我是江濤，你也許是已經見過我的，因為我常上各處去演講，或者你在講演的時候見過我也未可知。」

他那同貓叫似的喉音，愈使我想到三年前在我同鄉那裏遇着他的時候的景象上去。

我含糊的恭維了一陣，便把來意告訴了。江濤又對我斜視了一眼說：

「現在滬上人多事少，非但你東洋留學生，找不到事情，就是西洋留學生閑着的也很多呢！況且就是我們同主義的人，也還有許多沒有位置。因為我也是一個人道主義者，所以對你們無產階級是在主義上不得不抱同情，但是照目下的狀態看來，是沒有法子的。你的那位同鄉，他境遇也還不錯，你何不去找他呢？」

我把目下困苦的情形訴說了一遍，他又放着了貓叫似的喉音說：

「你若沒有零用錢，倒也不難賺幾個用用。你能做小說麼？」

我急得沒有法子，也就誇了一個大口，回答說：「小說我是會做的。」

「那麼你去做一篇小說來賣給我，就對了。你下筆的時候，總要抱一個救濟世人的心情纔好。」

「這事恐怕辦不到，因為我現在自家還不能救濟，如何能想到救濟世人上去。」

「事實是事實，主義是主義，你要賣小說，非要趨附着現代的思潮不可。最好你去描寫一

個勞動者，說他如何如何的受苦，如何如何的被資本家虐待。文字裏要有血有淚，纔能感動人家。」

我連接答應了幾個是，就告了辭出來。在夕陽晚晚的街上，我慢慢的走了一會，胸中忽覺得有一塊隱痛，只是吐不出來的樣子。走到滬甯火車站的邊上，我的眼淚就忍不住的滴下來了。昨天晚上當的那件外套的錢，祇有二角銀角子和六七個銅板了，我若去買了紙筆呢，今晚上就不得不餓着去做小說，若去吃了飯呢，我又沒有方法去買紙筆。想了半天，我就乘了電車，上一品香的那同鄉那裏去。因為我的衣服太襤褸了，怕被茶房喝退，所以我故意挺了胸脯，用了氣力，走上賬房那裏去問我同鄉住房的號數。因為中國人是崇拜外國文的，所以我就用了英文問那賬房。問明了號數，跑上去一看，我的同鄉正不在家。我又用了英文，叫那茶房開了門，就進去坐定了。桌子上看來看去，看了一會，我終尋不出紙來，我便又命茶房把筆墨紙取了過來，擺在我的面前。等茶房出去之後，我就一口氣寫成了三四千字的一篇小說。內容是敘着一個人力車夫，因為他住的同豬圈似的一間房屋，又要加租了，他便與房

東鬧了一場。警察來的時候，反而說他不是，要押他到西牢裏去。他氣得沒法，便一個人跑上酒舖子去，喝得一個昏醉。已經是半夜了。他醉倒在靜安寺路的馬路中間，睡着了。一乘汽車從東面飛跑過來，將他的一隻又出的右足橫截成了兩段。他醒轉來的時候，就在月亮底下，抱着了一隻鮮血淋漓折斷了的右足痛哭了一場。因爲在這小說裏又有血又有淚，并且是同情第四階級的文字，所以我就取了「血淚」兩字作了題目。我寫好之後，我的同鄉還沒有回來，看看桌上的鐘，已經快九點了。我忽覺得肚子裏饑餓得很，就拿了那篇「血淚」一個人捱了胸膈，大踏步的走了出來。在四馬路的攤上買了幾個饅頭，我就一邊吃一邊走上電車停留處去。

到了江濤的地方，敲開了他的門，把原稿交給他，我一定要他馬上爲我看一遍。他默默的在電燈底下讀了一遍，斜視了我一眼，便對着我說：

「你這篇小說與主義還合，但是描寫得不很好，給你一塊錢罷。」我聽了這話，便喜歡得不得了，拿了一塊錢，謝了幾聲，我就告辭退出了他的公館。在街上走了一會，我覺得我已經成

了一個小說家的樣子。看看手裏捏着的一塊銀餅，心裏就突突的跳躍了起來。走到滬甯火車站的前頭，我的脚便不知不覺的進了一家酒館。我從那家酒館出來的時候，杭州開來的夜車已經到了。我只覺得我的周圍的大地高天，房屋車馬都有些在那裏旋轉的樣子；我慢慢的衝來衝去的走着，一邊却在心裏打算：

「今晚上上什麼地方去過夜呢？」

一九二二年八月四日於上海

采石磯

文章憎命達，魑魅喜人過。（杜甫）

（一）

自小就神經過敏的黃仲則，到了二十三歲的現在，也改不過他的孤傲多疑的性質來。他本來是一個負氣殉情的人，每逢興致激發的時候，不論講得講不得的話，都漲紅了臉，放大了喉嚨，抑留不住的直講出來。聽話的人，若對他的話有些反抗，或是在笑容上，或是在眼光上，表示一些不贊成他的意思的時候，他便要拚命的辯駁；講到後來他那雙黑晶晶的眼睛老會張得很大，好像會有火星飛出來的樣子。這時候若有人出來說幾句迎合他的話，那他必喜歡得要奮身高跳，他那雙黑而且大的眼睛裏也必有兩泓清水湧漾出來，再進一步，

他的清瘦的頰上就會有感激的眼淚流下來了。

像這樣的發洩一回之後，他總有三四天守着沉默，無論何人對他說話，他總是嚙口不作回答的。在這沉默期間內，他也有一個人關上了房門，在那學使衙門東北邊的壽春園西室裏兀坐的時候；也有青了臉，一個人上清源門外的深雲館懷古臺去獨步的時候；也有跑到南門外姑熟溪邊上的一家小酒館去痛飲的時候。不過在這期間內他對人雖不說話，對自家却總一個人老在幽幽的好像講論什麼似的。他一個人，在這中間，無論上什麼地方，有時或輕輕的吟誦着詩或文句，有時或對自家嬉笑嘻嘻，有時或望着了天空而作嘆惜，竟似忙得不得開交的樣子。但是一見着人，他那雙呆呆的大眼，舉起來看你一眼，他臉上的表情就會變得同毫無感覺的木偶一樣，人在這時候遇着他，總沒有一個不被他駭退的。

學使的朱笏河，雖則非常愛惜他，但因為事務煩忙的缘故，所以當他沉默幽鬱的時候，也不能來爲他解悶。當這時候，學使左右上下四五十人中間，敢接近他，進到他房裏去與他談幾句話的，只有一個他的同鄉洪稚存。與他自小同學，又是同鄉的洪稚存，很了解他的性

格，見他與人論辯，憤激得不堪的時候，每肯出來爲他說幾句話，所以他對稚存比自家的弟兄還要敬愛。稚存知道他的脾氣，當他沈默起頭的一兩天，故意的不去近他的身。有時偶然同他在出入的要路上遇着的時候，稚存也只裝成一副幽鬱的樣子，不過默默的對他點一點頭就過去了。待他沈默過了一兩天，暗地裏看他好像有幾首詩做好，或者看他好像已經在市上酒肆裏醉過了一次，或在城外孤冷的山林間痛哭了一場之後，稚存或在半夜或在清晨，方敢慢慢的走到他的房裏去，與他爭誦些離騷或批評些韓昌黎李太白的雜詩，他的沈默之戒也就能因此而破了。

學使衙門裏的同事們，背後雖在叫他作黃瘋子，但當他的面，却個個怕他得很。一則因爲他是學使朱公最鍾愛的上客，二則也因爲他習氣太深，批評人家的文字，不顧人下得起下不起，只曉得順了自家的性格，直言亂罵的緣故。

他跟提督學政朱筠河公到太平，也有大半年了，但是除了洪稚存朱公二人而外，竟沒有一個第三個人能同他講得上半個鐘頭的話。凡與他見過一面的人，能了解他的，只說他

恃才傲物，不可訂交，不能了解他的，簡直說他一點兒學問也沒有，只仗着了朱公的威勢愛發脾氣，他的聲譽和朋友，一年一年的少了下去，他的自小就有的憂鬱症，反一年一年的深起來了。

(二)

乾隆三十六年的秋也深了。長江南岸的太平府城裏，已吹到了涼冷的北風，學使衙門西面園裏的楊柳梧桐榆樹等雜樹，都帶起鵝黃的淡色來。園角上荒草叢中，在秋月皎潔的晚上，淒淒唧唧的候蟲的鳴聲，也覺得漸漸的幽下去了。

昨天晚上，因為月亮好得很，仲則竟犯了風露；在園裏看了一晚的月亮。在疏疏密密的樹影下走來走去的走着，看看地上同嚴霜似的月光，他忽然感觸舊情，想到了他少年時候的一次悲慘的愛情上去。

「唉！但願你能享受你家庭內的和樂！」

這樣的嘆了一聲，遠遠的向東天一望，他的眼前，忽然現出了一個十六歲的伶俐的少女來。那時候仲則正在宜興沈里讀書，他同學的陳某龔某都比他有錢，但那少女的一雙水盈盈的眼光，却只注視在瘦弱的他的身上。他過年的時候因為要回常州，將別的那一天，又到她家裏去看她，不曉是什麼緣故，這一天她只是對他啞泣而不多說話。同她癡坐了半個鐘頭，他已經走到門外了，她又叫他回去，把一條當時流行的淡黃綢的汗巾送給了他。這一回當臨去的時候，却是他要哭了，兩人又擁抱着痛哭了一場，把他的眼淚，都揩擦在那條汗巾的上面。一直到航船要開的將晚時候，他纔把那條汗巾收藏起來，同她別去。這一回別後，他和她就再沒有談話的機會了。他第二回重到宜興的時候，他的少年的悲哀，只成了幾首律詩，流露在抄書的紙上：

大道青樓望不遮，年時繫馬醉流霞，風前帶是同心結，杯底人如解語花，下杜城邊南北路，上蘭門外去來車，忽忽覺得揚州夢，檢點閑愁在鬢華。

喚起窗前尚宿醒，啼鵲催去又聲聲，丹青舊誓相如札，禪榻經時杜牧情，別後相思空一

水，重來回首已三生，雲階月地依然在，細逐空香百遍行。

遮莫臨行念我頻，竹枝留淚淚痕新，多緣刺史無堅約，豈視蕭郎作路人，望裏彩雲疑冉冉，愁邊春水故粼粼，珊瑚百尺珠千斛，難換羅敷未嫁身。

從此音塵各悄然，春山如黛草如煙，淚添吳苑三更雨，恨惹郵亭一夜眠，詎有青鳥緘別句，聊將錦瑟記流年，他時脫便微之過，百轉千回祇自憐。

後三年，他在揚州城裏看城隍會，看見一個少婦，同一年約三十左右，狀似富商的男人，在街上緩步。她的容貌絕似那宜興的少女，他晚上回到了江邊的客寓裏，又做成了四首感舊的雜詩。

風亭月榭記綢繆，夢裏聽歌醉裏愁，牽袂幾曾終絮語，掩關從此入離憂，明燈錦幄珊瑚骨，細馬春山剪剪眸，最憶頻行尙回首，此心如水只東流。

而今潘鬢漸成絲，記否羊車並載時，挾彈何心驚共命，撫孤底苦破交枝，如馨風柳傷思曼，別樣烟花惱牧之，莫把鵲弦彈昔昔，經秋憔悴爲相思。

柘舞平康舊擅名，獨將青眼到書生。輕移錦被添晨臥，細酌金卮遣旅情。此日雙魚寄公子，當時一曲怨東平。越王祠外花初放，更向何人緩緩行。

非關惜別爲憐才，幾度紅箋手自裁。湖海有心隨穎士，風情近日逼方回。多時掩幔留香住，依舊窺人有燕來。自古同心終不解，羅浮塚樹至今哀。

他想想現在的心境，與當時一比，覺得七年前的他，正同陽春暖日下的香草一樣，轟轟烈烈，剛在發育。因爲當時他新中秀才，眼前尙有無窮的希望，在那裏等他。

『到如今還是依人碌碌！』

一想到現在的這身世，他就不知不覺的悲傷起來了。這時候忽有一陣涼冷的西風，吹到了園裏。月光裏的樹影索索落落的顫動了一下，他也打了一個冷瘧，不曉得是什麼緣故，覺得毛細管都竦豎了起來。

『似此星辰非昨夜，爲誰風露立中宵——』

於是他就稍微放大了聲音把這兩句詩吟了一遍，又走來走去的走了幾步，一則原想藉此

以壯壯自家的膽，二則他也想把今夜所得的這兩句詩，湊成一首全詩。但是他的心思，亂得同水淹的蟻巢一樣，想來想去怎麼也湊不成上下的句子。園外的園牆裏，打更的聲音和燈籠的影子過去之後，月光更潔練得怕人了。好像是秋霜已經下來的樣子，他只覺得身上一陣一陣的寒冷了起來。想想窮冬又快到了，他篋裏只有幾件大布的棉衣，過冬若要買一件狐皮的袍料，非要有四十兩銀子不可，並且家裏也許久不寄錢去了，依理而論，正也該寄幾十兩銀子回去，爲老母輩添置幾件衣服，但是照目前的狀態看來，叫他能到何處去弄得這許多銀子？他一想到此，心裏又添了一層煩悶。呆呆的對西斜的月亮看了一忽，他却順口念出了幾句詩來：

『茫茫來日愁如海，寄語羲和快著鞭。』

迴環念了兩遍之後，背後的園門裏忽而走了一個人出來，輕輕的叫着說：

『好詩好詩，仲則！你到這時候還沒有睡麼？』

仲則倒駭了一跳，回轉頭來就問他說：

『雅存！你也還沒有睡麼？一直到现在在那裏幹什麼？』

『竹君要我爲他起兩封信稿，我現在剛擱下筆哩！』

『我還有兩句好詩，也念給你聽罷，似此星辰非昨夜，爲誰風露立中宵？』

『詩是好詩，可惜太哀颯了。』

『我想把他們湊成兩首律詩來，但是怎麼也做不成功。』

『還是不做成的好。』

『何以呢？』

『做成之後，豈不是就沒有興致了麼？』

『這話倒也不錯，我就不做了罷！』

『仲則，明天有一位大考據家來了，你知道麼？』

『誰呀？』

『戴東原。』

『我只聞諸葛的大名，却沒有見過這一位小孔子，你聽誰說他要來呀？』

『是北京紀老太史給竹君的信裏說出的，竹君正預備着迎接他呢！』

『周秦以上並沒有考據學，學術反而昌明，近來大名鼎鼎的考據學家很多，偽書却日見風行，我看那些考據學家都是盜名欺世的。他們今日講詩學，明日弄訓詁，再過幾天又要來談治國平天下，九九歸原，他們的目的，總不外乎一個翰林學士的銜頭，我勸他們還是去參注酷吏傳的好，將來東帶立於朝，由禮部而吏部，或領理藩院，或拜內閣大學士的時候，倒好照樣去做。』

『你又要發癡了，你不怕旁人說你在妒嫉人家的的大名的麼？』

『即使我在妒忌人家的的大名，我的心地，却比他們的大言欺世，排斥異己，光明得多哩！我究竟不在陷害人家，不在卑污苟賤的迎合世人。』

『仲則！你在哭麼？』

『我在發氣。』

『氣什麼？』

『氣那些掛羊頭賣狗肉的未來的酷吏！』

『戴東原與你有什麼仇？』

『戴東原與我雖然沒有什麼仇，但我是疾惡如仇的。』

『你病剛好，又憤激得這個樣子，今晚上可是我害了你了，仲則，我們爲了這些無聊的人嘔氣也犯不着，我房裏還有一瓶紹興酒在，去喝酒去罷。』

他與洪稚存兩人，昨晚喝酒喝到雞叫纔睡，所以今朝早晨太陽射照在他窗外的花壇上的時候，他還未曾起來。

門外又是一天清冷的好天氣。紺碧的天空，高得渺渺茫茫。窗前飛過的鳥雀的影子，也帶有些悲涼的秋意。仲則窗外的幾株梧桐樹葉，在這浩浩的白日裏，雖然無風，也蕭索地在凋落。

一直等太陽射照到他的朝西南的窗下的時候，仲則纔醒，從被裏伸出了一隻手，擦開

帳子，向窗上一望，他覺得晴光射目，竟感覺得有些眩暈。仍復放下了帳子，閉了眼睛，在被裏睡了一忽，他的昨天晚上的亢奮狀態已經過去了，只有秋蟲的鳴聲，梧桐的疏影和雲月的光輝，成了昨夜的記憶，還印在他的今天早晨的腦裏。又開了眼睛，呆呆的對帳頂看了一回，他就把昨夜追憶少年時候的情緒想了出來。想到這裏，他的創作慾已經抬頭起來了。從被裏坐起，把衣服一披，他拖了鞋就走上書棹邊上去。隨便拿起了一張棹上的破紙，和一枝墨筆，他就又手寫出了一首詩來：

絡緯啼歇疏梧桐，露華一白涼無邊，
纖雲微薄月沈海，列宿亂搖風滿天，
誰人一聲歌子夜，尋聲宛轉空臺榭，
聲長聲短鷄續鳴，曙色冷光相激射。

(三)

仲則寫完了最後的一句，把筆擱下，自己就搖頭反覆的吟誦了好幾遍。呆着向窗外的晴光一望，他又拿起筆來伏下身去，在詩的前面填了『秋夜』的兩字，作了詩題。他一邊在用

僕役拿來的面水洗面，一邊眼睛還不能離開剛纔寫好的詩句，微微的仍在吟着。

他洗完了面，飯也不吃，便一個人走出了學使衙門，慢慢的只向南面的龍津門走去。十月中旬的和煦的陽光，不暖不熱的灑滿在冷清的太平府城的街上。仲則在藍蒼的高天底下，出了龍津門，渡過姑熟溪，儘沿了細草黃沙的鄉間的大道，在向着東南前進。道傍有幾處小小的雜樹林，也已現出了凋落的衰容，枝頭未墜的病葉，都帶了黃蒼的濁色，盡在秋風裏微顫。樹梢上有幾隻烏鴉，好像在那裏讚美天晴的樣子，呀呀的叫了幾聲。仲則抬起頭來一看，見那幾隻烏鴉，以樹林作了中心，却在晴空裏飛舞打圈。樹下一塊草地，顏色也有些微黃了。草地的周圍，有許多縱橫潔淨的白田，因為稻已割盡，祇留了點點的稻草根株，靜靜的在享受陽光。仲則向四面一看，就不知不覺的從官道上，走入了一條衰草叢生的田塍小路裏去。走過了一塊乾淨的白田，到了那樹林的草地上，他就坐在樹下坐下了。靜靜地聽了一忽鴉噪的聲音，他舉頭却見了前面的一帶秋山，劃在晴朗的天空中間。

『相看兩不厭，只有敬亭山。』

這樣的念了一句，他忽然動了登高望遠的心思。立起了身，他就又回到官道上來了。走了半個鐘頭的樣子，他過了一條小橋，在橋頭樹林裏忽然發見了幾家泥牆的矮草舍。草舍前空地上一隻在太陽裏躺着的白花犬，聽見了仲則的脚步聲，嗚嗚的叫了起來。半掩的一家草舍門口，有一個五六歲的小孩跑出來窺看他了。仲則因為將近山麓了，想問一聲：謝公山是如何走法的，所以就對那跑出來的小孩問了一聲。那小孩把小手指頭含在嘴裏，好像怕羞似的一語也不答，又跑了進去。白花犬因為仲則站住不走了，所以叫得更加厲害，過了一會，草舍門裏又走出了一個頭上包青布的老農婦來。仲則作了笑容恭恭敬敬的問她說：

『老婆婆，你可知道前面的是謝公山不是？』

老婦搖搖頭說：

『前面的不是龍山。』

『那麼謝公山在那裏呢？』

『不知道，龍山左面的是青山，還有三里多路啦。』

『是青山麼？那山上有墳墓沒有？』

『墳墓怎麼會沒有！』

『是的，我問錯了，我要問的是李太白的墳。』

『噢，李太白的墳麼？就在青山的半腳。』

仲則聽了這話，喜歡得很，便告了謝，放輕脚步從一條狹小的歧路折向東南的謝公山去。謝公山原來就是青山，鄉下老婦只曉得李太白的墳，却不曉得青山一名謝公山，仲則一想，心裏覺得感激得很，恨不得想拜她一下。他的很易激動的感情，幾乎又要使他下淚了。他漸漸的前進，路也漸漸窄了起來，路兩旁的雜樹矮林，也一處一處的多起來了。又走了半個鐘頭的樣子，他走到青山腳下了。在細草簇生的山坡斜路上，他遇見了兩個砍柴的小孩，唱着山歌，挑了兩肩短小的柴擔，鬮頭在走下山來。他立住了腳，又恭恭敬敬的問說：

『小兄弟，你們可知道李太白的墳是在那裏的？』

兩小孩好像沒有聽見他的話，儘管在向前的衝來。仲則讓在路旁，一面又放聲發問了一次。他們因為儘在唱歌，沒有注意到仲則，所以仲則第一次問的時候，他們簡直不知道路上有一個人和他們鬪頭的走來，及走到了仲則的身邊，看他好像在發問的樣子，他們纔歇了歌唱，忽而向仲則驚視了一眼。聽了仲則的問話，前面的小孩把手向仲則的背後一指，好像求同意似的，回頭來向後面的小孩看着說：

『李太白是那一個墳罷？』

後面的小孩也爭着以手指點說：

『是的，是那一個有一塊白石頭的墳。』

仲則回轉了頭，向他們指着的方向一看，看見幾十步路外有一堆矮林，矮林邊上果然有一穴前面有一塊白石的低墳躺在那裏。

『啊，這就是麼？』

他的這嘆聲裏，也有驚喜的意思，也有失望的意思，可以聽得出來。他走到了墳前，只看見了

一個雜草生滿的荒塚。並且背後的那兩小孩的歌聲，也已漸漸的幽了下去，忽然聽不見了，山間的沉默，馬上就擴大了開來，包壓在他的左右上下。他爲這沉默一壓，看看這一堆荒塚，又想到了這荒塚底下葬着的是一個他所心愛的薄命詩人，心裏的一種悲感，竟同江潮似的湧了起來。

『啊啊，李太白，李太白！』

不知不覺的叫了一聲，他的眼淚也同他的聲音同時滾下來了。微風吹動了墓草，他的模糊的淚眼，好像看見李太白的墳墓在活起來的樣子。他向墳的周圍走了一圈，又回到墓門前來跪下了。

他默默的在墓前草上跪坐了好久。看看四圍的山間透明的空氣，想想詩人的寂寞的生涯，又回想到自家的現在被人家虐待的境遇，眼淚只是落落續續的流淌下來。看看太陽已經低了下去，墳前的草影長起來了，他方把今天睡到了日中纔起來，洗面之後跑出衙門，一直還沒有取過食物的事情想了出來，這時候却一忽兒的覺得饑餓起來了。

(四)

他挨了餓，慢慢的朝着了斜陽，走回來的時候，短促的秋日，已經變成了蒼茫的白夜。他一面賞玩着日暮的秋郊野景，一面一句一句的儘在那裏想詩。敲開了城門，在燈火零星的街上，走回學使衙門去的時候，他的弔李太白的詩也完成了。

「束髮讀君詩，今來展君墓。清風江上灑然來，我欲因之寄微慕。嗚呼，有才如君不免死，我固知君死非死，長星落地三千年，此是昆明劫灰耳。高冠峩峩佩陸離，縱橫學劍胸中奇，陶鎔屈宋入大雅，揮灑日月成瑰詞。當時有君無着處，卽今遺躅猶相思。醒時兀兀醉千首，應是鴻濛借君手，乾坤無事入懷抱，只有求仙與飲酒。一生低首唯宣城，墓門正對青山青。風流輝映今猶昔，更有瀾橋驢背客，（真鳥墓亦在側）此間地下真可觀，怪底江山總生色。江山終古月明裏，醉魄沈沈呼不起，錦袍畫舫寂無人，隱隱歌聲繞江水，殘膏賸粉灑六合，猶作人間萬餘子。與君同時杜拾遺，窆石却在瀟湘湄，我昔南行曾訪之，衡

雲慘慘通九疑，卽論身後歸骨地，儼與詩境同分馳。終嫌此老太憤激，我所師者非公誰！人生百年要行樂，一日千杯苦不足，笑看樵牧語斜陽，死當埋我茲山麓。」

仲則走到學使衙門裏，只見正廳上燈燭輝煌，好像是在那裏張宴。他因爲人已疲倦極了，所以便悄悄的回到了他住的壽春園的西室。僮僕役搬了菜飯來，在燈下吃了一碗。洗完手面之後，他就想上床去睡，這時候雅存却青了臉，張了鼻孔，作了悲寂的形容，走進他的房來了。

『仲則，你今天上什麼地方去了？』

『我倦極了，我上李太白的墳前去了一次。』

『是謝公山麼？』

『是的，你的樣子何以這樣的枯寂，沒有一點兒生氣？』

『唉，仲則，我們沒有一點小名氣的人，簡直還是不出外面來的好。啊啊，文人的卑污呀！』

『是怎麼一回事？』

『昨天晚上我不是對你說過了麼？那大考據家的事情。』

『哦，原來是戴東原到了。』

『仲則，我真佩服你昨晚上的議論。戴大家這一回出京來，拿了許多名人的薦狀，本來是想到各處來弄幾個錢的。今晚上竹君辦酒替他接風，他在席上聽了竹君誇獎你我的話，就冷笑了一臉說「華而不實」。仲則，叫我如何忍受下去呢！這樣卑鄙的文人，這樣的只知排斥異己的文人，我真想和他拚一條命。』

『竹君對他這話，也不說什麼麼？』

『竹君自家也在著「十三經文字同異」，當然是與他志同道合的了。並且在盛名的前頭，那一個能不爲所屈，啊啊，我恨不能變一個秦始皇，把這些卑鄙的僞儒，殺個乾淨。』

『僞儒另外還講些什麼？』

『他說你的詩他也見過，太少忠厚之氣，并且典故用錯的也着實不少。』

『混蛋，這樣的胡說亂道，天下難道還有真是非麼？他住在什麼地方去去，我也去問他。』

個明白。」

「仲則，且忍耐着罷，現在我們是鬧他不贏的。如今世上盲人多，明眼人少，他們只有耳朵，沒有眼睛，看不出究竟誰清誰濁，只信名氣大的人，是好的，不錯的。我們且待百年後的人來判斷罷！」

「但我終覺得忍耐不住，稚存，稚存。」

「……………」

「稚存，我我……我想……想回家去了。」

「……………」

「稚存，稚存，你……你……你怎麼樣？」

「仲則，你有錢在身邊麼？」

「沒有了。」

「我也沒有了。沒有川資，怎麼回去呢？」

(五)

仲則的性格，本來是非常激烈的，對於戴東原的這辱罵自然是忍受不過去的，昨天晚上和稚存兩人默默的在房間裏走來走去，走了半夜，打算回常州去，又因為沒有路費，不能回去。當半夜過了，學使衙門裏的人都睡着之後，仲則和稚存還是默默的背着了手在房裏走來走去的在走。稚存看看燈下的仲則的清瘦的影子，想叫他睡了，但是看看他的水汪汪的注視着地板的那雙眼睛，和他的全身在微顫着的憤激的身體，却終說不出話來，所以稚存舉起頭來對仲則偷看了好幾眼，依舊把頭低下去了。到了天將亮的時候，他們兩人的憤激已消散了好多，稚存就對仲則說：

『仲則，我們的真價，百年後總有知者，還是保重身體要緊。戴東原不是史官，他能改變百年後的歷史麼？一時的勝利者未必是萬世的勝利者，我們還該自重些。』

仲則聽了這話，就舉起他的一雙水汪汪的眼睛，對稚存看了一眼，呆了一忽，他纔對稚存說：

『稚存，我頭痛得很。』

這樣的講了一句，仍復默默的俯了首，走來走去走了一回，他又對稚存說：

『稚存，我怕要病了。我今天走了一天，身體已經疲倦極了，回來又被那偽儒這樣的辱罵一場，稚存，我若是死了，要你爲我復仇的呀！』

『你又要說這些話了，我們以後還是務其大者遠者，不要在那些小節上消磨我們的志氣罷！我現在覺得戴東原那樣的人，並不在我的眼中了。你且安睡罷。』

『你也去睡罷，時候已經不早了。』

稚存去後，仲則一個人還在房裏俯了首走來走去的走了好久，後來他覺得實在是頭痛不過了，纔上床去睡。他從睡夢中哭醒來了好幾次。到第二天中午，稚存進他房去看他的時候，他身上發熱，兩頰緋紅，儘在那裏講謔語。稚存到他床邊伸手到他頭上去一摸，他忽然坐了起來問稚存說：

『京師諸名太史說我的詩怎麼樣？』

稚存含了眼淚勉強笑着說：

『他們都在稱讚你，說你的才在漁洋之上。』

『在漁洋之上？呵呵，呵呵。』

稚存看了他這病狀，就止不住的流下眼淚來，本想去通知學使朱笥河，但因為怕與戴東原遇見，所以只好不去。稚存用了溼手巾把他頭腦涼了一涼，他纔睡了一忽。不上三十分鐘，他又坐起來問稚存說：

『竹君……竹君怎麼不來？竹君怎麼這幾天沒有到我房裏來過？難道他果真信了他的話了麼？我要回去了，我要回去了，誰願意住在這裏！』

稚存聽了這話，也覺得這幾天竹君對他們確有些疏遠的樣子，他心裏雖則也感到了非常的悲憤，但對仲則却只能裝着笑容說：

『竹君剛纔來過，他見你睡着在這裏，教我不要驚醒你來，就悄悄的出去了。』

『竹君來過了麼？你怎麼不講？你怎麼不教他把那大盜趕出去？』

稚存騙仲則睡着之後，自己也哭了一個爽快。夜陰侵入到仲則的房裏來的時候，稚存也在仲則的床沿上睡着了。

(六)

歲月遷移了。乾隆三十七年的新春帶了許多風霜雨雪到太平府城裏來，一直到了正月盡頭，天氣方纔晴朗，臥在學使衙門東北邊壽春園西室的病夫黃仲則，也同陰暗的天氣一樣，到了正月盡頭却一天一天的強健了起來。本來是清瘦的他，遭了這一場傷寒重症，更清瘦得可憐。但稚存與他的友情，經了這一番患難，倒變得是一天濃厚似一天了。他們二人各對各的天分，也更互相尊敬了起來，每天晚上，各講自家的抱負，總要講到三更過後纔肯入睡，兩個靈魂，在這前後，差不多要化作一個的樣子。

二月以後，天氣忽而變暖了。仲則的病體也眼見得強壯了起來。到二月半，仲則已能起來往浮邱山下的廣福寺去燒香去了。

他的孤傲多疑的性質，經了這一番大病，並沒有什麼改變。他總覺得自從去年戴東原來了一次之後，朱竹君對他的態度，不如從前的誠懇了。有一天日長的午後，他一個人在房裏翻開舊作的詩稿來看，却又看見了去年初見朱竹君學使時候的一首『上朱筍河先生』的柏梁古體詩。他想想當時一見如舊的知遇，與現在的無聊的狀態一比，覺得人生事事都無長局。拿起筆來他就又添寫了四首律詩到詩稿上去。

抑情無計總飛揚，忽忽行迷坐若忘，遁擬繫坏因骨傲，吟還帶索爲愁長，聽猿詎止三聲淚，繞指真成百鍊鋼，自傲一嘔休示客，恐將冰炭置人腸。

歲歲吹簫江上城，西園桃梗託浮生，馬因識路真疲路，蟬到吞聲尙有聲，長鋏依人遊未已，短衣射虎氣難平，劇憐對酒聽歌夜，絕似中年以後情。

鳶肩火色負輪囷，臣壯何曾不若人，文尙有光真怪石，足如可析是勞薪，但工飲啖猶能活，尙有琴書且未貧，芳草滿江容我采，此生端合付靈均。

似綺年華指一彈，世途惟覺醉鄉寬，三生難化心成石，九死空營膽作丸，出郭病軀愁直

視，登高短髮愧旁觀，升沈不用君平卜，已辦秋江一釣竿。

(七)

天上沒有半點浮雲，濃藍的天色受了陽光的蒸染，蒙上了一層淡紫的晴霞，千里的長江，映着幾點青螺，同逐夢似的流奔東去。長江腰際，青螺中一個最大的采石山前，太白樓開了八面高窗，倒影在江心牛渚中間；山水樓閣和樓閣中的人物，都是似醉似癡的在那裏點綴陽春的烟景；這是三月上巳的午後，正是安徽提督學政朱筠河公在太白樓大會賓客的一天。翠螺山的峯前峯後，都來往着與會的高賓，或站在三台閣上，在數水平線上的來帆，或散在牛渚磯頭，在尋前朝歷史上的遺蹟。從太平府到采石山，有二十里的官路，澄江門外的沙郊，平時不見有人行的野道上，今天熱鬧得差不多路空不過五步的樣子。八府的書生，正來當塗應試，聽得學使朱公的雅興，都想來看看朱公藥籠裏的人材。所以江山好處，蛾眉燃犀諸亭都爲遊人佔領去了。

黃仲則當這青黃互競的時候，也不改他常時的態度。本來是纖長清瘦的他，又加以久病之餘，穿了一件白袷春衫，立在人叢中間，好像是怕被風吹去的樣子。清癯的頰上，兩點紅暈，大約是薄醉的風情。立在他右邊的一個肥矮的少年，同他在那裏看對岸的青山的，是他的同鄉同學的洪稚存。他們兩人在采石山上下走了一轉回到太白樓的時候，柔和肥胖的朱笥河笑問他們說：

『你們的詩做好了沒有？』

洪稚存含着了微笑搖頭說：

『我是閉門覓句的陳無已。』

萬事不肯讓人的黃仲則，就搶着笑說：

『我却做好了。』

朱笥河看了他這一種少年好勝的形狀，就笑着說：

『你若是做了這樣快，我就替你磨墨，你寫出來罷。』

黃仲則本來是和朱笥河說說笑話的，但等得朱笥河把墨磨好，橫軸攤開來的時候，他也不得不寫了。他拿起筆來，往墨池裏掃了幾掃。就模模糊糊的寫了下去：

紅霞一片海上來，照我樓上華筵開，傾觴綠酒忽復盡，樓中謫仙安在哉？謫仙之樓樓百尺，笥河夫子文章伯，風流彷彿樓中人，千一百年來此客。是日江上彤雲開，天門淡掃雙蛾眉，江從慈母磯邊轉，潮到燃犀亭下回，青山對面客起舞，彼此青蓮一坯土。若論七尺歸蓬蒿，此樓作客山是主。若論醉月來江濱，此樓作主山作賓。長星動搖若無色，未必常作人間魄，身後蒼涼盡如此，俯仰悲歌亦徒爾！杯底空餘今古愁，眼前忽盡東南美，高會題詩最上頭，姓名未死重山邱，請將詩卷擲江水，定不與江東向流。

不多幾日，這一首太白樓會宴的名詩，就喧傳在長江兩岸的士女的口上了。

一九二二年十一月二十日午前

空 虛

『我近來的心理狀態，正不曉得怎麼纔寫得出來。有野心的人，他的眼前，常有著種種偉大的幻像，一步一步跟了這些幻像走去，就是他的生活。對將來抱希望的人，他的頭上有一顆明星，在那裏引路，他雖在黑闇的沙漠中行走，但是他的心裏終有一箇猶太人的主存在，所以他的生活，終於是有意義的。』在過去的回憶中新着的人，過去的可驚可喜的情景，都環繞在他的左右，所以他雖覺得這現在的人生是寂寞得很，但是他的生活，却也安閑自在。天天在那裏做夢的人，他的對美的飢渴，就可以用夢裏的濃情來填塞，他是在天使的翼上過日子的人，還不至感得這人生的空虛。我是從小沒有野心的，如今到了人生的中道，對將來的希望，不消說是沒有了。我的過去的半生是一篇敗殘的歷史，回想起來，只有眼淚與悲

歎，幾年前頭，我還有一片享受這悲痛的餘情，還有些自欺自慰的夢想，到今朝非但享受這種苦中樂 Sweet Bitterness 的心思沒有了，便是愚人的最後的一件武器——閉了眼睛做夢，——也被殘虐的運命奪去了。啊啊，年輕的維特呀，我佩服你的勇敢，我佩服你的有果斷的柔心！

質夫提起筆來，對着他那紅木邊的小玻璃窗，寫了這幾行字，就不再寫下去了。窗外是一箇小小的花園，園裏栽着幾株梧桐樹和桂花樹，樹下的花壇上，正開着些西洋草花。梅雨晴時的太陽光線，灑在這嫩綠的叢葉上，反射出一層鮮豔的光彩來，大約蟬鳴的節季，來也不遠了。

園裏樹蔭下有幾隻半大的公鷄母鷄，唧唧的在被雨衝鬆的園地裏覓食，若沒有這幾隻鷄的悠閑的喉音，這一座午後的庭園，怕將靜寂得與格離姆童話裏的被魔術封禁的城池無異了。

質夫擱下了筆，呆呆的對窗外看了好久，便同夢遊病者似的立了起來。在房裏走了幾

圈，他忽覺得同時存在在這世界上的人類，與他親熱起來了。

他在一箇月前頭，染了不眠症，食慾不進，身體一天一天的消瘦下去。無論上什麼地方去，他總覺得有一箇人跟在他的後面，在那裏催促他的樣子。他以為東京市內的空氣不好，所以他變成神經衰弱的，因此他就到這東中野的曠野裏，租了一間小屋子搬了過來。這小屋子的四面，都是荒田蔓草。他那小屋子祇有兩間平屋。一間是朝南的長方的讀書室。南面有一口小窗，窗外便是那小小的花園。一間是朝門的二丈寬的客室。客室的西面，便附着一個三尺長二尺寬的煮飯的地方。出了一門，沿了一條溝水，朝北的走不上五十步路，便是一條鄉間的大道。這大道的東面，靠着一條綠草叢生的矮小山嶺，在這小山上有幾家紅頂的小別莊，藏在忍冬菘蘿的綠葉堆中。他無聊的時候，每拿了一枝粗大的櫻杖，迴繞了這座小山，在縱橫錯落的野道上試他的闊步。

當初搬來的時候，他覺得這同修道院似的生活，正合他的心境。過了幾天，他覺得流散在他周圍的同墳墓中一樣沈默有些難耐起來了，所以他就去請了一位六十餘歲的老

婆婆來和他同住。這老婆婆也沒有男人，也沒有親戚，本來是在質夫的朋友家裏幫忙的，他的朋友於一禮拜前頭回中國去了，所以質夫反做了一箇人情，把她邀了過來。這老婆婆另外沒有嗜好，只喜歡養些家畜在她的左右，自從她和質夫同住之後，質夫的那間小屋子裏便多出了一隻小白花貓和幾隻雌雞來，質夫因為孤獨得難堪，所以對這老婆婆的這一點少年心，也並不反對。有時質夫從他那書室的小玻璃窗裏探頭出去，看看那在花陰貪午睡的小家畜，倒反覺得他那小屋的周圍，增加了一段和平的景象。

質夫同夢遊病者似的在書室裏走了幾圈，忽然覺得世間的人類與他親熱起來了。換了一套洋服，他就出了門緩緩的走上東中野郊外電車的車站上去。

他坐了郊外電車，一直到離最熱鬧的市街不遠的有樂町纜下車。在太陽光底下，灰土很深的雜鬧的街上走來走去走了一會，他覺得熱起來了。進了一家冰麒麟兼水菓店的一層樓上坐下的時候，他呆呆的朝窗外的熱鬧的市街看了一忽。他覺得這亂雜的熱鬧，和人的糾葛、繁華、墮落、男女、物品、和其她的一切東西，都與他完全沒有關係的樣子。喫了一杯

冰麒麟，一杯紅茶，他便叫侍女過來付錢。他把鈔票交給那侍女的時候，看見了那侍女的五箇紅嫩的手指。一時的聯想，就把他帶到五年前頭的一場悲喜劇中間去。

也是六月間黃梅雨後的時節，他那時候還在N市高等學校裏念書。放暑假後，他的同學都回中國去了。他因為神經衰弱，不能耐長途的跋涉，所以便一箇人到離N市不遠的湯山溫泉去過暑假。在深山裏的這溫泉場，暑中只有幾箇N市附近的富家的病弱兒女去避暑的。他那一天在梅雨晴後的烈日底下，沿了亂石巉嶮的一條清溪，從砵石和泥沙結成的那條清潔的土山路，走到那溫泉場的一家旅館紅葉館的時候，已經是午後五點多鐘了。洗了澡，喫了晚飯，喝了幾杯啤酒，他日裏的疲倦就使他睡着了。不知道睡了幾箇鐘頭，他那同沈在海底裏似的酣睡，忽被一陣開紙壁門的聲響所驚覺。他睜開了兩隻黑盈盈的眼睛，朝著紙壁門開響的地方一看，只見一箇十六七歲的少女，消瘦長方的臉上，裝着一臉驚恐的形容，披散了漆黑的頭髮，長長的立在半開的紙壁門檻上。浮滿在室內的蒼黃的電燈光和她那披散的黑髮，更映出了她的面色的蒼白。她的一雙瞳神黑得很，大得很的眼睛，張着了

在那裏注視質夫。她的灰白的嘴唇，全無血色，微微的顫動着，好像急得有話說不出來的樣子。窗外的雷雨聲，山間老樹的咆哮聲，門窗樓屋的震動聲，充滿了室中，質夫覺得好像在大海中遇着了暴風，船被打破了的樣子。

深山的夜半，一箇人在客裏，猛然醒來，遇見了這一場情景，質夫當然大喫了一驚。質夫與那少女呆呆的注視了一忽，那少女便走近質夫的床來，發了顫聲，對質夫說：

「……對對不起……對不……起得很……在這……這半夜裏來驚醒你……可……可……可……是今天我我的運氣不好，偏偏母親回去了的今夜，就發起這樣大的風雨來……我怕得很，我怕得很，是對不起得很……但是我請你今夜放我在這裏過一夜，這樣大的雷雨，我無論如何也不敢一箇人住在隔壁那樣大的房裏的。」

她講完了這幾句話，好像精神已經甯靜起來了。臉上的驚恐的形容，去了一半，嫩白的頰上，忽然起了兩個紅暈。大約因為質夫呆呆的太看得出神了，所以她的眼角上，露了一點害羞的樣子，把她那同米粉做成似的嫩嫩的頸項，少微動了一動，頭也低下去了。當時只有

二十一歲的質夫，同這樣妙齡的少女還沒有接觸過，急得他額上漲出了一條青筋，格格地講不出一句回話來。聽她講完了話，質夫纔硬的開了口請她不要客氣，請她不要在席上跪着，請她快到藍綢的被上坐下。半吞半吐的說這些話的時候，質夫因為怕羞不過，想做出一番動作來，把他那怕羞的不自然的樣子混過去，所以他一邊說，一邊就從被裏站了起來，跑上屋子的角上去拿了幾箇坐墊來擺在他的床邊上。質夫俯了首，在坐墊上坐下的時候，那少女却早在質夫的被上坐好了。她看質夫坐定後，又連接着對質夫說：

『我們家住在N市內。我因為染了神經衰弱症，所以學校裏的暑假考也沒有考，到此地來養病已經有一箇多月了。我的母親本來陪我在這裏的，今天因為她想回家去看家裏的情形，纔於午後下山去的。你在路上有沒有遇着？』

質夫聽了她的話，纔想起了他白天火車站上遇着的那一個很優美的中年婦人。

『是不是一位三十五六歲的婦人？身上穿着紫色縐綢的衣服，外面罩着玄色的紗外套的？』

『是的，那一定是母親了。你在什麼地方看見她的？』

『我在車站上遇着的。我下車的時候，她剛到車站上。』

『那麼你是坐一點二十分的車來的麼？』

『是的！』

『你是N市麼？』

『不是。』

『東京麼？』

『不是。』

『學堂呢？』

質夫聽她問他故鄉的時候，臉上忽然紅了一陣，因為中國人在日本是同猶太人在歐洲一樣，到處都被日本人所輕視的；及聽到她問他學校的時候，心裏却感得了幾分驕氣，便帶了笑容指着衣架上掛着的有兩條白線的帽子說：

『你看那就是我的制帽。』

『哦，你原來也是在第二高等的麼？我有一位表哥你認識不認識？他姓N，是去年在英法科畢業的。今年進了東京的帝國大學，怕不久就要回來呢！』

『我不認識他，因為我是德法科。』

窗外疾風雷雨的狂吼聲，竟被他們兩人的幽幽的話聲壓了下去。可是他們的話聲一斷，窗外的雨打風吹的響聲也馬上會傳到他們的耳膜上來。但是奇怪得很，他們兩人那樣依依對坐在那裏的中間，就覺得樓屋的震動，和老樹的搖撼全沒有一點可怕的地方。質夫聽聽她那柔和的話聲，看看她那可愛的相貌，心裏只怕雷雨就晴了。和她講了四五十分鐘的話，質夫竟好像同她自幼相識的樣子。兩人講到天將亮的時候，雷雨晴了，閑話也講完了。那少女好像已經感到了疲倦，竟把身子伏倒在質夫的被上，嘶嘶的睡着了。她睡着之後，質夫的精神愈加亢奮起來，他只怕驚醒了她的好夢，所以身體不敢動一動，但是他心裏真想伸出手來到她那柔軟的腰部前後去摸她一摸。她那伏倒的頸項後面的曲線，質夫在心裏

完全的把他描寫了出來。

『從這面下去是肩峯，除去了手的曲線，向前便是胸部，唉，這胸部的曲線，這胸部的曲線，下去便是腹部腰部……』

眼看着了那少女的粉嫩潔白的頸項，耳聽着了她的微微的鼾聲，他腦裏却在那裏替她解開衣服來。他想到了她的腹部腰部的時候，他的氣息也屏住吐不出來了。一箇有血液流着帶些微溫的香味的大理石的處女裸像，現在伏在他的面前。質夫心裏想哭又哭不出來，想啊啊的叫又叫不出來，他的臉色漲得同夾竹桃一樣的红。他實在按捺不住了，便把右手輕輕的到她頭髮上去摸了一摸。她的鼾聲忽然停止了，質夫驟覺得眼睛轉了一轉黑，好像從高山頂上，一脚被跌在深坑裏去的樣子。她果然舉起頭來，開了半隻朦朧的睡眼，微微的笑着對質夫說：

『你還醒着麼？怎麼不睡一下呢，我正好睡呀！對不起我要放肆了。』

含含糊糊的說了幾句話，她索性把身體橫倒，睡着在質夫的被上。質夫看看她腰部和

臀部的曲線，愈覺得眼睛裏要噴出火來的樣子，沒有方法，他也只能在她的背後睡下。原來她是背向了質夫打瞌睡的，質夫睡下的時候，本想兩頭分睡，後來因為怕自家的脚要跌上她的頭去，所以只能和她並頭睡倒。他先是背朝背的，但是質夫的心裏，因為不能看見她的身體，正同火裏的毛蟲一樣，苦悶得難堪。他在心裏思惱得好久，終究輕輕的把身子翻了過來，將他的面朝着了她的背。翻轉了身子，他又覺得苦悶得難堪。不知不覺輕輕地一點一點的，他又把身子推了過去。到了他自家的腹部離她的突出的後部祇有二寸餘的時候，他覺得怎麼也不能再靠近前去了，不得已他只得把眼睛閉攏。但是一陣陣從她的肉體裏發散出來的香氣，正同刀劍一般，直割到他的心裏去。他眼睛閉了之後，倒反覺得她精赤裸裸的睡在他的面前。他的苦悶到了極點了，唉的長歎了一聲，放大了膽，他就把身子翻了轉來，與她又成了箇背朝背的局面。他因為樣子不好看，就把腰曲了一曲，把兩隻腿縮攏了。

同上刑具被拷問似的苦了好久，到天亮之後，質夫纔朦朧的睡着。他正要睡去的時候，那少女醒了。她翻過身來，坐起了半身，對質夫說：

『對不起得很，吵鬧了你一夜。天也明了，雷雨也晴了，我不怕什麼了，我要回到間壁自家的房裏去睡去。』

質夫被他驚醒，昏昏沈沈的聽了這幾句話，便連接着說：

『你說什麼話，有什麼對不起呢？』

等她走到隔壁自家房裏之後，質夫完全醒了。朝了她的紙壁看了一眼，質夫就馬上將身體橫伏在剛纔她睡過的地方。質夫把兩手放到身底下去作了一箇緊抱的形狀，他的四體却感着一種被上留着的她的餘溫。閉了口用鼻子深深的在被上把她的香氣聞吸了一回，他覺得他的肢體都酥軟起來了。

.....

質夫醒來，已經是午前十點鐘的光景，昨宵的暴風雨，不留半點痕跡，映在格子窗上的日光，好像在那裏對他說：

『今天天氣好得很，你該起來了。』

質夫起床開了格子窗一望，覺得四山的綠葉，清新得非常。從綠葉叢中透露出來的青天，也同秋天的蒼空一樣，使人對之能得着一種強健的感覺。含了牙刷，質夫就上溫泉池去洗浴去。出了格子窗門，在迴廊上走過隔壁的格子門的時候，質夫的末梢神經，感覺得她還睡在那裏。刷了牙，洗了面，浸在溫泉水裏，他從玻璃窗口看看戶外的青天，覺得身心爽快得非常。昨晚上的苦悶，正同惡夢一樣，想起來倒引起了自家的微笑。他正在那裏追想的時候，忽然聽見一種嬌脆的喉音說：

『你今天好麼！昨天可對你不起了，鬧了你一夜。』

質夫仰轉頭來一看，只見她那纖細的肉體，絲縷不掛，只兩手捏了一塊手巾，蓋在那裏；她那形體，同昨天他腦裏描寫過的竟無半點的出入。他看了一眼，漲紅了臉，好像犯了什麼罪似的，就馬上朝轉了頭，一面對她說：

『你也醒了麼？你今天覺得疲倦不疲倦？』

她一步一步的浸入了溫泉水裏，走近他的身邊來，他想不看她，但是怎麼也不能不看。

他同飢狼見了肥羊一樣，飽看了一陣她的腰部以上的曲線，漸漸的他覺得他的下部起作用來了。在溫泉裏浸了許久，她總不走出水來，質夫等得急起來，就想平心靜氣的思想另外的事情，好教他的身體得復平時的狀態，但是在這禁果的前頭他的政策終不見效。不得已他直等得她回房間去之後，纔走出水來。

喫空了朝中兼帶的飯，質夫走上隔壁的她的房裏去，他們講講閑話，不知不覺的天就黑了，平時他每嫌太陽的遲遲不落，今天却只覺得落得太早。

第二天質夫又同她玩了一天，同在夢裏一樣，他只覺得時間過去得太快。

第三天的早晨，質夫醒來的時候，忽聽見隔壁她房裏，有男人的聲音在那裏問她說：

『你近來看不看小說？』(男音)

『我近來懶得很，什麼也不看。』(她)

『姨母說你太喜歡看小說，這一次來是她託我來勸止你的？』

『啊拉，什麼話，我本來是不十分看小說的。』

質夫尖着兩耳聽了一忽，心裏想這男人定是她的表哥。他一想到了自家的孤獨的身世，和她的表哥對比對比，不覺滴了兩顆傷感的眼淚。不曉什麼原因，他心裏覺得這一回的戀愛事情已經終結了。

一個人在被裏想了許多悲憤的情節，哭了一陣。自嘲自罵的笑了一陣，質夫又睡着了。這一天又忽而下起雨來了，質夫在被裏看看外面，覺得天氣同他的心境一樣，也帶着了灰色。他一直睡到十二點鐘纔起來，洗了面，刷了牙，回到房裏的時候，那少女同一箇二十七八歲的很時髦的大學生也走進了他的房裏。質夫本來是不善交際的，又加心裏懷着鬼胎，並且那大學生的品貌學校年齡，都在他之上，他又不得不感着一種劣敗的悲哀，所以見她的那大學生進來的時候，質夫急得幾乎要出眼淚，分外恭恭敬敬的遜讓了一番，講了許多和心裏的思想成兩極端的客氣話，質夫纔覺得胸前少微安閑了些。那少女替他們紹介之後，質夫方知道這真是她的表兄N。質夫偷眼看看那少女的面色，覺得今天她的容貌格外的好像覺得快樂。三人講了些閑話，那少女和那大學生就同時的立了起來，告辭出去了。

質夫心裏恨得很，但是你若問他恨誰，他又說不出來。他只想把他周圍的門窗桌椅完全敲得粉碎，纔能洩他這氣憤。旅館的侍女拿飯來的時候，他命她拿了許多酒來飲了。中飯畢後，在房裏坐了一忽，他覺得想睡的樣子，在蓆上睡下之後，他聽見那少女又把紙壁門一開，進他的房來。質夫因為恨不過，所以不朝轉身來向她說話。她一步一步的走近了他的身邊，在蓆上坐下，用了一隻柔軟的手搭上他的腰，含了媚意問他說：

『你在這裏恨我麼？』

質夫聽了她這話，纔把身子朝過來，對她一看，只見她的表哥同她並坐在那裏。質夫氣憤極了，就拿了蓆上放着的一把刀砍過去。一刀砍去，正碰着她的手臂，噼的一聲，她的一隻纖手竟被他砍落，鮮血淋漓的躺在蓆上。他拚命的叫了一聲，隔壁的那紙壁門開了，在五寸寬的狹縫裏，露出了一張紅白的那少女的面龐來，她笑微微的問說：

『你見了惡夢了麼？』

質夫擦擦眼睛，看看她那帶着笑容的紅白的臉色，怎麼也不信剛纔見的是一場惡夢。

質夫再注意看了她一眼，覺得她的臉色分外的鮮豔，頰上的兩顆血色，是平時所沒有的，所以就問說：

『你喝了酒了麼？』

『啊拉，什麼話，我是從來不喝酒的。』

『你表哥呢？』

『他還在浴池裏，我比他先出來一步，剛回到房裏，就聽見你大聲的叫了一聲。』

質夫又擦了一擦眼睛，注意到她那垂下的一雙纖手上，去。左右看了一忽，覺得她的兩隻手都還在那裏，他纔相信剛纔見的是一場惡夢。

這一天下午三點鐘的時候，質夫冒了微雨，拿了一箇小小的籐篋，走下山來趕末班火車回N市去，那少女和她的表哥還送了他一里多路。質夫一個人在湯山溫泉口外的火車站上火車的時候，還是呆呆的對着了湯山的高峯在那裏出神；那火車站的月臺板，若用分析化學的方法來分析起來，怕還有幾滴他的眼淚中的鹽分含在那裏呢。

質夫拿鈔票付給冰店裏那侍女的時候，見了她的五箇嫩紅的手指，一霎時他就把五年前在溫泉場遇見的那少女的纖手聯想了出來。當他進這店的時候，質夫並沒注意到這店裏有什麼人。他祇曉得命店裏的人拿了一杯冰麒麟來；喫完了冰麒麟，就叉命拿一杯冰浸的紅茶來，既不知道他的冰麒麟和紅茶是誰拿來的，也不知道這店裏有幾箇侍女。及到看見了那侍女的手指之後，他纔曉得剛纔的物事是她拿來的。仰起頭來向那侍女的面貌一看，質夫覺得面熟得很，她也嫣然對質夫笑了一臉問說：

『你不認識我了麼？』

她的容貌雖不甚美，但在平常的婦女中間却係罕有的。一雙眼睛常帶着媚人的微笑，鵝蛋形的面龐，細白的皮膚，血色也好得很，質夫只覺得面熟，一時却想不出在什麼地方見過的。她見質夫儘在那裏疑惑，便對他說：

『你難道忘了麼？Café sans souci 裏的事情，你難道還會忘記不成？』

被她這樣的一說，質夫纔想了起來。Café sans souci 是開在大學附近的一家咖啡

店，他那時候，正在放浪的時候，所以時常去進出的。這侍女便是一二年前那咖啡店的當爐少婦。質夫點了一點頭，微微的笑了一臉，把五元的一張鈔票交給了她。她拿找頭來的時候，質夫正拿出一枝紙煙來吸，她就馬上把棹上的洋火點了給他上火。質夫道了一聲謝，便把我頭塞在她手裏，慢慢的下樓走了。又在街上走了一忽，拿出表來一看，還不甚遲，他便走到丸善書店去看新到的書去；許多新到的英德法國的書籍，在往時他定要傾囊購買的，但是他看了許多時候，終究沒有一本書，能引起他的興味。他看看 Harold Nicolson 著的 *Verlaine*，看看 *Courmont* 的論文集類廢派論，也覺得都無趣味。正想回出來的時候，他在右手的書架角上，却見了一本黃色紙面的 *Dreams Book, Fortune Teller*，他想回家的時候，電車上沒有書看，所以就買定了這本書。在街上走了一忽，他想去看看久不見面的那位同學，等市內電車到他跟前的時候，他又不願去了，所以就走向新橋的郊外電車的車站上來。買了一張東中野的乘車券回到了家裏，太陽已將下山去了。

又是幾天無聊的日子過去了。質夫這次從家裏拿來的三百餘元錢，將快完了。

他今年三月在東京帝國大學的經濟學部，得了比較還好的成績，卒了業，馬上就回國了一次。那時候他的意氣還沒有同現在一樣的消沈。他以為有了學問，總能糊口，所以他到上海的時候，還並不覺得前途有什麼悲觀的地方。

陽曆四月初的時候，正是陽春日暖的節季，他在上海的同大海似的複雜的社會裏游泳了幾日，覺得上海的男男女女，穿的戴的都要比他高強數倍。當他回國的時候，他想中國人在帝國大學畢業的人並不多，所以他這一次回來，社會上古的位置定是不小的。及到上海住了幾天之後，他纔覺得自家是同一粒泥沙，混在金剛石庫裏的樣子。中國的社會不但不知道學問是什麼，簡直把學校裏出身的人看得同野馬塵埃一般的小。他看看這些情形，又好氣又好笑，想馬上仍舊回到日本來，但回想了一下。

『我終究是中國人，在日本總不能過一生的，既回來了，我且暫時等一點事情幹罷。』

他在上海有四五個朋友，都是在東京的時候或同過學或共過旅館的至友。一位姓M的是質夫初進高等學校時候的同住者，當質夫在那裏看幾何化學，預備高等學校功課的

時候，M却早進了某大學的三年級。M因為不要自家去考的，所以日本話也不學。每天儘是去看電影，喫大菜。有一天晚上M喫得酒醉曠曠回來，質夫還在那裏念 Tangent, cotangent, sine, cosine. M, 嘴裏含了一枝雪茄煙，對質夫說：

『質夫，你何苦，我今天快活極了。我在岳陽樓（東京的中國菜館）裏喫晚飯的時候，遇着了一位中國公使館員。我替他付了菜飯錢，他就邀我到日本橋妓女家去逛了一次。唉，痛快痛快，我平生從沒有這樣歡樂的日子過。』

M話沒有說完，就歪倒在蓆上睡了；從此之後，M便每天跑上公使館去，有的時候到晚上十二點鐘前後，他竟有坐汽車回來的日子。M說公使待他怎麼好怎麼好，他請公使和他的姨太太上什麼地方去看戲喫飯。像這樣的話，M日日來說的。

一年之後質夫轉進了N市的高等學校，M却早回了國。有一天質夫在上海報上看見M的名氏，說他做了某洋行的經理。M在上海是大出風頭的一個闊人了。質夫因為M是他的舊友，所以到上海住了兩三天之後，去訪問了一次。第一次去的時候，是午前十一點鐘前

後，門房回覆他說：

『還沒有起來。』

第二天午後，質夫又去訪問了一次，門房拿名片進去，質夫等了許多時候，那門房出來說：

『老爺出去了，請你有話就對我說。』

質夫把眼睛張了一張，把嘴唇咬了一口，吞了幾口氣，就對門房說：

『我另外沒有別的事情。』

質夫更有兩個朋友是在 C. P. 書館裏當編輯的，本來是他的老同學。到上海之後，質夫也照例去訪問了一次。這兩位同學，因為多念了幾年書，好像在社會上也沒有十分大勢力，還各自穿着一件藤青的嗶嘰洋服，臉上帶着了一道絕望的微笑，溫溫和和在 C. P. 書館編輯所的會客室裏接待他。質夫講了幾句無關緊要的話，就告辭了。到了晚上五點鐘的時候，他的兩位同學到旅館裏來看質夫，就同質夫到旅館附近的一家北京菜館去喫晚飯。

他們兩個讓質夫點菜，質夫因為不曉得什麼菜好，所以執意不點。他們兩個就定了一個和菜，半斤黃酒。質夫問他們什麼叫做和菜。他們笑着說：

『和菜你都不曉得麼？』

質夫還有一位朋友，是他在N高等學校時代同住過的N市醫專的選科生。這一位朋友在N市的時候，是以吸紙煙貪睡出名的，他的房裏都是黑而又短的吸殘的紙煙頭，每日睡在被窩裏吸吸紙煙，唱幾句不合板的『小東人』便是他的日課。他在四五年前回國之後，質夫看見報上天天只登他的廣告。這一次質夫回到上海，問問旅館裏的茶房，茶房都爭着說：

『這一位先生，上海有什麼人不曉得呢！他是某人的女婿，現在他的生意好得很呀！』質夫因為已經訪問過M，同M的門房見過二次面，所以就不再去訪問他這位朋友了。

質夫在上海旅館裏住了一個多月，喫了幾次和菜，看了幾回新世界大世界裏的戲，化錢到也化得不少。他看看在中國終究是沒有什麼事情可幹了，所以就跑回家去托他母親

向各處去借了三百元錢，仍復回到日本來作閑住的寓公。

質夫回到日本的時候，正是夾衣換單衣的五月初旬。在雜鬧不潔的神出的旅館裏住了半個月，他的每年夏天要發的神經衰弱症又萌芽起來了。不眠，食欲不進。白日裏覺得昏昏欲睡，疏懶，易怒，這些病狀一時的都發作了。他以為神田的空氣不好，所以就搬上了東中野的曠野裏去住。他搬上東中野之後，只覺得一天一天的消沉了下去。平時他對於田園清景，是非常愛惜的，每當日出日沒的時候，他也著實對了大自然流過幾次清淚，但是現在這自然的佳景，亦不能打動他的心了。

有一天六月下旬的午後，朝晨下了一陣微雨，所以午後太陽出來的時候，覺得清快得很。他呆呆的在書齋裏坐了一忽，因七月七快到了，所以就拿了一本天河傳說 *The romance of the milky way* 出來看，翻了幾頁，他又覺得懶看下去，正坐得不耐煩的時候，門口忽然來了一位來訪的的客人。他出去一看，却是他久不見的一位同學。這位同學本來做過一任陸軍次長，他的出來留學，也是有文章在裏面的。質夫請他上來坐下之後，他便對質夫

說：

『我想於後天動身回國，現在L氏新任總統，統一問題也有些希望，正是局面展開的時候，我接了許多北京的同事的信，促我回去，所以我想回國去走一次。』

質夫聽了他同學的話，心裏想說：

『南北統一，廢督裁兵，正是很有希望的時候；但是這些名目，難道是真的爲中國的將來計算的人作出來的麼？不是的，不是的，他們不過想利用了這些名目，來借幾億外債，大家分分而已。統一，裁兵，廢督，名目是好得很呀！但外債借到，大家分好之後，你試看還有什麼人來提起這些事情。再過幾年，必又有一班人出來再提倡幾個更好的名目，來設法借一次外債的。革命，共和，過去了，制憲，地方自治也被用舊了。現在只能用統一，裁兵，廢督，來欺騙國民，借幾個外債。你看將來必又有人出來用了無政府主義的名目來立名謀利呢。聰明的中國人呀，你們想的那些好名目，大約總有一國人來實行的。我勸你們還不如老老實實的說『要名要利預備做奴隸』的好呀！』

質夫心裏雖是這樣的想，口裏却不說一句話；想了一陣之後，他又覺得自家的這無聊的愛國心沒有什麼意思，便含了微笑，輕輕的問他的同學說：

『那麼你坐幾點鐘的車上神戶去？』

『大約是坐後天午後三點五十分的車。』

講了許多閑話，他的朋友去了。質夫便拿了櫻杖，又上各處野道上去走了一回。喫了晚飯，汲了一桶井水，把身體洗了一洗，質夫就服了兩服催眠粉藥入睡了。

六月二十八日的午後，倒也是一天晴天。質夫喫了午飯，從他的東中野的小屋裏出來上東京中央驛去送他的同學回國。他到東京驛的時候已經是二點五十分了。他的同學臉上出了一層油汗，儘是匆匆的在那裏料理行李並和來送的人行禮。來送的人中間質夫認識的人很多。也有幾位穿白衣服戴草帽的女學生立在月臺上和他的同學講話。質夫因為怕他的應接不暇，所以同他點了一點頭之後，就一個人清蹣蹣的站開了。來送的人中，有一位姓W的大學生，也是質夫最要好的朋友。W看見質夫遠遠的站在那裏，小嘴上帶了一痕

微笑，他便慢慢的走近了質夫的身邊來。W把眼睛閉了幾次，輕輕的問質夫說：

『質夫，二年前你拚死的崇拜過的那位女英雄，聽說今天也在這裏送行，是那一個？』

質夫聽了只露了一臉微笑，便慢慢的回答說：

『在這裏麼？我看見的時候指給你看就對了。』

二年前頭，質夫的殉情熱意正漲到最高度的時候，在愛情上蹉跌了幾次，有一天正是懊惱傷心，苦得不能生存的時候，偶然在同鄉會席上遇見了一位他的同鄉K女士。當時K女士正是十六歲。臉上帶有一種純潔的處女的嬌美。並且因為她穿的是女子醫學專門學校的黑色制服，所以質夫一見，便聯想到文藝復興時代的聖畫上去。質夫自從那一天見她之後，便同中了催眠術的人一般，到夜半風雪凜烈的時候，每一個人喝醉了酒，走上她的學校的附近去探望。後來他知道她不住在那學校的寄宿舍裏，便天天跑上她住的地方附近去守候。那時候質夫寄住在上野不忍池邊的他的朋友家裏。從質夫寓處走上她住的地方，坐郊外電車，足足要三十幾分鐘。質夫不怨辛苦，不怕風霜雨雪，只管天天的跑上她住的地

方去徘徊顧望。事不湊巧，質夫守候了兩個多月，終沒有遇着她一次；并且又因為惡性感冒流行的緣故，有一天晚上他從那地方回來，路上冒了些風寒，竟病了一個多月。後來因為學校的考試和種種另外的關係，質夫就把她忘記了。質夫病倒在病院裏的時候，他的這一段癩蝦蟆想喫天鵝肉的故事，竟傳遍了東京的留學生界。從那時候起直到現在，質夫從沒有見過她一面。前二月質夫在中國的時候，聽說她在故鄉湖畔遇見了一個歹人，淘了許多氣。到如今有二箇多月了，質夫並不知道她在中國呢或在東京。

質夫遠遠的站着，用了批評的態度在那裏看那些將離和送別的人。聽見發車的鈴響了，質夫就慢慢的走上他同學的車窗邊上去。在送行的人叢裏，他不意中竟看見了一位帶金絲平光眼鏡的中國女子。質夫看了一眼，便想起剛纔他同學W對他說的話來。

『原來就是她麼？長得多了。大得多了。面色也好像黑了些。穿在那裏的白色中國服也還漂亮，但是但是那文藝復興式的處女美却不見了。』

這樣的靜靜兒的想了一遍，質夫聽見他的朋友從車窗裏伸出頭來向他話別：

『質夫，你也早一點回中國去罷，我一到北京就寫信來給你……』

火車開後，質夫認識的那些送行的人，男男女女，還在那裏對了車上的他的同學揮帽子手帕，質夫一箇人却早慢慢的走了。

東中野質夫的小屋裏又是幾天無聊的夏日過去了。那天午後他接到了一封北京來的他同學的信，說：

『你的位置已經爲你說定了，此信一到，馬上就請你回到北京來。』

質夫看了一遍，心裏只是淡淡的。想寫回信，却是難以措辭。以目前的心境而論，他却不想回中國去，但又不能孤負他同學的好意。質夫拿了一枝紙煙吸了幾口，對了棹上的鏡子看了一忽，就想去洗澡去。洗了澡回來，喝了一杯啤酒，他就在書齋的蓆上睡着了。

又過了幾天，質夫呆呆的在書齋裏睡了一日。喫完了晚飯出去散步回來，已經九點鐘了。他把抽斗抽開來想拿催眠藥服了就寢，却又看見了幾日前到的他同學的信。他直到今朝，還沒有寫回信給他同學。擱下了催眠藥，他就把信箋拿出來想作回信。把信箋包一打開

來，半箇月前頭他寫的那一張小說不像小說，信不像信的東西還在那裏。他從第一句『我近來的心理狀態，正不曉得怎麼纔寫得出來……』

看起，靜靜的看了一遍，看到末句的

『……啊啊年輕的維特吓，我佩服你的勇敢，我佩服你的有果斷的柔心。』

他的嘴角上却露了一痕冷笑。靜靜的想了一想，他又不願意寫信了。把催眠藥服下，滅去了電燈，他就躺上他的褥上去就睡，不多一忽，微微的鼾聲，便從這灰黑的書室裏傳了出來。書齋的外面，便是東中野的曠野，一幅夏夜的野景橫在星光微明的天蓋下，大約秋風也快吹到這島國裏來了。

一九二二年七月改作

懷鄉病者

(一)

當日光與夜陰接觸的時候，在茫茫的荒野中間，頭向着了混沌寬廣的天空，一步一步的走去，既不知道他自家是什麼，又不知道他應該做什麼，也不知道他是向什麼地方去的，只覺得他的兩腳不得不一步一步的放出去——這就是于質夫目下的心理狀態。

在半醒半覺的意識裏，他只朦朦朧朧的知道世界從此就要黑暗下去了，這荒野的乾燥的土地就要漸漸的變成帶水的沼澤了，他的兩腳的行動，就要一刻一刻的不自由起來了，但是他也沒有改變方向的意思，還是頭朝着了幽暗的天空，一步一步的走去——

質夫知道他若把精神振刷一下，放一聲求救的呼聲，或者也還可以從這目下的狀態裏逃出來，但是他既無這樣的毅力，也無這樣的心願。

若仔細一點來講一個譬喻，他的狀態就是在一條面上好像靜止的江水裏浮著的一隻小小的孤船。那孤船上也沒有舵工，也沒有風帆，儘是緩緩的隨了江水面下的潮流在那裏浮動的樣子。

若再進一步來講一句現在流行的話，他目下的心理狀態，就同奧勃洛目夫的麻木狀態一樣。

在這樣的消沈狀態中的于質夫朝着了窗，看看白雲來往的殘春的碧落，聽聽櫻花小片，無風飛墜的微聲，覺得眼面前起了一層紗障，他的膝上，忽而積了兩點水滴。他站起來想伸出手去把書架上的書拿一本出來翻閱，却又停住了。好像在做夢似的呆呆地不知坐了多久，他却聽得隔壁的掛鐘，鏗鏘的響了五下。舉起頭來一看，他纔知道他自家仍舊是呆呆的坐在他寄寓的這間小樓上。

且慢且慢，那掛鐘的確是響了五下麼？或者是不錯的，因為太陽已經沈在西面植物園的樹枝下了。

在一天清和首夏的晚上，那錢塘江上的小縣城，同歐州中世紀各封建諸侯的城堡一樣，帶著了銀灰的白色，躺在流霜似的月華影裏。湧了半弓明月，浮著萬疊銀波，不聲不響，在濃淡相間的兩岸山中，往東流去的，是東漢逸民垂釣的地方。披了一層薄霧，半含半吐，好像華清池裏試浴的宮人，在煙月中間浮動的，是宋季遺民痛哭的臺榭。被這些前朝的遺跡包圍住的這小縣城的西北區裏，有一對十四五歲的青年男女，沿了城河上石砌的長堤，慢慢的在柳陰底下閑步。大約已經是二更天氣了，城裏的人家都已沈在酣睡的中間，只有一條幽暗的古城，默默的好像在那裏聽他們倆的月下的癡談。

那少年頰上浮起了兩道紅暈，呼吸裏帶着些薄酒的微醺，好像是在什麼地方買了醉來的樣子。女孩的腮邊，雖則有一點桃紅的血氣，然而因為她那嫵美的長眉，和那高尖的鼻樑的緣故，終覺得有一層淒冷的陰影，投在她那同大理石似的臉上。他們兩人默默無言地

靜了一會就好像是水裏的雙魚，慢慢的在清瑩透徹的月光裏游泳。

這是質夫少年夢裏的生涯，計算起來已經是十年前的事情了。她後來嫁了他的一位同學，質夫四年前回國的時候，在一天清靜的秋天的午後，於故鄉的市上，只看見了她一次，只看見了她的一箇懷孕的側身。

(三)

陰曆九月二十午前三點鐘，東方未白的時候，質夫身體一邊發抖，一邊在一盞烏灰灰的洋燈光影裏，從被窩裏起來穿他那半新不舊的棉袍。院子裏有幾聲息索息索的落葉聲傳來，大約是顆海棠樹在那裏凋謝了。他的寢室後的廚房裏有一個旗人的廚子和廚子的姪兒——便是他哥哥家裏的車夫，——一聲兩聲在那裏談話。在這深夜的靜寂裏，他覺得他們的話聲很大，但是他却聽不出什麼話來。質夫出到院子裏來一看，覺得這北方故都裏的殘夜的月明，也帶著些亡國的哀調。因為這幽暗的天空裏懸着的那下弦的半月，光線好

像在空中凍住了。他喫了一碗炒飯，拿了筆，輕輕的開了門，坐了哥哥的車走出胡同口兒的時候，覺得只有他一箇人。此刻還醒着，開了眼，浮在王城的人海中間。在冷灰似的街燈裏穿過了幾條街巷，走上玉蝮橋的時候，忽有幾聲哀寂的喇叭聲，同夢中醒來的小孩的哭聲似的，傳到他的兩隻冰冷的耳朵裏來。他朝轉頭來看看西南角上那一塊冰似的月亮，又仰起頭來，看看那發喇叭聲的城牆裏的燈光，覺得一味慘傷的情懷，同冰水似的潑滿了他的全身。

與一羣搖頭擺尾的先生進了東華門，在太和殿外的石砌明堂裏候點名的時候，質夫又仰起頭來，看了一眼將明未明的青天，不知是什麼緣故，他心裏好像受了千萬委屈的樣子，搖了一搖頭，嘆了一口氣，忽然打了幾箇冷瘧，質夫恨不得馬上把手裏提着的筆墨丟了，跑上外國去研究製造炸彈去。

這是數年前質夫在北京考留學生考試時候的景象。頭場考完之後，新聞上忽報了一件奇事說『留學生何必考呢？』『這一次應該考取的人，在未考之先早由部裏指定了，可憐

那些外省來考的人，還在那裏夢做洋翰林洋學士呢！

這又是幾年前頭的一幕悲喜劇的回憶。

(四)

質夫在樓上，糊糊塗塗斷定了隔壁的掛鐘，確是敲過五點之後，就慢慢的走下樓來，因為他的寓舍裏是定在五點開晚飯的。

紅花的小碗裏盛了半碗飯，他覺得好像要喫不完的樣子，但是却好一口氣就喫下去了。喫完了這半碗飯，他也不想再添，所以就上樓去拿了一頂黃黑的軟帽走出門外去。

門外是往植物園去的要路，順了這一條路走下了斜坂，往右手一轉便是植物園的正門。他走到植物園正門的一段路上，遇着了許多青年的男女，穿了花綠的衣裳，拖了柔白肥胖的脚，好像是游倦了似的，想趁著天還未黑的時候走回家去。這些青年男女的容貌不識究竟是美是醜？若他在半年前頭遇着她們，是一定要看看個仔細的，但是今天他却頭也不願

意擡起來。他只記得路上有一箇十七八歲的女學生，好像對她同伴說：

『我真不喜歡他！』

走來走去走了一陣，質夫覺得有些倦了。這島國的首都的夜景，覺得也有些蕭條起來了。仰起頭來看看兩面的街燈，都是不能進去休息的地方，他不得已就仍舊尋了最近的路走回寓舍來。走到植物園門口的時候，有一塊用紅綠色寫成的招牌，忽然從一盞一百燭的電燈光裏射進了他的眼簾。拖了一雙走倦了的腳，他就慢慢的走上了這家中國酒館的樓。樓上一箇客人也沒有，叫定了一盤菜一壺酒，他就把兩隻手墊了頭在桌上睡了幾分鐘。酒菜拿來之後，他仰起頭來一看，纔知道站在他面前的是一個十六七歲的中國女孩。一箇圓形的面貌，眉目也還清秀。他問她是什麼地方，她說：

『娥是上海』

她一邊替質夫斟酒，一邊好像在那裏講什麼話的樣子。質夫口裏好像在那裏應答她，但是心裏腦裏却全不覺得她講完了話不再講的時候，質夫反而被這無言的沈默驚了一

下，所以就隨便問她說：

『你喝酒麼？』

她含了微笑，對質夫點了一點頭，質夫就把他手裏的酒杯給了她。質夫一盃一盃的不知替她斟了幾杯酒，她忽然把杯子向桌上一丟，跳進了他的懷裏，用了兩手緊緊的抱住了質夫的頸項，她那小嘴儘咬上他的臉來。

『娥熱得厲害，熱得厲害。娥想回自家屋裏去。』

她一邊這樣的說，一邊把她上下的衣裳在那裏解。質夫呆呆的看了幾分鐘，忽覺得他的右頰與她的左頰的中間有一條冰冷的眼淚流下來了。到這時候他纔知道她是醉了。他默默的替她把上下的衣裳扣好，把她安置在他坐的椅上之後，就走下樓來付帳。走出這家菜館的時候，他忽然想了一想：

『這女孩不曉究竟怎麼的。』

在沈濁的夜氣中間走了幾步，他就把她忘記了；菜館他也忘記了，今天的散步，他也忘

記了，他連自家的身體都忘記了，他一個人只在黑闇中向前的慢慢走去，時間與空間的觀念，世界上一切的存在，在他的腦裏是完全消失了。

一九二二年四月初二日午前五時作於東京之酒樓

鳶蘿行

同居的人全出外去後的這沉寂的午後的空氣中獨坐着的我，表面上雖則同春天的海面似的平靜，然而我胸中的寂寥，我腦裏的愁思，什麼人能夠推想得出來？現在是三點三十分了。外面的馬路上大約有和暖的陽光夾着了春風，在那裏助長青年男女的遊春的興致；但我這房裏的透明的空氣，何以會這樣的沉重呢？龍華附近的桃林草地上，大約有許多穿着時式花樣的輕綢繡緞的戀愛者在那裏對着蒼空發愉樂的清歌；但我的這從玻璃窗裏透過來的半角青天，何以總帶着一副嘲弄我的形容呢？啊啊，在這樣薄雲輕暖的時候，當這樣有作有爲的年紀，我的生命力，我的活動力，何以會同冰雪下的草芽一樣，一些兒也生長不出來呢？啊啊，我的女人！我的不能愛而又不得不愛的女人！我終覺得對你不起！

計算起來你的列車大約已經好過松江驛了，但你一個人抱了小孩在車窗裏呆看陌上行人的景狀，我好像在你旁邊看守着的樣子。可憐你一個弱女子，從來沒有單獨出過門，你此刻呆坐在車裏，大約在那裏回憶我們兩人同居的時候，我虐待你的一件件事吧！啊啊，我的女人，我的不得不愛的女人，你不要在車中滴下眼淚來，我平時雖則常常虐待你，但我的心中却在哀憐你的，却在痛愛你的；不過我在社會上受來的種種苦楚，壓迫，侮辱，若不向你發洩，教我更向誰去發洩呢！啊啊，我的最愛的女人，你若知道我這一層隱衷，你就該饒恕我了。

唉，今天是舊曆的二月二十一日，今天正是清明節呀！大約各處的男女都出到郊外去踏青的，你在車窗裏見了火車路線兩旁郊野裏在那裏遊行的夫婦，你能不怨我的麼？你怨我也罷了，你倘能恨我怨我，怨得我望我速死，那就好了。但是辦不到的，怎麼也辦不到的，你一邊怨我，一邊又必在原諒我的，啊啊，我一想到你這一種優美的靈心，教我如何能忍得過去呢！

細數從前，我同你結婚之後，共享的安樂日子，能有幾日？我十七歲去國之後，一直的在無情的異國熬住了八年。這八年中間就是暑假寒假也不回國來的原因，你知道麼？我八年間不回國來的事實，就是我对舊式的，父母主張的婚約的反抗呀！這原不是你的錯，也不是我的錯，作孽者是你的父母和我的母親。但我在這八年之中，不該默默的無所表示的。

後來看到了我們鄉間的風習的牢不可破，離婚的事情的萬不可能，又因你家父母的日日的催促，我的母親的含淚的規勸，大前年的夏天，我纔勉強應承了與你結婚。但當時我提出的種種苛刻的條件，想起來我在此刻還覺得心痛。我們也沒有結婚的種種儀式，也沒有證婚的媒人，也沒有請親朋來喝酒，也沒有點一對蠟燭，放幾聲花炮。你在將夜的時候，坐了一乘小轎，從去城六十里的你的家鄉到了縣城裏的我的家裏；我的母親陪你吃了一碗晚飯，你就一個人摸上樓上我的房裏去睡了。那時候聽說你正患瘧疾，我到夜半拿了一枝蠟燭上床來睡的時候，只見你穿了一件白紡綢的單衫，在黑暗中朝裏床睡在那裏。你聽見

了我上床來的聲音，却朝轉來默默的對我看了一眼。啊！那時候的你的憔悴的形容，你的水汪汪的兩眼，神經常在那裏顫動的你的小小的嘴唇，我就是到死也忘不了的。我現在想起來還要滴眼淚哩！

在窮鄉僻壤生長的你，自幼也不會進過學校，也不會呼吸過通都大邑的空氣，提了一雙纖細纏小了的足，抱了一箱家塾裏唸過的列女傳，女四書等舊籍，到了我的家裏。既不知女人的嬌媚是如何裝作，又不知時樣的衣裳是如何剪裁，你只奉了柔順兩字，作了你的行動的規範。

結婚之後，因為城中天氣暑熱的緣故，你就同我同上你家去住了幾天，總算過了幾天安樂的日子；但無端又遇了你姪兒的暴行，淘了許多說不出來的悶氣，滴了許多拭不乾淨的眼淚，我與你在你姪兒鬧事的第二天就匆匆的回到了城裏的家中。過了兩三天我又害起病來，你也瘧疾復發了。我就決定挨着病離開了我那空氣沈濁的故鄉。將行的前夜，你也

不說什麼；我也沒有什麼話好對你說。我從朋友家裏喝醉了酒回來，睡在床上，只見你呆呆的坐在灰黃的燈下。可憐你一直到第二天的早晨我將要上船的時候止，終沒有橫到我床邊上來睡一忽兒，也沒有講一句話；第二天剛亮的時候，母親就來催我起身，說輪船已到鹿山腳下了。

從此一別，又同你遠隔了兩年。你常常寫信來說家裏的老祖母在那裏想念我，暑假寒假若有空閑，叫我回家來探望探望祖母母親，但我因為異鄉的花草，和年輕的朋友挽留我的緣故，終究沒有回來。

唉！唉！那兩年中間的我的生活！紅燈綠酒的沈湮，荒妄的邪遊，不義的淫樂。在中宵酒醒的時候，在秋風涼冷的月下，我也曾想念及你，我也曾痛哭過幾次。但靈魂喪失了的那一羣嫵媚的遊女，和她們的嬌豔動人的假笑佯啼，終究把我的天良迷住了。

前年秋天我雖回國了一次，但因為朋友邀我上A地去了，我又沒有回到故鄉來看你。在A地住了三個月，回到上海來過了舊曆的除夕，我又回東京去了。直到了去年的暑假前，我提出了卒業論文，將我的放浪生活作了箇結束，方纔拖了許多飢不能食寒不能衣的破書舊籍回到了中國。一踏了上海的岸，生計問題就逼緊到我的眼前來，縛在我周圍的運命的鐵鎖圈，就一天一天的紮緊起來了。

留學的時候，多謝我們孱弱無能的政府，和沒有進步的同胞，像我這樣的一箇生則於世無補，死亦於人無損的零餘者，也考得了一箇官費生的資格。雖則每月所得不能敷用，是租了屋沒有食，買了食沒有衣的狀態，但究竟每月還有幾十塊錢的出息，調度得好也能勉強免於死亡。并且又可進了病院向家裏勒索幾箇醫藥費，拿了書店的發票向哥哥乞取幾塊買書錢。所以在繁華的新興國的首都裏，我却過了幾年放縱的生活。如今一定的年限已經到了，學校裏因為要收受後進的學生，再也不能容我在那綠樹陰森的圖書館裏，作白晝

的癡夢了。并且我們國家的金庫，也受了幾個磁石心腸的將軍和大官的吮吸，把供養我們一班不會作亂的割勢者的能力傷失了。所以我在去年的六月就失了我的維持生命的根據，那時候我的每月的進款已經沒有了。以年紀講起來，像我這樣二十六七的青年，正好到社會去奮鬥。况且又在外國國立大學裏卒業了的我，誰更有這樣厚的面皮，再去向家中年老的母親，或猜潔自愛的哥哥，乞求養生的資料。我去年暑假裏一到上海流寓了一個多月沒有回家來的原因，你知道了麼？我現在索性對你講明了罷，一則雖因爲一天一天的捱過了幾天，把回家的旅費用完了，其他我更有這一段不能回家的苦衷在的呀，你可能了解了？

啊啊，去年六月在燈火繁華的上海市外，在車馬喧嚷的黃浦江邊，我一邊噙着 *Hous-*
man 的 *A Shropshire Lad* 裏的

Come you home a hero

Or come not home at all,

The lads you leave will mind you

Till Ludlow tower shall fall,

幾句清詩，一邊呆呆的看着江中黝黑混濁的流水，曾經發了幾多的嘆聲，滴了幾多的眼淚。你若知道我那時候的絕望的情懷，我想你去年的那幾封微有怨意的信也不至於發給我了。——啊，我想起了，你是不懂英文的，這幾句詩我順便替你譯出罷。

『汝當衣錦歸，

否則永莫回，

令汝別後之兒童

望到拉德羅塔毀。』

平常責任心很重，並且在不必要的地方，反而非常隱忍持重的我，當留學的時候，也不會著過一書，立過一說。天性膽怯，從小就害着自卑狂的我，在新聞雜誌或稠人廣眾之中，從不敢自家吹一點小小的氣燄。不在圖書館內，便在咖啡店裏山水懷中過活的我，當那些現代的青年當作科場看的羣衆運動起來的時候，絕不會去慷慨悲歌的演說一次，出點無意

義的風頭。賦性愚魯，不善交遊，不善鑽營的我，平心講起來，在生活競爭劇烈，到處有陷阱設伏的現在的中國社會裏，當然是沒有生存的資格的。去年六月間，尋了幾處職業失敗之後，我心裏想我自家若想逃出這惡濁的空氣，想解決這生計困難的問題，最好唯有一死。但我若要自殺，我必須先弄幾個錢來，痛飲飽吃一場，大醉之後，用了我的無用的武器，至少也要擊殺一二個世間的人類——若他是比我富裕的時候，我就算替社會除了一個惡。若他是和我一樣或比我更苦的時候，我就算解決了他的困難，救了他的靈魂——然後從容就死。我因為有這一種想頭，所以去年夏天在睡不着的晚上，拖了沈重的脚，上黃浦江邊去了好幾次，仍復沒有自殺。到了現在我可以老實的對你說了，我在那時候，我並不會想到我死後的你將如何的生活過去。我的八十五歲的祖母，和六十來歲的母親，在我死後又當如何的種種問題，當然更不在我的腦裏了。你讀到這裏，或者要罵我沒有責任心，丟下了你，自家一個去走乾淨的路。但我想這責任不應該推給我負的，第一我們的國家社會，不能用我去作他們的工，使我有氣力不能賣錢來養活我自家和你，所以現代的社會，就應該負這責任。

即使退一步講，第二你的父母不能教育你，使你獨立營生。便是你父母的壞處，所以你的父母也應該負這責任。第三我的母親戚族，知道我沒有養活你的能力，要苦苦的勸我結婚，他們也應該負這責任。這不過是現在我寫到這裏想出來的話，當時原是沒有想到的。

上海的T書局和我有些關係，是你所知道的。你今天午後不是從這T書局編輯所出發的麼？去年六月經理的T君看我可憐不過，却爲我關說了幾處，但那幾處不是說我沒有聲望，就嫌我脾氣太大，不善趨奉他們的旨意，不願意用我。我當初把我身邊的衣服金銀器具一件一件的典當之後，在烈日蒸照，灰土很多的上海市街中，整日的空跑了半個多月，幾個有職業的先輩，和在東京曾經受過我的照拂的朋友的地方，我都去訪問了。他們有的時候，也約我上菜館去吃一次飯；有的時候，知道我的意思便也陪我作了一副憂鬱的形容，且爲我籌了許多沒有實效的計劃。我於這樣的晚上，不是往黃浦江邊去徘徊，便是一個人跑上法國公園的草地上去呆坐。在那時候，我一個人看看天上悠久的星河，聽聽遠遠從那公

園的跳舞室裏飛過來的舞曲的琴音；老有放聲痛哭的時候；幸虧在黃昏的時節；公園的四周沒有人來往，所以我得盡情的哭泣；有時候哭得倦了，我也曾在那公園的草地上露宿過的。

陽曆六月十八的晚上 是我忘不了的一晚——T君拿了一封A地的朋友寄來的信到我住的地方來。平常只有我去找他，沒有他來找我的，T君一進我的門，我就知道一定有什麼機會了。他在我用的一張破棹子前坐下之後，果然把信裏的事情對我講了。他說：

『A地仍復想請你去教書，你願不願意去？』

教書是有識無產階級的最苦的職業，你和我已經住過半年，我的如何不願意教書，教書的如何苦法，想是你所知道的，我在此處不必說了。況且A地的這學校裏又有許多黑闇的地方，有幾個想做校長的野心家，又是忌刻心很重的，像這樣的地方的教席，我也不得不承認下去的當時的苦況，大約是你所意想不到的，因為我那時候同在倫敦的屋頂下挨餓的Chatterton一樣，一邊雖在那裏吃苦，一邊我寫回來的家信上還寫得娓娓有致，說什麼地

方也在請我，什麼地方也在聘我哩！

啊啊！同是血肉造成的我，我原是有虛榮心，有自尊心的呀！請你不要罵我作燔間乞食的齊人吧！唉，時運不濟，你就是罵我，我也甘心受罵的。

我們結婚後，你給我的一個鑽石戒指，我在東京的時候，替你押賣了，這是你當時已經知道的。我當T君將A地某校的聘書交給我的時候，身邊值錢的衣服器具已經典當盡了。在東京學校的圖書館裏，我記得讀過一個德國薄命詩人 *Christida* 的傳記。一病如洗的他，想上京去求職業去，同我一樣貧窮的他的老母將一副祖傳的銀的食器交給他，作他的求職的資斧。他到了孤冷的首都裏，今日吃一個銀匙，明日吃一把銀刀，不上幾日，就把他那副祖傳的食器喫完了。我記得 *Heine* 還嘲笑過他的。去年六月的我的窮狀，可是比 *Christida* 更甚了；最後的一點值錢的物事，就是我在東京買來，預備送你的一箇天賞堂製的銀的裝照相的架子，我在窮急的時候，早曾打算把牠去換幾個錢用，但一次一次的難關都被

我打破我決心把這一點微物，總要安安全全的送到你的手裏；殊不知到了最後，我接到了A地某校的聘書之後，仍不得不把牠去押在當舖裏，換成了幾個旅費，走回家來探望年老的祖母母親，探望怯弱可憐同綿羊一樣的你。

去年六月，我於一天晴朗的午後，從杭州坐了小汽船，在風景如畫的錢塘江中跑回家來。過了靈橋里山等綠樹連天的山峽，將近故鄉縣城的時候，我心裏同時感着了一種可喜可怕的感覺。立在船舷上，呆呆的凝望着春江第一樓前後的山景，我口裏雖在微吟『近鄉情更怯，不敢問來人』的二句唐詩，我的心裏却在這樣的默禱：

••• 天帝有靈，當使埠頭一個我的認識的人也不在！要不使他們知道纔好，要不使他們知道我今天淪落了回來纔好•••

船一靠岸，我左右手裏提了兩隻皮篋，在晴日的底下從亂雜的人叢中伏倒了頭，同逃也似的走回家來。我一進門看見母親還在偏間的膳室裏喝酒。我想張起喉音來親親熱熱的叫

一聲母親的，但一見了親人，我就把回國以來受的社會的侮辱想了出來，所以我的咽喉便梗住了；我只能把兩隻皮篋向凳上一拋，馬上就匆匆的跑上樓上的你的房裏來，好把我的沒有丈夫氣，到了傷心的時候就要流淚的壞習慣藏藏躲躲；誰知一進你的房，你却流了一臉的汗和眼淚，坐在床前嗚咽地暗在啜泣。我動也不動的呆看了一忽，方提起了乾燥的喉音，爾爾的問你爲什麼要哭。你聽了我這句問話反哭得更加厲害，暗泣中間却帶起幾聲壓不下去的唏噓聲來了。我又問你究竟爲什麼，你只是搖頭不說。本來是傷心的我，又被你這樣的引誘了一番，我就不得不抱了你的頭同你對哭起來。喝不上一碗熱茶的工夫，樓下的母親就大罵着說：

••• 什麼的公主娘娘，我說着這幾句話，就要上樓去擺架子。••• 輪船埠頭誰對

你這小畜生講了，在上海逛了一個多月，走將家來，一聲也不叫，狠命的把皮篋在我面前一丟。••• 這算是什麼行爲！••• 你便是封了王回來，也沒有這樣的行爲的呀！

••• 兩夫妻暗地裏通通信，商量商量。••• 你們好來謀殺我的。•••

我聽見了母親的罵聲，反而止住不哭了。聽到『封了王回來』的這一句話，我覺得全身的血流都倒注了上來。在炎熱的那盛夏的時候，我却同在寒冬的夜半似的手腳都發了抖。啊啊，那時候若沒有你把我止住，我怕已經冒了大不孝的罪名，要永久的和我那年老的母親訣別了。若那時候我和我母親吵鬧一場，那今年的祖母的死，我也是送不着的，我爲了這事，也不得不重重的感謝你的呀。

那一天我的忽而從上海的回來，原是你也不知道，母親也不知道的。後來母親的氣平了下去，你我的悲感也過去了的時候，我纔知道我沒有到家之先，母親因爲我久住上海不回家來的原因，在那裏發脾氣罵你。啊啊，你爲了我的緣故，害罵害說的事情大約總也不止這一次了。也難怪你當我告訴你說我將於幾日內動身到A地去的時候，哀哀的哭得不住。你那柔順的性質，是你一生吃苦的根源。同我的對於社會的虐待，絲毫沒有反抗能力的性質，却是一樣。啊啊！反抗反抗，我對於社會何嘗不曉得反抗，你對於加到你身上來的虐待也何嘗不曉得反抗，但是怯弱的我們，沒有能力的我們，教我們從何處反抗起呢？

到了痛定之後，我看看你的形容，比前年患瘧疾的時候更消瘦了。到了晚上，我捏到你的下腿，竟沒有那一段肥突的腳肚，從腳後跟起，到腳彎膝止，完全是一條直線。啊啊！我知道了，我知道白天我對你說我要上A地去的時候你就流眼淚的原因了。

我已經決定帶你同往A地，將催A地的學校裏速匯二百元旅費來的快信寄出之後，你我還不敢將這計劃告訴母親，怕母親不贊成我們。到了旅費匯到的那天晚上，你還是疑惑不決的說：

『萬一外邊去不能支持，仍要回家來的時候，如何是好呢！』

可憐你那被威權壓服了的神經，竟好像是希臘的巫女，能預知今天的劫運似的。唉，我早知道有今天的一段悲劇，我當時就不該帶你出來了。

我去年暑假鬱鬱的在家裏和你住了幾天，竟不料就會種下一個煩惱的種子的。等我

們同到了A地將房屋什器安頓好的時候，你的身體已經不是平常的身體了。吃幾口飯就要嘔吐。每天只是懶懶的在床上躺着。頭一個月我因為不知底細，曾經罵過你幾次，到了三四個月上，你的身體一天一天的重起來，我的神經受了種種激刺，也一天一天的粗暴起來了。

第一因為學校裏的課程乾燥無味，我天天去上課就同上刑具被拷問一樣，胸中只感着一種壓迫。

第二因為我在雜誌上發表了一篇舊作的文字，洵了許多無聊的閑氣。更有些忌刻我的惡劣分子，就想以此來作我的葬歌，紛紛的攻擊我起來。

第三我平時原是揮霍慣了的，一想到辭了教授的職後，就又不待不同六月間一樣，嘗那失業的苦味。況且現在又有了家室，又有了未來的兒女，萬一再同那時候一樣的失起業來，豈不要比曩時更苦。

我前面也已經提起過了；在社會上雖是一個懦弱的受難者的我，在家庭內却是一個

兇惡的暴君。在社會上受的虐待，欺凌，侮辱，我都要一一回家來向你發洩的。可憐你自從去年十月以來，竟變了一隻無罪的羔羊，日日在那裏替社會贖罪，作了供我這無能的暴君的犧牲。我在外面受了氣回來，不是說你做的菜不好吃，就罵你是害我吃苦的原因。我一想到將來失業的時候的苦況，神經激動起來的時候每罵着說：

「你去死！你死了我方有出頭的日子。我辛辛苦苦，是爲什麼人在這裏作牛馬的呀。只有我一個人，我何處不可去，我何苦要在這死地方作苦工呢！只知道在家裏坐食的你這行屍，你究竟是爲了什麼目的生存在這世上的呀……」

你被我罵不過，就暗哭起來。我罵你一場之後，把胸中的悲憤發洩完了，大抵總立時痛責我自家，上前來愛撫你一番，并且每用了柔和的聲氣，細細的把我的發氣的原因——社會對我的虐待——講給你聽。你聽了反替我抱着不平，每又哀哀的爲我痛哭，到後來，終究到了兩人相持對泣而後已。像這樣的情景，起初不過間幾日一次的，到後來將放年假的時候，變了。一日一次或一日數次了。

唉，這悲劇的出生，不知究竟是結婚的罪惡呢？還是社會的罪惡？若是爲結婚錯了的，原因而起的，那這問題倒還容易解決；若因社會的組織不良，致使我不能得適當的職業，你不能過安樂的日子，因而生出這種家庭的悲劇的，那我們的社會就不得不根本的改革了。

在這樣的憂患中間，我與你的悲哀的繼承者，竟生了下來，沒有足月的這小生命，看來也是一個神經質的薄命的相兒。你看他那哭時的額上的一條青筋，不是神經質的證據麼？饑餓的時候，你餵乳若遲一點，他老要哭個不止，像這樣的性格，便是將來吃苦的基礎。唉，我既生到了世上，受這樣的社會的煎熬，正在求生不可，求死不得的時候，又何苦多此一舉，生這一塊肉在人世呢？啊啊！矛盾，慚愧，我是解說不了的了。以後若有人動問，就請你答覆罷！

悲劇的收場，是在一個月的前頭。那時候你的神經已經昏亂了，大約已記不清楚，但我却牢牢記着的。那天晚上，正下弦的月亮剛從東邊昇起來的時候。

我自從辭去了教授職後，託哥哥在某銀行裏謀了一個位置。但不幸的時候，事運不巧，偏偏某銀行爲了政治上的問題，開不出來。我閑居A地，日日在家中喝酒，喝醉之後，便聲聲的罵你與剛出生的那小孩，說你與小孩是我的腳鐐，我大約要爲你們的緣故沈水而死的。我硬要你們回故鄉去，你們却是不肯。那一晚我罵了一陣，已經是朦朧的想睡了。在半醒半睡中間，我從帳子裏看出來，好像見你在與小孩講話。

『……你要乖些……要乖些……小寶睡了罷……不要討爸爸的厭……不要討……娘去之後……要……要……乖些……』

講了一陣，我好像看見你坐在洋燈影裏揩眼淚，這是你的常態，我看得不耐煩了，所以就翻了一轉身，面朝着了裏床。我在背後覺得你在燈下哭了一忽，又站起來把我的帳子掀開了，對我看了一回。我那時候只覺得好睡，所以沒有同你講話。以後我就睡着了。

我們街前的車夫，在我們門外亂打的時候，我纔從被裏跳了起來。我跌來碰去的走出門來的時候，已經是昏亂得不堪了。我只見你的披散的頭髮，結成了一塊，圍在你的項上。正

是下弦的月亮從東邊昇起來的時候；黃灰色的月光射在你的面上；你那本來是灰白的面色，反射出了一道冷光，你的眼睛好好的闌在那裏，嘴唇還在微微的動着；你的濕透了的棉襖上，因為有幾個扛你回來的車夫的黑影投射着，所以是一塊黑一塊青的。我把洋燈在地上一放，就抱着了你叫了幾聲，你的眼睛開了一開，馬上就閉上了，眼角上却湧了兩條眼淚出來。啊啊，我知道你那時候心裏並不怨我的，我知道你並不怨我的，我看了你的眼淚，就能辨出你的心事來，但是我那能不哭，我那能不哭呢！我還怕什麼？我還要維持什麼體面？我就當了衆人的面前哭出來了。那時候他們已經把你搬進了房。你床上睡着的小孩，聽見了嘈雜的人聲，也放大了喉嚨啼泣了起來。大約是小孩的哭聲傳到了你的耳膜上了，你纔張開眼來，含了許多眼淚對我看了一眼。我一邊替你換濕衣裳，一邊教你安睡，不要去管那小孩。却好間壁雇在那裏的乳母，也聽見了這雜噪聲起了床，跑了過來；我知道你眷念小孩，所以就教乳母替我把小孩抱了過去。奶媽抱了小孩走過床上你的身邊的時候，你又對她看了一眼。同時我却聽見長江裏的輪船放了一聲開船的汽笛聲。

在病院裏看護你的十五天工夫，是我的心地最純潔的日子。利己心很重的我，從來沒有感覺到這樣純潔的愛情過。可憐你身體熱到四十一度的時候，還要忽而從睡夢中坐起來問我：

「龍兒，怎麼樣了？」

「你要上銀行去了麼？」

我從△地動身的時候，本來打算同你同回家去住的，像這樣的社會上，諒來總也沒有我的位置了。即使尋着了職業，像我這樣愚笨的人，也是沒有希望的。我們家裏，雖則不是豪富，然而也可算得中產，養養你，養養我，養養我們的龍兒的幾顆米是有的。你今年二十七，我今年二十八了。即使你我各有五十歲好活，以後還有幾年？我也不想富貴功名了。若爲一點毫無價值的浮名，幾個不義的金錢，要把良心拿出來去換，要犧牲了他人作我的踏脚板，那

也何苦哩！這本來是我從A地同你和龍兒動身時候的決心。不是動身的前幾晚，我同你拿出了許多建築的圖案來看了麼？我們兩人不是把我們回家之後，預備到北城近郊的地裏，由我們自家的手去造的小茅屋的樣子畫得好好的麼？我們將走的前幾天不是到A地的可記念的地方，與你我有關的地方都去逛了麼？我在長江輪船上的時候，這決心還是堅固得很的。

我這決心的動搖，在我到上海的第二天。那天白天我同你照了照相，吃了午膳，不是去訪問了一位初從日本回來的朋友麼？我把我的計劃告訴了他，他也不說可不說否，但只指着他的幾位小孩說：

『你看看我看，我是怎麼也不願意逃避的。我的繫累，豈不是比你更多麼？』

啊啊！好勝的心思，比人一倍強盛的我，到了這兵殘骸下的時候，同落水鷄似的逃回鄉里去——這一齣失意的還鄉記，就是比我更怯弱的青年，也不願意上台去演的呀！我回來之後，晚上一晚不曾睡着。你知道我胸中的愁鬱，所以只是默默的不響，因為在這時候，你若說一

句話，總難免不被我痛罵。這是我的老脾氣，雖從你進病院之後直到那天還沒有發過，但那事件發生以前却是常發的。

像這樣的狀態，繼續了三天。到了昨天晚上，你大約是看得我難受了，所以當我兀兀的坐在床上的時候，你就對我說：

『你不要急得這樣，你就一個人住在上海罷。你但須送我上火車，我與龍兒是可以回去的，你可以不必同我們去。我想明天馬上就搭午後的車回浙江去。』

本來今天晚上還有一處請我們夫婦吃飯的地方，但你因為怕我昨晚答應你將你和小孩先送回家的事情要變卦，所以你今天就急急的要走。我一邊只覺得對你不起，一邊心裏不知怎麼的又在恨你。所以我當你在那裏檢東西的時候，眼睛裏湧着兩泓清淚，只是默默的講不出話來。直到送你上車之後，在車座裏坐了一忽，等車快開了，我纔講了一句：

『今天天氣倒還好』

你知道我的意思，所以把頭朝向了那面的車窗，好像在那裏探看天氣的樣子，許久不回過

頭來。唉，你那時若把你那水汪汪的眼睛朝我看一看，我也許會同你馬上就痛哭起來的，也許仍復把你留在上海，不使你一個人回去的。也許我就硬的陪你回浙江去的，至少我也許要陪你到杭州。但你終不回轉頭來，我也不再說第二句話，就站起來走下車了。我在月台上立了一忽，故意不對你的玻璃窗看。等車開的時候，我趕上了幾步，却對你看了一眼，我見你的眼下左頰上有一條痕跡在那裏發光。我眼見得車去遠了，月臺上的人都跑了出去，我一個人落得最後，慢慢的走出車站來。我不曉得是什麼原因，心裏只覺得是以後不能與你再見的樣子，我心酸極了。啊啊！我這不祥之語，是多講的。我在外邊只希望你和龍兒的身體壯健，你和母親的感情融洽。我是無論如何，不至投水自沈的，請你安心。你到家之後千萬要寫信來給我的哩！我不接到你平安到家的信，什麼決心也不能下，我是在這裏等你的信的。

一九二三年四月六日清明節午後

秋 河

(一)

『你要杏仁粥喫麼？』

一個二十三、四歲的很時髦的女人，背靠着窗口的桌子，遠遠的問他說。

『你來！你過來！我對你講。』

他躺在銅牀上的薄綢被裏，含了微笑，面朝着她，一點兒精神也沒有的回答她說。牀上的珠羅圓頂帳，大約是因爲處地很高，沒有蚊子的緣故，高高搭起在那裏。光亮射入的這銅牀的銅梗，只反映着一條薄薄的淡青綢被，被的一頭，映着一箇嫵媚的少年的縮小圖，把頭攔在潔白的鴨絨枕上。東面靠牆，在牀與窗口桌子之間，有一個衣廚，衣廚上的大鏡子裏，空空的照着一架擺在對面的紅木梳洗臺，檯旁有疊着的幾隻皮箱。前面是一個大窗，窗口擺着一

張桌子，窗外樓下是花園，所以站在窗口的桌子前，一望能見遠近許多紅白的屋頂和青葱的樹木。

那少年睡在牀上，向窗外望去，只見了半灣悠悠的碧落，和一種眼雖看不見而感覺得出來的晴爽的秋氣。她站在窗口的桌子前頭，以這晴空作了背景，她的蓬鬆未束的亂髮，鵝蛋形的笑臉，漆黑的瞳人，淡紅綢的背心，從左右肩垂下來的肥白的兩臂，和她臉上的晨起時大家都有的那一種嬌倦的形容，却使那睡在牀上的少年，發見了許多到現在還未曾看出過的美點。

他懶懶的躺在被裏，一邊含着微笑，一邊儘在點頭，招她過去。她對他笑了一笑，先走到梳洗檯的水盆裏，洗了一洗手，就走到牀邊上去。衣廚的鏡裏照出了她的底下穿着的一條白紗短腳褲，腳灣膝以下的兩條柔嫩的腳肚，和一雙套進在繡花拖鞋裏的可愛的七八寸長的肉腳，同時并照出了自腰部以下至腳灣膝止的一段曲綫很多的肉體的蠕動。

她走到了牀邊，就面朝着了少年，側身坐下去。少年從被裏伸出了一隻嫩白清瘦的手

來，把她的肩下的大臂捏住了。她見他儘在那裏對她微笑，所以又問他說。

『你有什麼話講？』

他點了一點頭，輕輕的說：

『你把頭伏下來！』

她依着了他，就把耳朵送到他的臉上去，他從被裏又伸出一隻手來，把她的半裸的上體，打斜的抱住，接連的親了幾箇噴。她由他戲弄了一回，方纔把身子坐起，收了笑容，又問他說：

『當真的你要不要什麼喫，一夜沒有睡覺，你肚裏不餓的麼？』
他只是微微的笑著，搖了一搖頭說：

『我什麼也不要喫，還早得很哩，你再來睡一忽罷！』

『已經快十點了，還說早哩！』

『你再來睡一忽罷！』

「吓吓！」

這樣的罵了一聲，她就走上梳洗檯前去梳理頭髮去了。

少年在被裏看了一忽清淡的秋空，斷斷續續的念了幾句

「……七尺龍鬚新捲席，已涼天氣未寒時……水晶簾捲近秋河……」

詩，又看了一忽她的背影，和又在頭上的一雙白臂，糊糊塗塗的問答了幾聲：

「怎麼不叫娘姨來替你梳？」

「你這樣睡在這裏，叫娘姨上來到好看呀！」

「怕什麼？」

「那裏有兒子扒上娘床上來睡的？被她們看見，不要羞死人麼？」

「怕什麼？」

他啊啊的開了口，打了一箇呵欠，伸了一伸腰，又念了一句：

「水晶簾下看梳頭。」

就昏昏沈沈的睡着了。

(二)

上海法界霞飛路將盡頭處，有折向北去的一條小巷；從這小巷口進去三五十步，在綠色的花草樹木中間，有一座清潔的三層樓的小洋房，輪在初秋晴快的午前空氣裏。這座洋房是K省呂督軍在上海的住宅。

英明的呂督軍從馬弁出身，費盡了許多苦心，纔弄到了現在的地位。他大約是服了老子知足之戒，也不想再昇上去作總統，年年坐收了八九十萬的進款，儘在享受快樂。

他的太太，本來是他當總統時候的上官協統某的寡妹；那時候他新喪正室，有人爲他接合，就結了婚；結婚沒有幾箇月，她便生下了一箇小孩，他也不曉得這小孩究竟是誰生的，因爲協統家裏出的人很多，他不能指定說是何人之子。并且協統是一手提拔他起來的一箇大恩人，他雖則對他的填亡正室心裏不很滿足，然以功名利祿爲人生第一義的呂標

統，也沒有勇氣去追搜這些醜跡，所以就貓貓虎虎把那小孩認作了兒子；其實他因為在山東當差的時候，染了惡症，雖則性慾本能尚在，生殖的能力，却早失掉了。

十幾年的戰亂，把中國的國脈和小百姓，糟得不成樣子。但呂標統的根據，却一天一天的鞏固起來；革命以後，他逐走了幾個上官，就漸漸的昇到了現在的地位。在他絡繹收買強佔的女子，和許多他手下的屬僚的妻妾，由他任意戲弄的婦人中間，他所最愛的，却是一箇他到K省後第二年，由K省女子師範裏用強迫手段娶來的一個愛妾。

當時還只十九歲的她，因為那一天，督軍要到嶺校裏來參觀，她就做了全校的代表，把一幅繡畫圍屏，捧呈督軍。呂督軍本來是一個粗暴的武夫，從來沒有嘗過女學生的滋味，那一天見了她以後，就橫空的造了些風波出來，用了威迫的手段，半買半搶的終於把她收作了籠中的馴鳥；像這樣的事情在文明的日下的中國，本來也算不得什麼奇事。不過這一個女學生，却有些古風，她對呂督軍始終總是冷淡得很。呂督軍對於女人，從來是言出必從的人，只有她時時顯出些反抗冷淡的態度來，因此反而愈加激起了他的鍾愛。

呂督軍在霞飛路盡處的那所住宅，也是爲她而買，預備她每年到上海來的時候給她使用的。

今年夏天呂督軍因爲軍務喫緊，怕有大變，所以着人把她送到上海來住，仰求外國人的保護；他自家天天在K省接發電報，勞心國事，中國的一般國民，對他也感激得很。

他的公子，今年已經十九歲了，呂督軍於二年前派了兩位翻譯，陪他到美國去留學。他天天和那些美國的下流婦人來往，覺得有些厭倦起來了。所以今年暑假之前，他就帶了兩位翻譯，回到了中國。他一到上海，在碼頭上等他，和他同坐汽車，接他回到霞飛路的住宅裏來的，就是他的兩年前已經在那裏癡想的那位女學生的他的名義上的娘。

(三)

他名義上的母親，當他初赴美國的時候，還有些對呂督軍的敵意含着，所以對他亦沒有什麼特別的感情。並且當時他年紀還小，時常住在他的生母跟前。她與他的中間，更不得

不生疎了。

那一天船到的前日，正是六月中旬很熱的一天，她在霞飛路住宅裏，接到了從船上發的無線電報，說他於明日下午到上海，她的心裏還平靜得很。第二天午後，她正閒空得無聊，喫完了午膳，在牀上躺了一忽，覺得熱得厲害，就起來換了衣服，坐了汽車上碼頭去接他，一則可以收受些涼風，二則也可以表示些對他的好意。除此之外，她的心裏，實無絲毫邪念的。

她的汽車到碼頭的時候，船已靠岸了，因為上下的脚夫旅客亂雜得很，所以她也不下車來。她教汽車夫從人叢中擠上船去問訊去，過了一會，汽車夫就領了兩個三十左右鼻下各有一簇短鬚的翻譯和一位瀟灑的青年紳士過來。那青年紳士走到汽車邊上，對她笑了一臉，就伸手出來捏她的手，她臉上紅了一紅，心裏突突跳箇不住；但是由他的冰涼皙白的那隻手裏，傳過來的一道魔力，却使她恍恍惚惚的迷醉了一陣。回復了自覺意識，和那兩箇中年人應酬了幾句，她就邀他進汽車來並坐了回家，行李等件，一齊交給了那兩箇翻譯。

回家之後，在樓下客廳裏坐了一回，她看看他那一副常在微笑的形容，和柔和的聲氣，

忽而想起了兩年前的他來，心裏就感著了一種莫名其妙的親熱。

她自到了呂督軍那裏以後，被復仇的心思所激動，接觸過的男人也不少了。但她覺得這些男人，都不過是肉做的機械。壓在身上，雖覺得有些重力，坐在對面，雖時時能講幾句無聊的套語，可是那一種熱烈動人的感情的電力，她却從來沒有感到過。

現在她對了這一位洋服的清瘦的少年，不曉得如何，心裏只是不能平靜，好像有什麼物事，要從頭上吊下來的樣子。

她和他同住在霞飛路的別宅，已經有半箇多月了。有一天，喫過了晚飯，她和他坐了汽車，去乘了一回涼。在汽車裏，他捏着了她的火熱的手心，儘是幽幽的在訴說他在美國的生活狀態。她和他身體貼着在一塊，兩眼只是呆呆的向著前頭在暮色中沉淪下去的整潔修長的馬路，馬路兩旁黑影沈沈的列樹，和列樹中微有倦意的蟬聲凝視。她一邊像在半睡狀態裏似的聽着他的柔和的密語，一邊她好像亦了身體，在月下的庭園裏游步。

是初秋的夜晚，庭園的草花，都在爭最後的光榮，開滿了紅綠的雜花。庭園的中間有一

方池水，池水中間站着一個大理石刻的人魚，從她的臍裏在那裏瀆出清涼的泉水來。月光灑滿了這園庭，遠處的樹林，頂上載着銀色的光華，林裏烘出濃厚的黑影，寂靜嚴肅的壓在那裏。瀆水池的瀆水，池裏的微波，都反射着皎潔的月色，在那裏蕩漾，她腳下的綠茵和近旁的花草也披了月光，柔軟無聲的在受她的踐踏。她只聽見了些很幽很幽的瀆水聲音，而這淙淙的有韻律的聲響又似出於一箇跪在她腳旁，兩手捧着她的裸了的腰腿的十八九歲的美少年之口。

她聽了他的訴說，嘴唇顫動了一下，朝轉頭來對緊坐在她邊上的他看了一眼，不知不覺就滾了兩顆眼淚下來。他在黑暗的車裏，看不出她的感情的流露，還是幽幽的在說。她就把手抽了一抽，俯向前去命汽車夫說：

『打回頭去，我們回去罷！』

回到霞飛路的住宅，在二層樓的露臺上坐定之後，她的興奮，還是按納不下。

時間已經晚了，外邊只是沈沈的黑影。明藍的天空裏，淡映着幾箇搖動的明星；一陣微

風吹了些樓下圍裏的草花香，和隔壁西洋人家的比牙琴的斷響過來。他只是默默的坐在一張小椅上吸煙，有時看天空，有時也在偷看她。她也只默默的坐在籐椅上，在那裏凝視灰黑的空處。停了一會，他把喫剩的香煙丟往了樓下，走上她的身邊，對她笑了一笑，指着天空的一條淡淡的星光說：

『那是什麼？』

『那是天河！』

『七月七怕將到了罷？』

她也含了微笑，站了起來。對他深深的看了一眼，她就走進屋裏去，一邊很柔和的說。

『冰菓已經涼透了，還不來喫！』

他就接緊的跟了她進去。她走到綠紗罩的電燈下的時候，站住了腳，回頭來想看他一眼，說一句話的，接緊跟在她後面的他，突然因她站住了，就衝上了前，撲在她的身上，她的回轉來的側面，也正衝在他的嘴上。他就伸出了左右兩手，把她緊緊的抱住了。她閉了眼睛，把身體

緊靠着他，嘴上只感着了一道熱味。她的身體正同入了溶化爐似的，把前後的知覺消失了的時候，他就鬆了一鬆手，拍的一響，把電燈滅黑了。

十二年舊曆七月初五

落日

(一)

太陽就快下山去了。初秋的天空，好像處女的眼睛，愈看愈覺得高遠而澄明。立在這一處摩天的W公司的屋頂上，前後左右看得出來的同巴諾拉馬似的上海全市的煙景，溶解在金黃色的殘陽光裏。若向腳底下馬路上望去，可看見許多回蟲蟻似的人類，車馬，簇在十字路口蠕動。斷斷續續傳過來的一陣市廛的囂聲，和微微拂上面來的涼風，不曉是什麼緣故，總覺得帶有使人落淚的一種哀意。

他們兩個——Y和C——離開了嘈雜的人叢，獨站在屋頂上最高的一層，在那裏細嘗這初秋日暮的悲涼情味。因為這一層上沒有什麼娛樂的設備，所以遊人很少。有時雖有幾箇男女，從下層走上他們的身邊來，然而看看他們是不易移動的樣子，就對他們丟一眼

奇異的眼光，走開去了，他們却落得清閑自在。

他們兩人站在那裏聽從下一層的遊戲場裏傳過來的煞尾的中國樂器聲，和聽衆的哄笑聲，更使他們覺得落寞難堪。半年來因失業的結果，爲貧病所迫，臉面上時常帶着愁容的Y，當這初秋的日子，站在這樣的高處，呆呆的向四邊的煙景望着，早已起了身世之悲，眼睛裏包着一泓清淚，有話說不出來了。站在Y的右邊的那少年C，因爲暑假期滿，幾點鐘後不得不離上海，乘海船赴N地的中學校去念書，桃紅的雙頰，受着微風，晶潤的眼睛，望著遠處，胸中也覺得有無限的悲哀，在那裏振盪。

他們默默地立了一會，C忽而走近來捏了Y的手說：

『我們下去罷，若再站一忽，我覺得好像腦子要破裂的樣子。』

Y朝轉來向C一看，看見C的一雙水盈盈的眼睛，含了哀懇的表情，在那裏看他。他忽然覺得C臉上表現出來的那一種少年的悲哀，無限的可愛，向C的臉上摸了一摸，便把C的身體緊緊的抱住了。

C的哥哥，與Y是上下年紀。他（C的哥哥）去年夏天將上美國去的時候，Y正從日本回來。那時候C和他哥哥的居所，去Y的寓舍，不過幾步路，所以Y和C及C的哥哥，時常往來。C自從見了Y以後，不知不覺的受了許多Y的感化。後來他哥哥上了赴美國的船，他也考入了N地的C中學，要和Y分別的時候，却獨自一箇灑了許多眼淚。Y以爲他是小孩子脾氣，在怕孤寂，所以臨別的時候，說了許多安慰他的話。C聽了Y的叮囑，反而更覺得傷痛了，竟拉了Y的衣裳，大哭了一場，方纔分開。

C去N地後，Y也上A地去教了半年書。去年年底，Y因被一箇想謀校長做的同事嫉妒不過，便辭了職，到上海來閑住。他住在上海，一直到今年暑假，終找不着適當的職業。

這一回Y住的是上海貧民窟的一間同鼠穴似的屋頂房間。有一天夏天的早晨他正躺在牀上在那裏打算「今天的一天怎麼過去」的大問題的時候，C忽而闖進了他的房來。

Y好像當急處遇了救一樣，急忙起來穿了破舊的衣服，和C跑來跑去跑了一天，原來C是放暑假回來了。

(三)

『無聊的白晝，應該如何的消磨？』對於現在無職業的Y，這却是一箇天大的問題。當去年年底，他初來上海的時候，他的從A地收來的薪金，還沒有用盡，所以他只是出了金錢來慰他的無聊。一天到晚，在頭等電車上面，裝了好像很忙的樣子，實際上却一點事情也沒有。他儘伏在電車頭上的玻璃窗裏，隨電車跑來跑去的跑，在那裏看如流水似的往後退去的兩旁的街市；有時候看街市看得厭煩了，他就把目光轉到同座的西洋女子或中國女子的腰上，肩上，胸部，後部，腳趾，鼻尖上去。過了幾天，他覺得幾箇電車上的賣票者和查票者，都記熟了他的面貌；他上車時，他們老對他放奇異的眼光，因此他就不敢再坐電車了，改坐了人力車。實際上那些查票賣票者，何嘗認得他，不過他的病的神經起了作用，在那裏自家驚

恐而已。後來他坐了幾天人力車，有幾次無緣無故的跑上火車站上去，好像是去送人的樣子。有時在半夜裏他每雇了人力車跑上黃浦灘的各輪船公司的馬頭上，走上燈火輝煌，旅人嘈雜的將離岸的船上去。又過了幾天他的過敏的神經，怕人力車夫也認得他了，所以他率性不坐車子，慢慢的步行起來。他在心裏，替他自己的行動取了幾箇好名稱，前者叫做走馬看花，後者叫做徒步旅行。徒步旅行，以旅行的地段作標準時，可分作市內旅行，郊外旅行的兩種。以旅行時的狀態作標準時，可分作無事忙行，喫食旅行的兩種。無事忙行便是一點事情也沒有，爲欺騙路上同行者的緣故，故意裝出一種好像很忙的樣子來的旅行。喫食旅行，便是當晚上大家睡盡之後的街上，或當白天在僻靜的地方，袋裏藏些牛奶糖，花生糖，橘子之類，一邊喫一邊緩步的旅行。

時間一天一天的過去，他的牀頭的金錢漸漸的少了下去，身邊值錢的事物也一件一件的不見了。於是他的徒步旅行，也改變了時間和地點。白天熱鬧的馬路兩旁的樣子間，他不敢再去一間一間的看了，因爲正當他在看的一瞬間，心裏若感得有一箇人的眼光在疑

他作小盜竊賊，或看破他是一點兒事情也沒有的時候，他總要挺著了胸肚，進到店裏去買些物事提在手裏，纔能放心，所以沒錢的時候，去看樣子間是很危險的。有一次他在馬路上走走，走去的走了幾回，一箇香煙店裏的夥友，偶然對他看了一眼，他就跑進了那家店裏，去買了許多他本來不愛吸的雪茄煙捲。從A地回到上海，過了兩箇月之後，他的錢已用完，而他的徒步旅行，白天就在僻靜的地方舉行，晚上必等大家睡靜的時候，方敢上馬路上去。半年以來，他的消磨時間的方法，已經一箇一箇的試完了，所以到了今年夏天，身邊的金錢什器已經用盡，他每天早晨醒來，胸中打算最苦的，就是「今天的一天，如何消磨過去」的問題。

(四)

那一天早晨，他正躺在牀上，在打算的時候，年輕的C忽而闖進了他的房裏，他覺得非常快樂，因為久別重逢的C一來，非但那一天的時間可以混過去，就是有許多朋友的消息，

也可以從C口裏探聽出來。他自到上海以後，便同失蹤的人一樣，他的朋友也不知他住在什麼地方，他自己也懶得寫信，所以「C的哥哥近來怎麼樣了？在N地的C中學裏的他的幾箇同學和同鄉怎麼樣了？」的這些消息，都是他很想知道而無從知道的事情。當他去典賣一點值錢的物事，得到幾箇錢的時候，他便忙着去試他的「走馬看花」和「徒步旅行」，沒有工夫想到這些朋友故舊的上去。當錢用完後，他雖想着這些箇箇在拚命奮鬥的朋友，但因為沒有錢買信紙信封和郵票的緣故，也只能憑空想想，而不能寫信。他現在看見了C，一邊起來穿衣，一邊就「某某怎麼樣了？某某怎麼樣了？」的問箇不住。他穿完了衣服，C就急着催他出去，因為他的那間火柴箱式的房間裏，沒有椅子可以坐，四邊壁上只挂着許多賣不出去的西洋書籍，房間裏充塞了一房的由舊書裏蒸發出來的腐臭氣，使人難耐。

這一天是六月初旬的一天晴熱的日子，瘦弱的Y和C走上馬路的時候，見了白熱的陽光，忽而眼睛眩暈了起來，就跌倒在地上。C慢慢的扶他起來，等他回復了常態，仍復向前進行的時候，就問他說：

『你何以會衰弱到這箇地步？』

Y在嘴唇上露了一痕微笑，只是搖頭不答。C從他那間房子裏的情形和他的同儕體似的面貌上看來，早已曉得他是營養不良了，但又恐惹起他的悲感，不好直說；所以兩人走了一段，走到三叉路口的時候，C就起了一箇心願，想請Y飽喫一次，因即站住了腳，對他說：

『Y君，我剛從學校裏回來，家裏寄給我的旅費，還沒有用完，今天我請你去喫飯，喫完飯之後，請你去聽戲，我們來大大的享樂牠一下罷！』

Y對C呆看了一會，青黃的臉上，忽而起了一層紅暈。因為他平常有錢的時候，最愛瞎化，對於他所愛的朋友，尤其是喜歡使他們快樂。現在他黃金用盡，倒反而不得不受這一箇小朋友的供養了，而且這小朋友的家裏也是不甚豐厚，手頭的錢也是不甚多的。他遲疑了一會，要想答應，終於不忍，呆呆的立了三四分鐘，他纔很決絕的說：

『好好，讓我們享樂一天罷！但是我還有一件衣服要送還朋友，忘記在家裏，請你在這裏等我一等，我去拿了來。』

(五)

Y把C剩在三叉路口的步道樹陰下，自己便急急的趕回到房間裏，把他家裏新近寄來的三件夏衣，拿上附近的一家他常進出的店裏去抵押了幾塊錢，仍復跑回到C立著的地方來。他臉上流出了一臉的冷汗，一邊急急的喘氣，一邊對C說：

『對不起，對不起，累你等了這麼長久。』

Y和C先坐電車到P園去逛了幾點鐘，就上園裏的酒樓喫了兩瓶啤酒，一瓶汽水，和幾碗菜飯。Y喫了箇醉飽，立時恢復了他的元氣，講了許多牢騷不平的話，給正同新聞眼的雞雛一樣，不知道世間社會究竟如何的C聽。C雖聽不懂Y的話，但看看Y的一時青一時紅的憤激的臉色，紅潤的雙眼，和故意裝出來的反抗的高笑，也便沈鬱了下去。Y發完了牢騷，一箇人走上窗口去立了一忽，不聲不響的用手向他的眼睛上揩了一揩，便默默的對窗外的陽光，被陽光晒著的花木，和遠遠在那裏反射日光的屋瓦江流，起了一種咒詛的念頭。一瞬

間後，吹來了幾陣涼風，他的這種咒詛的心情也沒有了，他的心境就完全成了虛白。又過了幾分鐘，他回復了自覺，回復了他平時的態度。他覺得興奮已經過去了，就回到他的座上來。C還是瞪着了盈盈的兩眼，俯了首呆在那裏，Y一見C的這種少年的沈鬱的樣子，心裏倒覺得難過起來，便很柔和的叫他說：

「C！你爲什麼這樣的呆在這裏？我錯了，我不該對你講那些無聊的話的，我們下樓去罷！去看戲罷！」

Y付了酒飯錢，走下樓來，却好園外來了一乘電車，他們就趕上K舞臺去聽戲去。

(六)

這一天是禮拜六，戲園裏人擠得很，Y和C不得已只能買了兩張最貴的票子，從人叢中挨上前去。日戲開場已久，Y和C在座上坐定之後，向四圍一看，前後左右，都是些穿着輕軟的衣服的貴公子和富家的妻女。Y心裏頓時起了一種被威脅的恐懼，好像是闖入了不

該來的地方的樣子。慢慢把神經按捺了下去，向舞臺注視了幾分鐘，Y只覺得一種枯寂的感情，連續的逼上心來：

『啊啊！在這茫茫的人海中間，那一箇人是我的知己？那一箇人是我的保護者？我的左右前後，雖有這許多年青的男女坐著，但他們都是和我沒有關係的，我只覺得置身在浩蕩的沙漠裏！』

舞臺上嘹亮的琴弦響了，銅鑼大鼓的噪音，一時平靜了下去，他集中了注意力向舞臺上一看，只見劉璋站在孤城上發浩歎，他唱完了一聲哀婉的尾聲，便把袖子舉向眼睛上揩去，Y不知不覺地也無聲的滾下了兩粒眼淚來。聽完了『取成都』，Y覺得四面空氣壓迫得利害，聽戲非但不能使他心緒開暢，愈聽反愈增加了他的傷感，所以他就促C跑出戲園來。萬事都很柔順的C，與一般少年不同，對戲劇也無特別的戀念，便也跟了Y走出來了。

這一天晚上，他們逛逛喫喫，到深夜一點鐘的時候，纔分開了手，C回到他的朋友那裏去宿，Y一箇人慢慢的摸到他那間同鳥籠似的房裏去。

(七)

C的故鄉是在黃浦江的東岸，他自從那一晚上和Y別後，第二天就回故鄉去住了兩個月。在這兩箇月中間，Y因爲身體不好，他的徒步旅程，一天一天的短縮起來，並且旅行的時間，也大抵限於深夜二點鐘以後了。

昨天的早晨，C一早就跑上Y的室裏來說：

『你還睡着麼？你睡罷！暑假期滿了，我今天自故鄉來，打算明天上船到N地去。』
Y糊糊塗塗的和C問答了幾句，便又睡着，直到第二次醒來的時候，Y方認清C坐在他的牀沿上，在那裏守著他睡覺。Y張開眼來一看，看見了C的笑容，心裏就立刻起了一種感謝和愛戀的心思。在牀上坐起，向C的肩上拍了幾下，他就同見了親人一樣，覺得一種熱意，怎麼也不能對C表現出來。

Y自去年年底失業以來，與他的朋友，雖則漸漸的疏遠了，但他的心裏，却在希望有幾

個朋友來慰他的孤寂的。後來經幾次接觸的結果，他纔曉得與社會上稍微成功一點的朋友相處，這朋友對他總有些防備的樣子，同時他不得不感到一種反感；其次與途窮失業的朋友相處，則這朋友的悲感和他自家的悲感，老要溶合在一起，反使他們各人各感到加倍的悲哀。因此他索性退守在愁城的一隅，不復想與外界相往來了。與這一種難以慰撫的寂寞心境最適宜的是這一箇還帶着幾分孩童氣味的C。C對他既沒有戒嚴的備心，又沒有那一種與他共通的落魄的悲懷，所以Y與C相處的時候，只覺得是在別一箇世界裏。并且C這小孩也有一種怪脾氣，對Y直如馴犬一樣，每有戀戀不忍舍去的樣子。

昨天早晨Y起來穿衣洗面之後，便又同C出去上吳淞海岸去逛了一天。午後回到上海來，更在遊戲場裏消磨了半夜光陰，後來在歧路上將分手的時候，C又約Y說：

『我明天一早再來看你罷？』

(八)

太陽離西方的地平線沒有幾尺了。從W公司屋頂上看下來的上海全市的煙景，又變了顏色。各處起了一陣淡紫的煙霞，織成了輕羅，把這穢濁的都市遮蓋得縹渺可愛。在屋頂上最後的殘陽光裏站著的Y和C，還是各懷著了不同的悲感，在那裏凝望遠處。高空落下了微風，吹透了他們的稀薄的單衫，刺入他們的心裏去。

『啊啊！已經是秋天了！』

他們兩人同時感到了這一種感覺。又默默立了一會，C看看那大輪的赤日，斂了光輝，正將落入地下去的時，忽而將身子投靠在Y的懷裏，緊緊的把Y的手捏住，並且發著顫動幽戚的聲音說：

『我……我這一次去後，不曉得什麼時候再能和你同遊！你……你年假時候，還在上海麼？』

Y靜默了幾秒鐘，方拖著了沈重的尾聲，同輕輕敲打以布蒙著的大鼓似的說：

『我身體不好，你再來上海的時候，又那裏知道我還健在不健在呢？』

『這樣我今天不走了，再和你玩一天去。』

『再玩十天也是一樣，舊書上有一句話你曉得麼？叫「世間那有不散的筵席」，我們人類對於運命的定數，終究是抵抗不過的呀！』

C的雙眼忽而紅潤起來了，他把頭抵在Y的懷裏，索性同不聽話的頑皮孩子似的連聲叫著說：

『我不去了，我不去了，我怎麼也不去了……』

Y輕輕撫摸著他的肩背，也發了顫聲安慰他說：

『你上船去罷！今天不是已經和我多玩了幾箇鐘頭了麼？要是沒有那些貨裝，午後三點鐘，你的船早已開走了……我們下去罷！喫一點點心，我好送你上船，現在已經快七點半了。』

C還硬是不肯下去，Y說了許多勸勉他的話，他們纔慢慢的走下了W公司屋頂的最高層。黃昏的黑影，已經從角頭角腦爬了出來，他們兩人慢慢的走下扶梯之後，這一層屋頂

上祇瀰漫著一片寂靜。天風落處，吹起了一陣細碎的灰塵。屋頂下的市廛的雜噪聲，被風搬到這樣的高處，也帶起幽咽的色調來，在杳無人影的屋頂上盤旋。太陽的餘輝，也完全消失了，灰闇的空氣裏，祇有幾排電燈在那裏照耀空處，這正是白天與闇夜交界的時候。

一九二三年九月十日上海

春風沈醉的晚上

(一)

在滬上閒居了半年，因為失業的結果，我的寓所遷移了三處。最初我住在靜安寺路南的一間同鳥籠似的永也沒有太陽晒着的自由的監房裏。這些自由的監房的住民，除了幾箇同強盜小竊一樣的兇惡裁縫之外，都是些可憐的無名文士，我當時所以送了那地方一箇 Yellow Grub Street 的稱號。在這 Grub Street 裏住了一個月，房租忽漲了價，我就不得不拖了幾本破書，搬上跑馬廳附近一家相識的棧房裏去。後來在這棧房裏又受了種種逼迫，不得不搬了，我便在外白渡橋北岸的鄧脫路中間，日新里對面的貧民窟裏，尋了一間小小的房間，遷移了過去。

鄧脫路的這幾排房子，從地上量到屋頂，只有一丈幾尺高。我住的樓上的那間房間，更

是矮小得不堪。若站在樓板上升一升懶腰，兩隻手就要把灰黑的屋頂穿通的。從前面的街裏踱進了那房子的門，便是房主的住房。在破布洋鐵罐玻璃瓶舊鐵器堆滿的中間，側着身子走進兩步，就有一張中間有幾根橫擋跌落的梯子靠牆擺在那裏。用了這張梯子往上面的黑黝黝的一個二尺寬的洞裏一接，即能走上樓去。黑沈沈的這層樓上，本來只有貓額那樣大，房主人却把牠隔成了兩間小房，外面一間是一個N煙公司的工女住在那裏，我所租的是梯子口頭的那間小房，因為外間的住者要從我的房裏出入，所以我的每月的房租要比外間的便宜幾角小洋。

我的房主，是一個五十來歲的彎腰老人。他的臉上的青黃色裏，映射着一層闇黑的油光。兩隻眼睛是一隻大一隻小，顴骨很高，額上頰上的幾條縐紋裏滿砌着煤灰，好像每天早晨洗也洗不掉的樣子。他每日於八九點鐘的時候起來，咳嗽一陣，便挑了一隻竹籃出去，到午後的三四點鐘總仍舊是挑了一隻空籃回來的；有時挑了滿擔回來的時候，他的竹籃裏便是那些破布破鐵器玻璃瓶之類。像這樣的晚上，他必要去買些酒來喝，一個人坐在床

沿上瞎罵出許多不可捉摸的話來。

我與隔壁的同寓者的第一次相遇，是在搬來的那天午後。春天的急景已經快晚了的五點鐘的時候，我點了一枝蠟燭，在那裏安放幾本剛從棧房裏搬過來的破書。先把牠們疊成了兩方堆，一堆小些，一堆大些，然後把兩個二尺長的裝畫的畫架覆在大大一點的那堆書上。因為我的器具都賣完了，這一堆書和畫架白天要當寫字臺。晚上可以當床睡覺的。擺好了畫架的板，我就朝着了這張由書疊成的桌子，坐在小一點的那堆書上吸煙，我的背自然朝着了梯子的接口。我一邊吸煙，一邊在那裏呆看放在桌上的蠟燭火，忽而聽見梯子口上起了響動。回頭一看，我只見了一個自家的擴大的投射影子，此外什麼也辨不出來，但我的聽覺分明告訴我：『有人上來了。』我向暗中凝視了幾秒鐘，一個圓形灰白的面龐，半截纖細的女人的身體，方纔映到我的眼簾上來。一見了她的容貌，我就知道她是我的隔壁的同居者了。因為我來找房子的時候，那房主的老人便告訴我說，這屋裏除了他一個人外，樓上祇住着一個工女。我一則喜歡房價的便宜，二則喜歡這屋裏沒有別的女人小孩，所以立刻

就租定了的。等她走上了梯子，我纔站起來對她點了點頭說：

『對不起，我是今朝纔搬來的，以後要請你照應。』

她聽了我這話，也並不回答，放了一雙漆黑的大眼，對我深深的看了一眼，就走上她的門口去開了鎖，進房去了。我與她不過這樣的見了一面，不曉是什麼原因，我只覺得她是一個可憐的女子。她的高高的鼻梁，灰白長圓的面貌，清瘦不高的身體，好像都是表明她是可憐的特徵，但是當時正爲了生活問題在那裏操心的我，也無暇去憐惜這還未曾失業的女工，過了幾分鐘我又動也不動的坐在那一小堆書上看蠟燭光了。

在這貧民窟裏過了一個多禮拜，她每天早晨七點鐘去上工和午後六點多鐘下工回來，總只見我呆呆的對着了蠟燭或油燈坐在那堆書上。大約她的好奇心被我那癡不癡呆不呆的態度挑動了罷，有一天她下了工走上樓來的時候，我依舊和第一天一樣的站起來讓她過去。她走到了我的身邊忽而停住了腳。看了我一眼，吞吞吐吐好像怕什麼似的問我說：

『你天天在這裏看的是什麼書？』

（她操的是柔和的蘇州音，聽了這一種聲音以後的感覺，是怎麼也寫不出來的，所以我祇能把她的言語譯成普通的白話。）

我聽了她的話，反而臉上漲紅了。因為我天天呆坐在那裏，面前雖則有幾本外國書攤着，其實我的腦筋昏亂得很，就是一行一句也看不進去。有時候我祇用了想像在書的上一行與下一行中間的空白裏，填些奇異的模型進去。有時候我祇把書裏邊的插畫翻開來看，就了那些插畫演繹些不近人情的幻想出來。我那時候的身體因為失眠與營養不良的結果，實際上已經成了病的狀態了。況且又因為我的唯一的財產的一件綿袍子已經破得不堪，白天不能走出外面去散步，和房裏全沒有光線進來，不論白天晚上，都要點着油燈或蠟燭的緣故，非但我的全部健康不如常人，就是我的眼睛和腳力，也局部的非常萎縮了。在這樣狀態下的我，聽了她這一問，如何能夠不紅起臉來呢？所以我只是含含糊糊的回答說：

『我並不在看書，不過什麼也不做，呆坐在這裏，樣子一定不好看，所以把這幾本書攤

放着的。」

她聽了這話，又深深的看了我一眼，作了一種不了解的形容，依舊的走到她的房裏去了。

那幾天裏，若說我完全什麼事情也不去找什麼事情也不會幹，却是假的。有時候，我的腦筋稍微清新一點下來，也曾譯過幾首英法的小詩，和幾篇不滿四千字的德國的短篇小說，於晚上大家睡熟的時候，不聲不響的出去投郵，在寄投給各新開的書局。因為當時我的各方面就職的希望，早已經完全斷絕了，只有這一方面，還能靠了我的枯燥的腦筋，想法子看萬一中了他們編輯先生的意，把我譯的東西登了出來，也不難得着幾塊錢的酬報。所以我自遷移到鄧脫路以後，當她第一次同我講話的時候，這樣的譯稿已經發出了三四次了。

在亂昏昏的上海租界裏住着，四季的變遷和日子的過去是不容易覺得的。我搬到了鄧脫路的貧民窟之後，只覺得身上穿在那裏的那件破綿袍子一天一天的重了起來，熱了起來，所以我心裏想：

『大約春光也已經老透了罷！』

但是囊中很羞澀的我，也不能上什麼地方去旅行一次，日夜只是在那暗室的燈光下呆坐。有一天大約是午後了，我也是這樣的坐在那裏，隔壁的同住者忽而手裏拿了兩包用紙包好的物件走了上來，我站起來讓她走的時候，她把手裏的紙包放了一包在我的書桌上說：

『這一包是葡萄漿的麵包，請你收藏着，明天好吃的。另外我還有一包香蕉買在這裏，請你到我房裏來一道吃罷！』

我替她拿住了紙包，她就開了門邀我進她的房裏去。共住了這十幾天，她好像已經信用我是一個忠厚的人的樣子。我見她初見我的時候臉上流露出來的那一種疑懼的形容

完全沒有了。我進了她的房裏，纔知道天還未暗，因為她的房裏有一扇朝南的窗，太陽反射的光線從這窗裏投射進來，照見了小小的一間房，由二條板舖成的一張床，一張黑漆的半桌，一隻板箱和一條圓凳。床上雖則沒有帳子，但堆着有二條潔淨的青布被褥。半桌上有一隻小洋鐵箱擺在那裏，大約是她的梳頭器具，洋鐵箱上已經有許多油污的點子了。她一邊把堆在圓凳上的幾件半舊的洋布綿襖，粗布褲等收在床上，一邊就讓我坐下。我看了她那殷勤待我的樣子，心裏倒不好意思起來，所以就對她說：

『我們本來住在一處，何必這樣的客氣。』

『我並不客氣，但是你每天當我回來的時候，總站起來讓我，我却覺得對不起得很。』
這樣的說着，她就將一包香蕉打開來讓我吃。她自家也拿了一隻，在床上坐下，一邊吃

一邊問我說：

『你何以只住在家裏，不出去找點事情做？』

『我原是這樣的想，但是我來找去總找不着事情。』

『你有朋友麼？』

『朋友是有的，但是到了這樣的時候，他們都不和我來往了。』

『你進過學堂麼？』

『我在外國的學堂裏曾經念過幾年書。』

『你家在什麼地方？何以不回家去？』

她問到了這裏，我忽而感覺到我自己的現狀了。因為自去年以來，我只是一日一日的萎靡下去，差不多把『我是什麼人？』我現在所處的是怎麼一種境遇？『我的心裏還是悲還是喜？』這些觀念都忘掉了。經她這一問，我重新把半年來困苦的情形一層一層的想出來。所以聽她的問話以後，我只是呆呆的看她，半晌說不出話來，她看了我這個樣子，以為我也是一個無家可歸的流浪人，臉上就立時起了一種孤寂的表情，微微的嘆着說：

『唉！你也是同我一樣的麼？』

微微的嘆了一聲之後，她就不說話了。我看她的眼圈上有些潮紅起來，所以就想了一

個另外的問題問她說：

『你在工廠裏做的是什麼工作？』

『是包紙煙的。』

『一天作幾個鐘頭工？』

『早晨七點鐘起，晚上六點鐘止，中上休息一個鐘頭，每天一共要作十個鐘頭的工。少作一點鐘就要扣錢的。』

『扣多少錢？』

『每月九塊錢，所以是三塊錢十天，三分大洋一個鐘頭。』

『飯錢多少？』

『四塊錢一月。』

『這樣算起來，每月一個鐘頭也不休息，除了飯錢，可省下五塊錢來。夠你付房錢買衣服的麼？』

『那裏夠呢！并且那管理人又……啊啊……我……我所以非常恨工廠的。你吃煙的麼？』

『吃的。』

『我勸你頂好還是不吃。就吃也不要去吃我們工廠的煙。我真恨死牠在這裏。』

我看看她那一種切齒怨恨的樣子，就不願意再說下去。把手裏捏着的半個吃剩的香蕉咬了幾口，向四邊一看，覺得她的房裏也有些灰黑了，我站起來道了謝，就走回到了我自己的房裏。她大約作工倦了的緣故，每天回來大概是馬上就入睡的，只有這一晚上，她在房裏好像是直到半夜還沒有就寢。從這一回之後，她每天回來，總和我說幾句話。我從她自家的口裏聽得，知道她姓陳，名叫二妹，是蘇州東鄉人，從小係在上海鄉下長大的。她父親也是紙煙工廠的工人，但是去年秋天死了。她本來和她父親同住在那間房裏，每天同上工廠去的，現在却只剩了她一個人了。她父親死後的一個多月，她早晨上工廠去也一路哭了去，晚上回來也一路哭了回來的。她今年十七歲，也無兄弟姊妹，也無近親的親戚。她父親死後的

葬殮等事，是他於未死之前把十五塊錢交給樓下的老人，托這老人包辦的。她說：

『樓下的老人倒是一個好人，對我從來沒有起過壞心，所以我得同父親在日一樣的去作工，不過工廠的一個姓李的管理人却壞得很，知道我父親死了，就天天的想戲弄我。』

她自家和她父親的身世，我差不多全知道了，但她母親是如何的一個人？死了呢還是活在那裏？假使還活着，住在什麼地方，等等，她却從來還沒有說及過。

(三)

天氣好像變了。幾日來我那獨有的世界，黑暗的小房裏的腐濁的空氣，同蒸籠裏的蒸氣一樣，蒸得人頭昏欲暈，我每年在春夏之交，要發的神經衰弱的重症，遇了這樣的氣候，就要使我變成半狂。所以我這幾天來到了晚上，等馬路上人靜之後，也常常走出去散步去。一個人，在馬路中從隘狹的深藍天空裏看看羣星，慢慢的向前行走，一邊作些漫無涯涘的空

想，倒是於我的身體很有利益。當這樣的無可奈何，春風沈醉的晚上，我每要在各處亂走，走到天將明的時候纔回家裏。我這樣的走倦了回去就睡，一睡直可睡到第二天的日中，有幾次竟要睡到二妹下工回來的前後方纔起來，睡眠一足，我的健康狀態也漸漸的回復起來了。平時祇能消化半磅麵包的我的胃部，自從我的深夜遊行的練習開始之後，進步得幾乎能容納麵包一磅了。這事在經濟上雖則是一大打擊，但我的腦筋，受了這些滋養，似乎比從前稍能統一；我於遊行回來之後，就睡之前，却做成了幾篇 Allan Poe 式的短篇小說，自家看看，也不很壞。我改了幾次，抄了幾次，一一投郵寄出之後，心裏雖然起了些微細的希望，但是想想前幾回的譯稿的絕無消息，過了幾天，也便把牠們忘了。

隣住者的二妹，這幾天來，當她早晨出去上工的時候，我總在那裏酣睡，只有午後下工回來的時候，有幾次有見面的機會，但是不曉是什麼原因，我覺得她對我的態度，又回到從前初見面的時候的疑懼狀態去了。有時候她深深的看我一眼，她的黑晶晶，水汪汪的眼睛裏，似乎是滿含着責備我規勸我的意思。

我搬到這貧民窟裏住後，約莫已經有二十多天的樣子，一天午後我正點上蠟燭，在那裏看一本從舊書舖裏買來的小說的時候，二妹却急急忙忙的走上樓來對我說：

『樓下有一個送信的在那裏，要你拿了印子去拿信。』

她對我講這話的時候，她的疑懼我的態度更表示得明顯，她好像在那裏說：『呵呵！你的事件是發覺了啊！』我對她這種態度，心裏非常痛恨，所以就氣急了一點，回答她說：『我有什麼信？不是我的！』

她聽了我這氣憤憤的回答，更好像是得了勝利似的，臉上忽湧出了一種冷笑說：

『你自家去看罷！你的事情，只有你自家知道的！』

同時我聽見樓底下門口果真有一個郵差似的人在催着說：

『掛號信！』

我把信取來一看，心裏就突突的跳了幾跳，原來我前回寄去的一篇德文短篇的譯稿，已經在某雜誌上發表了，信中寄來的是五圓錢的一張匯票。我囊裏正是將空的時候，有了

這五圓錢，非但月底要預付的來月的房金可以無憂，並且付過房金以後，還可以維持幾天食料，當時這五圓錢對我的效用的擴大，是誰也不能推想得出來的。

第二天午後，我上郵局去取了錢，在太陽晒着的大街上走了一會，忽而覺得身上就淋出了許多汗來。我向我前後左右的行人一看，復向我自家的身上一看，就不知不覺的把頭低俯了下去。我頸上頭上的汗珠，更同盛雨似的，一顆一顆的鑽出來了。因為當我在深夜遊行的時候，天上並沒有太陽，並且料峭的春寒，於東方微白的殘夜，老在靜寂的街巷中留着，所以我穿的那件破綿袍子，還覺得不十分與節季違異。如今到了陽和的春日晒着的這日中，我還不能自覺，依舊穿了這件夜遊的敝袍，在大街上闊步，與前後左右的和節季同時進行的我的同類一比，我那得不自慚形穢呢？我一時竟忘了幾日後不得不付的房金，忘了囊中本來將盡的些微的積聚，便慢慢的走上了鬧路的估衣舖去。好久不在天日之下行走的我，看看街上來往的汽車人力車，車中坐着的華美的少年男女，和馬路兩邊的綢緞舖金銀舖窗裏的豐麗的陳設，聽聽四面的同蜂衙似的嘈雜的人聲，脚步聲，車鈴聲，一時倒也覺得

是身到了大羅天上的樣子。我忘記了我自家的存在，也想和我的同胞一樣的歡歌欣舞起來，我的嘴裏便不知不覺的唱起幾句久忘了的京調來了。這一時的涅槃幻境，當我想橫越過馬路，轉入鬧路去的時候，忽而被一陣鈴聲驚破了。我抬起頭來一看，我的面前正衝來了一乘無軌電車，車頭上站着的那肥胖的機器手，伏出了半身，怒目的大聲罵我說：

『豬頭三！你艾（眼）睛勿散（生）咯！跌殺時，叫旺（黃）狗（抵）儂（你）命喚！』

我呆呆的站住了腳，目送那無軌電車尾後捲起了一道灰塵，向北過去之後，不知是從何處發出來的感情，忽而竟禁不住哈哈哈哈哈的笑了幾聲。等得四面的人注視我的時候，我纔紅了臉慢慢的走向了鬧路裏去。

我在幾家估衣舖裏，問了些夾衫的價錢，還了他們一個我所能出的數目，幾個估衣舖的店員，好像是一個師父教出的樣子，都擺下了臉，而嘲弄着說：

『儂（你）尋薩（啥）什麼（凱）開（心）馬（買）勿起（好）勿要馬（買）咯！』

一直問到五馬路邊上的一家小舖子裏，我看看夾衫是怎麼也買不成了，纔買定了一

件竹布單衫，馬上就把牠換上。手裏拿了一包換下的綿袍子，默默的走回家來。一邊我心裏却在打算：

『橫豈是不夠用了，我索性來痛快的用牠一下罷。』同時我又想起了那天二妹送我的麵包、香蕉等物。不等第二次的回想，我就尋着了一家賣糖食的店，進去買了一塊錢巧格力、香蕉糖、雞蛋糕等雜食。站在那店裏，等店員在那裏替我包好來的時候，我忽而想起我有一月多不洗澡了，今天不如順便也去洗一個澡罷。

洗好了澡，拿了一包綿袍子和一包糖食，回到鄧脫路的時候，馬路兩旁的店家，已經上電燈了。街上來往的行人也很稀少，一陣從黃浦江上吹來的日暮的涼風，吹得我打了幾個冷瘧。我回到了我的房裏，把蠟燭點上，向二妹的房門一照，知道她還沒有回來。那時候我腹中雖則饑餓得很，但我剛買來的那包糖食，怎麼也不願意打開來，因為我想等二妹回來同她一道吃。我一邊拿出書來看，一邊口裏儘在咽唾液下去。等了許多時候，二妹終不回來。我的疲倦不知什麼時候出來戰勝了我，就靠在書堆上睡着了。

(四)

二妹回來的響動把我驚醒的時候，我見我面前的一枝十二混司一包的洋蠟燭已經點去了二寸的樣子，我問她是什麼時候了？她說：

『十點的汽管剛剛放過。』

『你何以今天回來得這樣遲？』

『廠裏因為銷路大了，要我們作夜工。工錢是增加的，不過人太累了。』

『那你可以不去做的。』

『但是工人不夠，不做是不行的。』

她講到這裏，忽而滾了兩粒眼淚出來，我以為她是作工作得倦了，故而動了傷感，一邊心裏雖在可憐她，但一邊看了她這同小孩似的脾氣，却也感着了些兒快樂。把糖食包打開，請她吃了幾個之後，我就勸她說：

『初作夜工的時候，不慣，所以覺得困倦，作慣了以後，也沒有什麼的。』

她默默的坐在我的半高的由書檯成的桌上，吃了幾個巧格力，對我看了幾眼，好像是有話說不出來的樣子。我就催她說：

『你有什麼話說？』

她又沉默了一會，便斷斷續續的問我說：

『我……我……早想問你了，這幾天晚上，你每晚在外邊，可在與壞人作夥友麼？』

我聽了她這話，倒吃了一驚，她好像在疑我天天晚上在外面與小竊惡棍混在一塊。她看我呆了不答，便以為我的行為真的被她看破了，所以就柔柔和和的連續着說：

『你何苦要吃這樣好的東西，要穿這樣好的衣服？你可知道這事情是靠不住的。萬一被人家捉了去，你還有什麼面目做人。過去的事情不必去說牠，以後我請你改過了罷。』

我儘是張大了眼睛張大了嘴呆呆的在看她，因為她的思想太奇突了，使我無從辯解。

起。她沉默了數秒鐘，又接着說：

『就以你吸的烟而論，每天若戒絕了不吸，豈不可省幾個銅子。我早就勸你不要吸烟，尤其是不要吸我所痛恨的N工廠的烟，你總是不聽。』

她講到了這裏，又忽而落了幾滴眼淚。我知道這是她爲怨恨N工廠而滴的眼淚，但我的心裏，怎麼也不許我這樣的想，我總要把牠們當作因規勸我而洒的。我靜靜兒的想了一回，等她的神經鎮靜下去之後，就把昨天的那封掛號信的來由說給她聽，又把今天的取錢買物的事情說了一遍，最後更將我的神經衰弱症和每晚何以必要出去散步的原因說了。她聽了我這一番辯解，就信用了我，等我說完之後，她頰上忽而起了一點紅暈，把眼睛低下去看着桌上，好像是怕羞似的說，

『噢，我錯怪你了，我錯怪你了。請你不要多心，我本來是沒有歹意的。因爲你的行爲太奇怪了，所以我想到了邪路裏去。你若能好好兒的用功，豈不是很好麼？你剛纔說的那

——叫什麼的——東西，能夠賣五塊錢，要是每天能做一個，多麼好呢？』

我看了她這種單純的態度，心裏忽而起了一種不可思議的感情，我想把兩隻手伸出去擁抱她一回，但是我的理性却命令我說：

『你莫再作孽了！你可知道你現在處的是什麼境遇！你想把這純潔的處女毒殺了麼？惡魔，惡魔，你現在是沒有愛人的資格呀！』

我當那種感情起來的時候，曾把眼睛閉上了幾秒鐘，等聽了理性的命令以後，我的眼睛又開了開來，我覺得我的周圍，忽而比前幾秒鐘更光明了。對她微微的笑了一笑，我就催她說：

『夜也深了，你該去睡了罷！明天你還要上工去的呢？我從今天起，就答應你把紙煙戒下來罷！』

她聽了我這話，就站了起來，很喜歡的回到她的房裏去睡了。她去之後，我又換上了一枝洋蠟燭，靜靜兒的想了許多事情：

『我的勞動的結果，第一次得來的這五塊錢已經用去了三塊了。連我原有的一塊多

錢合起來，付房錢之後，只能省下二三角小洋來，如何是好呢！

就把這破綿袍子去當罷！但是當舖裏恐怕不要。

這女孩子真是可憐，但我現在的境遇，可是還趕她不上，她是不想做工而工作要強迫她做，我是想找一點工作，終於找不到。

就去作筋肉的勞動罷啊，但是我這一雙弱腕，怕吃不下一部黃包車的重力。

自殺！我有勇氣，早就幹了。現在還能想到這兩個字，足證我的志氣還沒有完全消磨盡哩！

哈哈哈哈哈！今天的那無軌電車的機器手！他罵我什麼來？

黃狗，黃狗倒是一個好名詞，

.....

.....

我想瞭許多零亂斷續的思想，終究沒有一個好法子，可以救我出目下的窮狀來。聽見

工廠的汽笛，好像在報十二點鐘了；我就站了起來，換上了白天脫下的那件破綿袍子，仍復吹熄了蠟燭，走出外面去散步去。

貧民窟裏的人已經睡眠靜了。對面日新里的一排臨鄧脫路的洋樓裏，還有幾家點着了紅綠的電燈，在那裏彈罷拉拉衣加。一聲二聲清脆的歌音，帶着哀調，從靜寂的深夜的冷空氣裏傳到我的耳膜上來，這大約是俄國的飄泊的少女，在那裏賣錢的歌唱。天上罩滿了灰白的薄雲，同腐爛的屍體似的沈沈的蓋在那裏。雲層破處也能看得出一點兩點星來，但星的近處，黝黝看得出來的天色，好像有無限的哀愁蘊藏着的樣子。

(一九二三年七月十五日)

離散之前

(一)

戶外的蕭索的秋雨，愈下愈大了。檐漏的滴聲，好像送葬者的眼淚，儘在嗒啦嗒啦的滴。壁上的掛鐘在一刻前，雖已經敲了九下，但這間一樓一底的屋內的空氣，還同黎明時一樣，黝黑得悶人。時有一陣涼風吹來，後面窗外的一株梧桐樹，被風搖撼，就淅淅瀝瀝的振下一陣枝上積雨的水滴來。

本來是不大的樓下的前室裏，因為中間亂堆了幾隻木箱子，愈加覺得狹小了。正當中的一張圓桌上也縱橫排列了許多書籍，破新聞紙之類，在那裏等待主人的整理。丁零零後門的門鈴一響，一個二十七八的非常消瘦的青年，走到這亂堆着行裝的前室裏來了。跟在他後面的一個三十內外的娘姨（女傭），一面倒茶，一面對他說：

『他們在樓上整理行李。』

那青年對她含了悲寂的微笑，點了一點頭，就把一件雨衣脫下來，掛在壁上，且從木箱堆裏，拿了一張可以折疊的椅子出來，放開坐了。娘姨回到後面廚房去之後他呆呆的對那些木箱書籍看了一看，眼睛忽而紅潤了起來，輕輕的喀了一陣，他額上漲出了一條青筋，頰上湧現出了兩處紅暈，從袋裏拿出一塊白手帕子來向嘴上揩了一揩，他又默默的坐了三五分鐘。最後他拿出一枝紙煙來吸的時候，同時使面朝着二樓上叫了兩聲：

『海如海如鄰鄰！』

銅銅銅銅的中間扶梯上響了一下，兩個穿日本衣服的小孩，跑下來了。他們還沒有走下扶梯，口中就用日本語高聲叫着說：

『于伯伯！于伯伯！』

海如穿了一件玄色的作業服，慢慢跟在他的兩個小孩的後面。兩個小孩走近了姓于的青年坐着的地方，就各跳上他的腿上去坐，一個小一點的弟弟，用了不完全的日本語對

姓于的說：

『爸爸和媽媽要回到很遠很遠的地方——去。』

海如也在木箱裏拿出一張椅子來，坐定之後，就問姓于的說：

『實夫，你究竟上北京去呢，還是回浙江？』

于實夫兩手抱着兩個小孩舉起頭來回答說：

『北京糟得這個樣子，便去也沒有什麼法子好想，我仍復決定了回浙江去。』
說着，他又咳了幾聲。

『季生上你那裏去了麼？』

海如又問他說。實夫搖了一搖頭，回答說：

『沒有，他說上什麼地方去的？』

『他出去的時候，我托他去找你同到此地來吃中飯的。』

『我的同病者上那裏去了？』

『斯敬是和季生一塊兒出去的。季生若不上你那裏去，大約是替斯敬去尋房子去了罷！』

海如說到這裏，他的從日本帶來的夫人，手裏抱了一個未滿週歲的小孩，也走下了樓，參加入了他們談話的團體之中。她看見兩個大小孩都擠在質夫身上，便厲聲的向大一點的叱着說：

『倍妮，還不走開！』

把手裏抱着的小孩交給了海如，她又對質夫說：

『剩下的日子，沒有幾日了，你也決定了麼？』

『噯噯，我已經決定了回浙江去。』

『起行的日子已經決定之後，反而是想大家更在一塊多住幾日的吶！』

『可不是麼？我們此後，總是會少離多。你們到了四川，大概是不會再出來了。我的病，經過冬天，又不知要起如何的變化。』

『你到還好，霍君的病，比你更厲害哩，曾君爲他去尋房子去了，不曉得尋得着尋不着？』
質夫和海如的夫人用了日本話在談這些話的時候，海如抱了小孩，儘瞪着兩眼，在向戶外的雨絲呆看。

『啓行的時候，要天晴纔好哩！你們比不得我，這條路長得很呀！』

質夫又對鄰夫人說。夫人眼看看戶外的雨脚，也拖了長聲說：

『啊啊！這個雨真使人不耐煩！』

後門的門鈴又響了，大家的視線，注視到從後面走到他們坐着的前室裏來的戶口去。走進來的是一個穿洋服的面色黝黑的紳士和一個背脊略駝的近視眼的穿羅罷須軋的青年。後者的面色消瘦青黃，一望而知爲病人。見他們兩個進來了，海如就問說：

『你們尋着了房子沒有？』

他們同時回答說：

『尋着了！』

『尋着了！』

原來穿洋服的是曾季生，穿羅能須軋的是霍斯敬。霍斯敬是從家裏出來，想到日本去的，但在上海染了病，把路費用完，寄住在曾季生、鄺海如的這間一樓一底的房子裏。現在曾、鄺兩人受了壓迫，不得不走了，所以寄生的霍斯敬，也就不得不另尋房子搬家。于質夫雖在另外的一個地方住，但他的住處，比曾、鄺兩人的還要可憐，并且他和曾、鄺處於同一境遇之下，這一次的被迫，他雖說病重，要回家去養病，實際上他和曾、鄺都有說不出的悲憤在心的。

(一)

曾、鄺、于，都是在日本留學時候的先後的同學。三人的特性家境，雖則各不相同，然而他們的好義輕財，傾心文藝的性質，却彼此都是一樣。因為他們所受的教育，比別人深了一點，所以他們對於世故人情，全不通曉。用了虛偽卑劣的手段，在社會上占得優勝的同時代者，他們都痛疾如仇。因此，他們所發的言論，就不得不動輒受人的攻擊。一二年來，他們用了死

力，振臂狂呼，想挽回頹風於萬一，然而社會上的勢利，真如草上之風，他們的拚命的奮鬥的結果，不值得有錢有勢的人一拳打。他們的雜誌著作的發行者，起初是因他們有些可取的地方，所以請他們來，但看到了他們的去路已經塞盡，別無方法好想了，也就待他們苛刻起來。起先是供他們以零用，供他們以衣食住的，後來用了釜底抽薪的法子，把零用去了，衣食去了，現在連住的地方也生問題了。原來這一位發行業者的故鄉，大旱大水的荒了兩年，所以有一大批他的同鄉來靠他爲活，他平生是以孟嘗君自命的人，自然要把曾驕于的三人和他的同鄉的許多農工小吏，同排在食客之列，一視同仁的待遇他們。然而一個書籍發行業的收入，究竟有限，而荒年鄉民的來投者漫無涯際，所以曾驕于三人的供給，就不得不一日一日的減縮下去。他們三人受了衣食住的節縮，身體都漸漸的衰弱起來了。到了無可奈何的現在，他們只好各往各的故鄉奔。曾是湖南，驪是四川，于是浙江。

正當他們被逼迫得無可奈何想奔回故鄉去的這時候，却來了一個他們的後輩霍斯敬。斯敬的家裏，一貧如洗，這一回，他自東京回國來過暑假，半月前著假期滿出來，再赴日本

的時候，他把家裏所有的財產全部賣了，祇得了六十塊錢作東渡的旅費。一個賣不了的年老的寡母，他把她寄在親戚家裏。偏是窮苦的人運氣不好，斯敬到上海——他是于質夫的同鄉——染了感冒，變成了肺炎，加答兒。他的六十塊錢的旅費，不消幾日，就用完了，曾鄺子與他同病相憐，四五日前因他在醫院裏的用費浩大，所以就請他上那間一樓一底的屋裏去同住。

然而曾鄺子三人，為自家的生命計，都決定一同離開上海，動身已經有日期了。所以依他們為活，而又無家可歸的霍斯敬，在他們啓行之前，便不得不上別處去找一間房子來養病。

(三)

曾鄺子霍四個人和鄺的夫人小孩們，在那間屋裏，吃了午膳之後，雨還是落個不住。于質夫因為天氣冷了，身上沒有夾襖夾衣，所以就走出了那間一樓一底的屋，冒雨回到他住

的那發行業者的堆棧裏來，想睡到棉被裏去取熱，這堆棧正同難民的避難所一樣，近來住滿了那發行業者的同鄉。于質夫因為怕與那許多人見面談話，所以一到堆棧，就從書堆裏幽脚幽手的摸上了樓，脫了雨衣，倒在被窩裏睡了。他的上床，本只為躲在棉被裏取熱的緣故，所以雖躺在被裏，他終不能睡着，眼睛看着了屋頂，耳朵聽聽窗外的秋雨，他的心裏，儘在一陣陣的酸上來。他的思想，就飛來飛去的在空中飛舞：

『我的養在故鄉的小孩！現在你該長得大些了吧。我的寄住在岳家的女人，你不在恨我麼？啊啊，真不願意回到故鄉去！但是這樣的被人虐待，餓死在上海，可也是不值得……』

風加緊了，灰膩的玻璃窗上橫飄了一陣雨過來，質夫對窗上看了一眼，嘆了一口氣，仍復在繼續他的默想：

『可憐的海如，你的兒子妻子如何的養呢？可憐的季生斯敬，你們連兒女妻子都沒有，啊啊，兼有你們兩種可憐的，仍復是我自己。全家都在秋風裏，九月衣裳未剪裁……茫茫來日愁如海，寄語義和快着鞭……啊啊，黃仲則當時，還有一個畢秋帆，現在連半個畢秋帆也

沒有了！……今日愛才非昔日，莫拋心力作詞人……我去教書去罷，然而然而教書的時候，也要卑鄙齷齪的去結成一黨纒行。我去拉車去罷！啊啊，這一雙手，這一雙祇剩了一層皮一層骨頭的手，那裏還拉得動呢？……喀喀……喀喀……喀喀……喀喀……喀喀……』

他咳了一陣，頭腦倒空了一空，幾秒鐘後，他聽見樓下有幾個人在說：

『樓上的那位于先生，怎麼還不走？他走了，我們也好寬做些！』

他聽了這句話，一個人的臉上紅了起來。樓下講話的幾個發行業者的親戚，好像以為他還沒有回來，所以在那裏直吐心腹，又誰知不幸的他，恰巧聽見了這幾句私語。他想作掩耳盜鈴之計，想避去這一種公然的侮辱，只好裝了自己是不在樓上的樣子。可憐他現在喉嚨頭雖則癢得非常，却不得不死勁的忍住不咯出來了。忍了幾分鐘，一次一次的喀嗽，都被他壓了下來。然而最後的一陣喀嗽，無論如何，是壓不下去了，反而同防水堤潰決了一樣，他的屢次被壓下去的喀嗽，一時發了出來。他大喀一場之後，面漲得通紅，身體也覺得倦了。張着眼睛躺了一忽，他就沈沈的沒入了睡鄉，啊啊！這一次的入睡，他若是不再醒轉來，那是何

等的幸福呀！

(四)

第二天的早晨，秋雨晴了。雨後的天空，更加藍得可愛。修整的馬路上，被夜來的雨洗淨了泥沙，雖則空中有嗚嗚的涼風吹着，地上却不飛起塵沙來。大約是午前十點鐘的光景，于質夫穿了一件夏布長衫。在馬路上走向鄺海如的地方去吃飯去。因為他住的堆棧裏，平時不煮飯，大家餓了，就弄點麥食吃吃。于質夫自小就嬌養慣的，麥食怎麼也吃不來。他的病，大半是因於這有一頓無一頓的飲食上來的，所以他甯願跑幾里路——他坐電車的錢也沒有了——上鄺海如那裏去吃飯。并且鄺與曾幾日內就要走了，三人的聚首，以後也不見得再有機會，因此于質夫更想時刻不離開他們。

于質夫慢慢的走到了靜安寺近邊的鄺曾同住的地方，看見後門口有一乘黃包車停着。質夫開進了後門，走上堂前去的時候，只見鄺曾和鄺夫人都呆呆的立在那裏。兩個小孩

也不聲不響的立在他們媽媽的邊上。質夫闖進了這一幕靜默的啞劇裏與他們招呼了一招呼，也默默的呆住了。過了幾分鐘，樓上仆通仆通的霍斯敬提了一個籐篋走了下來。他走到了四人立着的地方，把籐篋擺了一擺，灰灰頹頹的對鄭曾等三人說：

『對不起，攪擾了你們許多天數，你們上船的時候，我再來送。分散之前，我們還要聚談幾回罷！』

說着把他的那雙近視眼更瞅了一瞅，回轉來向質夫說：

『你總還沒有走罷！』

質夫含含糊糊的回答說：

『我什麼時候都可以走的。大家走完了，我一個人還住在上海幹什麼？大約送他們上船之後我就回去的。』

質夫說着用臉向鄭曾一指。

霍斯敬說了一聲「失敬」，就俯了首慢慢的走上後門邊的黃包車去，鄭夫人因為下了

眼淚，所以不送出去。其餘的三人和小孩子都送他的車子出馬路，到看不見了方纔回來。回來之後，四人無言的坐了一忽，海如纔幽幽的對質夫說：

『一個去了。啊啊，等我們上船之後，祇剩了你從上海乘火車回家去，你不怕孤寂的麼？還是你先走的好罷，我們人數多一點，好送你上車。』

質夫很沈鬱的回答說：

『誰先走，誰送誰倒沒有什麼問題，只是我們二年來的奮鬥，却將等於零了。啊啊！想起來，真好像在這裏做夢。我們初出季刊週報的時候，與現在一比，是何等的懸別！這一期季刊的稿子，趁他們還沒有付印，去拿回來罷。』

鄺海如又幽幽的回答說：

『我也在這樣的想，週報上如何的登一個啓事呢？』

『還要什麼啓事，停了就算了。』

質夫憤憤的說。

海如又接續說：

『不登啓事，怕人家不曉得我們的苦楚，要說我們有頭無尾。』

質夫索性自暴自棄的說：

『人家知道我們的苦楚，有什麼用處？還再想出來弄季刊週報的復活麼？』

只有曾季生聽了這些話，却默默的不作一聲，儘在那裏摸臉上的瘰粒。

吃過午飯之後，他們又各說了許多空話，到後來大家出了眼淚纔止。這一晚質夫終究沒有回到那同牢獄似的堆棧裏去睡。

(五)

曾勵動身上船的前一日，天氣陰悶，好像要下雨的樣子。在靜安寺近邊的那間一樓一底的房子裏，於午前十一時，就裝了一桌魚肉的供菜，擺在那張圓桌上，上首尸位裏，疊着幾冊叢書季刊，一網週報和日刊紙。下面點着一雙足斤的巨燭，曾勵于霍的四人，喝酒各喝得

微醉，在那裏展拜。海如拜將下去，叩了幾個響頭，大聲的說：

『詩神請來受饗，我們因為意志不堅，不能以生命為犧牲，所以想各逃回各的故鄉去保全身軀。但是藝術之神們，我們為你們而受的迫害也不少了。我們決沒有厭棄你們的心思。世人都指斥我們是不要緊的，我們只要求你們能了解我們，能為我們說一句話，說「他們對於藝術却是忠實的。」我們幾個意志薄弱者，明天就要勞燕東西的分散了，再會不知還是在這地球之上呢？還是在死神之國？我們的共同的工作，對我們物質上雖沒有絲毫的補益，但是精神上却把我們煅煉得同古代邪教徒那樣的堅忍了。我們今天離散之前，打算以我們自家的手把我們自己的工作來付之一炬，免得他年被不學無術的暴君來蹂躪。』

這幾句話，因為他說的時候，非常嚴肅，弄得大家欲哭不能，欲笑不可。他們四人拜完之後，一大堆的叢書季刊週報日刊都在天井裏燒毀了。有幾斤紙灰，飛上了空中，直達到屋檐上去。在火堆的四面默默站着的他們四個，只聽見霍霍的火燄在那裏響。

達夫短篇小說集

二〇八

(一九三二年九月)

十一月初三

(一)

自己因為和自己的女人同居的期間很短，所以每遇到心境有什麼變更波動的時節，第一個想起來的，總離不了她。想到人家的女人的時候，雖然也有，但是這大抵是以酒闌興動，或睡餘夢足時爲限，到了悲懷難遣，寂寞得同棺材裏的朽釘似的時候，第一個想起來的，總還是自家的女人，還是我的那個不能愛而又不得不愛的她。

今天也是這樣的呀！這樣的天氣，這樣的大風天氣，又況在這一個時候，這一個黃昏時候，若是我的女人在我的邊上，那麼我所愛吃的幾碗菜，和我所愛喝的那一種酒，一定會不太冷也不太熱的擺在我的面前；而她自家一定是因為曉得我不喜歡和她見面的原因，要躲往廚下去；一邊她若知道我的煙又快完了，那麼必要暗暗裏托我所信用的年老的女底

下人去買一罐我所愛吸的烟來，不聲不響的擱在我的手頭……啊啊！這些瑣碎的事情，描寫起來，就是寫一千張原稿紙也寫不完，即使寫完了，對於現在的我，又有什麼補益……我不說了，不願意再說了，總之現在我是四海一身，落落寞寞，同枯燥的電杆一樣，光澤澤的在寒風灰土裏冷顫。眼淚也沒有，悲嘆也沒有，稱心的事業，知己的朋友，一點兒也沒有，沒有沒有……什麼也沒有，所有的就是一個空洞的心！同寒灰似的一個心！

這樣枯寂的我，依理應該完全化成一塊化石，兀兀的塞死一切情感，然而有時又會和常人一樣，和幾年前的我一樣，變得非常的感傷。

(二)

在眼睛開閉了幾次的中間，時光又匆匆的跑了速步。晚秋寥落的風情，又不知在什麼時候，換了個風雪盈途的殘年急景。我今天早晨，獨睡在寒冷的綿花被裏，看看窗外的朝陽，聽聽狹巷裏車輪碾冰凍泥路的聲音，忽而想起了「今夕是何年」，「我與歲月，現在是怎麼

一個關係」等事情來。不曉是「幸」呢還是「不幸」？向床前的那個月份牌一看，我忽發見了今天是陰曆的十一月初三。二十八年前的昨天，像我這樣的一個不生羽翼的兩腳動物，的確是不存在在這苦惱的世上的；而當時的這世間又的確比現在還要安泰快樂得多，究竟是「幸」呢還是「不幸」？我忽想起了今天是我的誕生日！

一隻癩蝦蟆的誕生，不過是會說幾句話的一隻貓狗的誕生，在世界歷史上更不要提起，就是在自家的家譜上，能不能登載上去，也是說不定的一個小人物的誕生，究竟值得些什麼？所以在過去的二十八年中間，沒有知識的時候，不用說了，就是有知識以後，我在自家的誕生日裏，從來也沒有發生過什麼感想。那麼今天何以會注意到自家的生日上去的呢？這却是有原因的。

半個月前頭，N埠的一個小學教員A君，寄了一篇小說來給我，這篇小說的名稱，叫做「生日」。裏邊所描寫的是一位二十一歲的多情多感的青年，當他誕生之日，他胸裏的一腔鬱悶，只覺得無處可洩。又遇着這一天學校內全體放假，他既沒有女友，同事中又沒有和他

談話解悶的人。滿懷了寂寞，他只好向街頭去瞎走。無心中遇見了一位賣花的少女，他自家欺慰自家，就想和這位少女談幾句知心的密話，而這位少女又那裏能夠了解他，所以他只好悶悶的回來。

我躺在床上，看了日曆，想起了這篇小說，同時又記起了十一月初三的我的生日，不消說這時候我的心裏，比那小說的主人公還要鬱悶，還要無聊。

(三)

大約現在的一班絕無聊賴，年紀和我相上下的中年人，都應該有這一種脾氣：一天到晚，四六時中，總是自家內省的時候多，外展的時候少，自家責備自家的時候多，模仿那些偉人傑士的行爲的時候少。愈是內省，愈覺得自家的無聊，愈是憤怒，而其結果，性格愈變得古怪，愈想幹那種隱匿的生涯。我的這一種內省病，和煙酒的嗜好一樣，只是一天一天的深沈起來，近來弄得連咳嗽一聲，都怕被人家知道，就是路上叫洋車的時候，也聲氣放得很幽。

今天早晨，千不該萬不該，總不該把那張日曆來看一眼的，因為自從我記起我自家的生日以後，本來心上常常錘在那裏的一塊鉛垂，忽而加了千百斤的重量。起床之後，漱完了口，吃完了早飯，本來不得不馬上就去學校上課的，然而心地像這樣灰闇的時候，就是上講堂去講也講不出什麼來，所以只好打電話去請了假。

枯坐在家裏，更是無聊，打完電話，就跑出去想找一個地方好好兒的去快樂快樂。然而心靈的眼睛上，已經帶上了黃灰色的眼鏡的我，看出去世界上那裏還有一塊不是黃灰色的呢？

出了前門，在大街上跑來跑去的跑了兩遍，看見的除了許多帶皮帽大刀的軍人以外，嗡嗡來往的都是些同我一樣，毫無目的的兩腳走獸。有一排在棺材前頭吹打的行列，於煩忙短促的這午前一兩個鐘頭裏，在汽車馬車如龍如水的中間，竟同棺材一樣的慢慢兒在那兒蠢動。這一種奇特的現象，一時吸引了我的三分注意，然而停住了腳一看，也覺得平淡無味，不得已我就進了一家酒館。

不曉在什麼地方聽見過的一位俄國的革命家說，我們若想得着生命的安定，於皈依宗教，實行革命，痛飲酒精的三件事情中，總得揀一件幹幹。頭上的兩件，我都已沒有能力去幹了，那麼第三件對我最爲適宜。并且憂悶不深的時候，我也常常用過這個手段，覺得很有效驗，不過今天是不行了，怎麼也不行了，我接連喝了幾壺白酒，却一點兒也不醉。

(四)

十二點鐘打後，出了酒館，依舊是悶悶的尋往戲園中去。大街上狹巷裏的車鈴聲叫喚聲和不能歸類的雜選的吶喊聲，撲面的迎來。聽說這一次戰爭時，死了的人數總在五六萬人以上，爲這戰爭的原因，雖不上戰場上去，牽連而死的人，也有幾千，而這前門外的一廊，太陽光的底下，涼風灰土的中間，熙來攘往的黃色人還是這樣的多。尤其是惹人注意的，是許多許多戴皮帽著灰色黃色制服的兵士。我在大街旁的步道上，擦了一擦眼睛，被車馬人羣推來攘去的越過了中街，便往東的尋上一家新開的戲園裏去。

買定了一個座兒，向我的周圍及二層三層樓一望，緊擠着的男女，五顏六色的繡緞皮毛，一時使我辨不出那一塊是人的肉那一塊是衣服的材料來。『啊啊！』我不知不覺的心裏想了一下，『中國人還是有錢的，富的人還是不少，大約內亂總還可以繼續幾年。』

銅鑼大鼓的雷鳴，胡琴弦子的諧調，清脆高亮的肉聲和周圍的一種歡樂場中特有的醉人的空氣，平時對我非常有催眠魔力的這戲園裏的一切，今天也不行了，我的感受性完全消褪了。

喝了一壺茶。聽了幾句青衣獨唱的高音，我覺得自家的身體漸漸的和周圍遠隔了開來。又向四周環視了一遍，我索性自管自的沈入我的空想裏去了：

『啊啊！這裏不少的青年的男女，這些人若說他們個個都是快樂的，我也不敢相信。其中大約也有和我一樣的人在那裏。他們惟其在人生的裏頭找不到安慰，所以才到這裏來的呀！臉上的笑容，強裝的媚態，那裏是真真的心的表白？若以外貌來論，那麼有誰識得破我是人類中最不幸最孤獨的一箇？若講到衣服呢，那麼我的這件綿袍，也不能

顯示我的經濟拮据的狀態。我且慢慢的找吧！在這熱鬧場中找出一箇和我一樣的人來吧……」

噹草的一響，把我的沈思的連續打斷了。向台上一望，看見一個綠臉紅鬚的人在那裏亂跳亂舞。因爲前後的情節接不上，看戲的興趣較前更沒有了，我就問看座的人要了帽子圍褲，慢慢的走出場來。

『噯，今天是我的生日，一天已有大半天過去了，有使我快樂的可能的地方，我總算都已去過，到了此刻，我胸中抱着的仍是一個空洞的心，灰土似的一個心……噢，還有什麼可以去的地方沒有……』

俯了頭想到此地，我已走近了門口。噹噹的一聲，噹噹喀單的一響，我正要走下台階來的時候，門前一輛黑漆的汽車裏，走下了一箇人來。我先看見了一雙狹長穿藍繡花緞鞋的女脚，把頭抬高了一點，我又看見了一件金團花錦絲緞淡紅色的幔都——斗篷——口鐘——女外套——若再把頭抬高幾分，馬上就可以看出一個粉白的臉子來，但心裏忽而想了一想：

『噢呵，又來了一隻零賣的活豬』

我仍復把頭低了下去，繞過汽車的後面，慢慢的走出了巷來。

(五)

太陽打斜了，空中浮罩着一層黃色的霞蓋，老住北京的人，知道這是大風襲來的預兆。我若有興致，袋裏的錢也夠我在胡同裏一宵的化費，但是但是這一種歡樂的魔醉力，不能敵得過我現在的懶性，却是一個問題。走到正陽橋上，雇好了洋車，跑回家來的路上，我對於今天的一日，頗有依依不捨的神情，彷彿一回到家裏，就什麼事情也完了似的。

獨坐在洋車上，向來往的人叢裏往北的奔跑，我的舊習的那一種反省病，又自悼自傷的發起來了：

『若把這世界當作個舞臺，那麼這些來往的行人，都是假裝的優孟，而這個半死半生的我，也少不得是一個登場的傀儡。若以所演的角色而論，那麼自家的確是一個小丑』

的身分。爲陪襯青衣花旦，使她們的美妙的衣裳，粉白的臉子，與我相形之下，愈可見得出美來的小丑。爲增加人家的美處而存在的小丑，啊啊！我的不遇，我的醜陋，正是人家的幸運，人家的美妙呀！你這前生註定的小丑的身分，我想詛咒你，然而詛咒你，就是詛咒我自己呀！

我這個飄流不定的身子，若以物件來比擬，那麼我想再比中心點失掉了的半把剪刀相像的物件是沒有了，是的，中間的那一個蓮花瓣沒有的半把剪刀。這半把剪刀，物件雖是物件，然而因爲中心點已經失掉，用處是完全沒有的。啊啊！若有一個人能告訴我說：

『你的其他的半把剪刀是在某處，你的中心點是在某地。』那麼我就是赴湯蹈火，也願意去尋着牠們來，和牠們結合在一處，但是這中心點，這半把剪刀，大約是已經作了殉葬之物，已經不存在在這世上了吧！何以我尋了這許多年數，會一點兒消息也沒有的呢？

等一等，不對不對，這半把剪子的譬喻，有點不妥，我好像是想講愛情的樣子，難道我長到了這樣的年紀，還能同五六年前一樣『失戀呀！』『無戀呀！』『想戀呀！』的亂叫麼？不能的，不能的，自家是老了，不中用了，而……』

喀單嘮的一響，洋車經過了一塊高低不平的地方，我的身子竟從車座子裏跳起來跳得有一尺多高。

『啊啊！可憐身病輕如葉，扶上金鞍馬不知，老了，衰弱了，消瘦了。就是以此這一個身體而論，也不配講什麼戀愛，算了吧，還是再回到前門胡同裏去鬧牠一晚罷，誰保得風塵中就找不出一個知己來？誰敢說以金錢買來的不是戀愛？』

想到此地，我想叫車夫仍復拉我回前門去，率性去化牠一晚的錢。

『喂！我說，你是那兒的車呀？』

『我是平則門裏的車。』

『你再拉我回去，拉我回前門去！』

『先生！我可不能拉。這是人家的車，四點鐘要繳車的，拉你回前門，可來不及了，先生！』
下車來再叫洋車，却是麻煩不過，所以我也沒有方法，只好由他往西北的拉回家來，然而我的心裏却很不平的在問：

『今天的一天就此完了麼？這就算把我的生日度過了麼？』

(六)

洋車走近西四牌樓的時候，風沙漸漸的大起來了，太陽的光線，也變起顏色來了。午膳後天上看得出來的那一層黃塵霞障，大約就此要發生應驗了吧。但是由牠刮風也好，下雨也好，我仍復這樣的抱了一個悶悶的心，跑回家去，是不甘心的，我還是出平則門去吧，上紅茅溝去探探那個姑娘的消息看吧！

(七)

去年秋天，我在上海想以文藝立身的計劃失敗之後，不得已承受了幾位同學的好意，勉強的逃到北京來。這正是楊槐榆樹，一天天的灑脫落葉，垂楊野草，一天天的萎黃下去的十月中旬。那時候我於敗退之餘，托身遠地，又逢了凋落的節季，蒼茫四顧，一點兒希望也沒有，一點兒生趣也沒有。每天從學校裏教書回來，若生病，脚能跑路的時候，不跑上幾位先輩的家裏去閒談，就跑出城外的山野去亂撞亂走。當時的我的心境，實在是太雜亂了，太悲涼了，所以一天到晚，我一刻也靜不下來。并且又因為長期失眠，和在上海時的無節制的生活的結果，弄得感情非常脆弱，一受觸撥，就會同女人似的盈盈落淚。記得有一次當一天晚來欲雪的日暮，我在介紹我到北京來的C君家裏吃晚飯，聽了C夫人用着上海口音講給我聽的幾句慰安我的話的時候，我竟烏烏的哭了起來。

那時候我的寸心的荒廢，實在是沒有言語可以形容，正在那箇時候，是到北京沒有滿一月的時候，有一天我因為苦悶的結果，一晚沒有睡覺。如年的長夜，我守着時鐘滴答的擺動，看見窗外一層一層的明亮起來了，幾聲很輕很輕的鳥鵲聲響了。我不等家裏的底下人

起來，就悄悄的開了門，跑上大街上去。路上一片濃霜如雪，到處都有一層薄冰凍着。呼一口氣，面前就凝着一道白霧，兩隻耳朵和鼻尖好像是被許多細針在那裏亂刺。平則門大街上，只鋪着一道淡而無力的初陽，兩旁的店舖，都還沒有開門，來往的行人車馬，一箇也沒有。老遠老遠，有一箇人在那裏行走，然而他究竟是向這一邊來的呢？或是往那一邊去的？却看不出來。我因為昨夜來的苦悶，還盤踞在胸中，所以想出城去，在沒有人聽見看見的地方，去號泣一場，因此順腳就向西的走向了平則門外。城外的幾家店舖，也還沒有起來，冰凍的大道上，我只遇見了幾乘獨輪的車。從城外的國道上折向南去，走不多遠，我就發見我自家已經置身在高低不平的黃沙田裏。田的前後，散播着一堆堆的荒塚。墳地沙田的中間，有幾處也有數叢葉子脫落的樹幹，在那裏承受朝陽。地上的濃霜，一粒一粒返射着陽光，也有發放異樣的光彩的。幾顆椿樹，葉子還沒有脫盡的，時時也在把牠們的病葉，吐脫下來。在早晨的寂靜中，這幾張落葉的微音，聽起來好像是大地在嘆息。我在這些天然的野景裏，背了朝陽，儘向西南的曲徑，亂跑亂走。一片青天，變蓋在我頭上，好像在那裏祝福，也好像在那裏譏笑。

我行行前進，忽在我的前面發見了幾家很幽雅的白牆瓦屋。參差不齊的這些瓦屋的前後，有許多不識名的林木枯幹，橫畫在空中。這些房屋林木，斷岸沙丘，都受着朝陽的烘染，縱橫錯落的排列在那裏，一無不當，好像是出于名畫師的手筆。順道走到了這幾家瓦屋的前頭，我在我的路旁高岸上，忽而又發現了一個在遠處看不出來的井架。在這井架旁立着汲水的，我看見了一個十五六歲的，衣服雖則沒有城內的上流婦女那麼華麗，却也很整潔時髦的女子。我走到高岸下她身旁的時候，不便抬起頭來看她，直到過去了五六步路，方纔停住了腳，回頭來看了個仔細。啊啊！朝陽裏照出來的這時候的她的側面，馬獨恩娜，皮阿曲利斯，墨那利賽，我也不曉得叫她什麼才好！一雙眼睛，一雙瞳人很黑，眼毛很多的眼睛，在那裏注視水桶。大約是因爲聽了我忽而停住了脚步的緣故吧？這一雙黑晶晶的大眼，竟回過來向我看了一眼；肉色雖則很細白，然而她這一種細白，並不是同城內的煙花深處的女人一樣，毫不帶着病的色彩。還有那一條鼻梁哩！大約所謂「希臘式的」幾個字，就是指這一類的鼻梁而講的吧？從遠處看去，並不十分的高突，不過不曉怎麼的，總覺得是稜稜一角，正配

壓她那一個略帶長方的臉子。我雖沒有福分看見她的微笑，然而她那一張嘴，猶其是上下唇的二條很明顯的曲線，我想表現得最美的，當在她的微笑的時候。頭髮是一把往後梳的，背後拖着的是一條辮子。衣服的材料想不起來了，然而大袖短衫的樣子，却是很時髦的，顏色的確是淡青色。

我被她迷住了，站住後就走不開了。我看她把一小桶水，從井架旁帶回家去。我記得她將進門的時候，又朝轉來看了我一眼，而她的臉上好像是帶了一點微紅。她從門裏消失了以後，我在朝陽裏呆立了許多時，因為西邊來了一個農夫，我就回轉脚尖，走到剛纔的那箇井架旁邊，從路旁爬上高岸，將她剛纔用過的那隻吊桶放下了井去。我向井裏一望，頭一眼好像是看見她的容貌還返射在井裏。再仔細看的時候，我纔知道是一圈明藍的天色。汲起了井水，先漱了口，我就把袋裏的手卷拿出來擦臉。雖則是井水，但我也覺得涼得很，等那西來的農夫從高岸下過去了，我就慢慢的走向她的那間屋子的門口去。門裏一有堵照牆站着，所以看不見裏邊的動靜。這一所房屋係坐北朝南的，沿了東邊的牆往北走去，牆上有二

個玻璃窗，可以看得出來。這窗大約是東配房的窗，明淨雅緻得很。這時候太陽已經昇高了一點，我看見我自己的影子，夾了許多疎林的樹影，也倒射在牆上。空中忽而起了一陣馴鴿的飛聲，我纔把我的迷夢解脫，慢慢的從屋後的一條斜低下去的小路，走回到正道上來。這一天我究竟是什麼時候回家的，從那裏又跑上了什麼地方等事情，我現在想不起來了。

(八)

自從那一天以後，去年冬天竟日日有風沙淺雪，我雖屢次想再出城去找我那個不相識的女子，但終於沒有機會做到。

是今年的春初，也是一天雲淡風清的日子，樹木剛有一點嫩綠起來，不過葉子還沒有長成，看去還是晚秋的景象，我因為有點微事，要去找農科大學裏的一位朋友。早晨十點多鐘，從平則門口雇驢出去，走不上二十分鐘，趕驢的使我離開西行的大道，又入了一條向西南的小路。這時候太陽已高，我覺得身上的羊皮袍子有點熱起來了，所以叫趕驢的牽住驢

兒，想下驢來脫去一件衣服。趕驢的向前面指着說：

『前面是紅茅溝，我要上那兒的家人家去，你在紅茅溝下來換衣服成不成？』

我向他指着的地方一看，看出了一處高墩，數叢樹木，和樹裏的幾家人家。再注意一看，我就看出路西墩上，東面的第一家，就是那間白牆的瓦屋，就是那個女孩進去的地方。

『噢，這地方叫紅茅溝麼？』

『是啊！』

『東面的那一家姓什麼？』

『姓宋。』

『幹什麼的？』

『是莊家，他家裏是很有錢的。』

我微笑了，想再問下去，但覺得有點不好意思，所以就默默的騎驢走了過去。在那裏下驢之後，我看見宋家門前的空地上，有一隻黑狗躺在陽光裏。門內門外，也沒有什麼動靜。前

而井架旁，有兩個農婦在那裏汲水談天。

在農科大學吃了午飯，到前後的野塘小土堆中去玩了一回，大約是三點多鐘的時候，我只說想看看野景，故意車也不坐，驢也不騎，一個人慢慢的走回家來。過了釣魚台以東，野田裏有些農夫在那裏工作，然而太陽光下所看得出來的，還是黃色的沙田，墳堆，和許多參差不齊的枯樹與枯樹的黑影。

漸漸的走近紅茅溝了，我心裏忽而跳了起來，從正路上爬上高岸，將過宋家門口的時候，午前看見的那隻黑狗，向我迎吠了好幾聲。我謹謹慎慎的過了門口，又沿東牆往北走過第一個玻璃窗的時候，不知不覺的抬起頭來看了一眼。啊啊！這幸福的一瞬間！她果然從窗裏也在對外面探看。可是她的眼睛，遇見了我的時候，她那可愛的臉子就電光似的躲藏下去了，啊啊！這幸福的一瞬間！在這夕陽晚晚的日暮，當這春意微萌的時節，又是這四面無人的村野裏，居然竟會第二次遇見我這夢裏的青花，水中的明月，我想當這時候誰也應該豔羨我的吧！

這一次以後，我爲了種種事情，沒有再去找她的機會。她並不知道我是何許人，當然也不會來找我。而年光如水，今年的一年又將暮了。

(九)

風愈刮愈大了，一陣陣的沙石，儘往車上撲來。斜陽的光線，也爲這些塵沙所障，帶着了慘澹的黃色。我以圍脖包住了口鼻，只想車夫拉得快一點，好早一點到平則門，早一點出城，上紅茅溝去。好容易到了平則門，城洞裏的洋車驢馬一隻也沒有。空中烏烏的暴吼聲，一陣緊似一陣。沙石的亂飛，行人的稀少，天地的慘黃顏色，在慘黃的顏色裏看得出來的模糊隱約的城廓行人，好像是已經到了世界末日的樣子。我勉強的出了城門，一面與大風決鬪，一面向西前進了幾步。走到城濠橋上，我覺得這紅茅溝的探訪，終究是去不成了，不知不覺，就迎着大風向西狂叫了好幾聲，嘴裏眼裏，飛進了許多沙石，而今天自早晨以來，常感着的這一種不可形容的悒鬱，好像是因此幾聲狂叫而減輕了幾分。在橋上想進不能進，想退不願

退的立了一會，我覺得怎麼也不能如此的折回家中。

『勇氣要勇氣，放出勇氣來！』

我又朝轉了身子，把圍脖重新緊緊的包住口鼻，奮勇的前進了幾步。大風的方向轉換了，本來是從北偏西的吹的，現在變成了西風，正對我的面上撲掠而來。太陽的餘光，也似乎消失盡了，域外的空氣，本來是混着黃沙的空氣，一步步的變成了黝黑，走過京綏路支線的鐵軌的時候，匆促的冬日，竟陰森的晚了。兩旁稀落的人家屋裏，也有一處兩處，已經點上燈的。頭上的烏烏的風勢，周圍的鬧鬧的塵寰，行人不多的這條市外的長街，和我自家的孤單的身體，合成了一塊，我好像是在地獄裏遊行。

背後幾輛裝貨的馬車來了，車輪每轉一轉，地上就發出一種很沈悶的聲音來。我聽見這樣的悶音一次，胸前就震蕩一次。等車逼近我的身旁的時候，我好像是躺在地下，在受這些車馬的輾磨。

貨車過去了，天也完全黑下來了，我又慢慢的逆風行了幾百步，覺得風勢也忽而小了。

下去。張開眼睛來一看，黑黝黝的天上，竟有幾點明星在那裏搖動。我站住了腳，打開口鼻上的圍膊，拿手卷出來，將臉上的灰沙和鼻涕擦了一擦，我覺得四圍的情形，忽而變了。空中的黃沙，竟不留一點蹤影，茫茫的天空中，西南角上，還有指甲痕似的一彎新月，掛在那裏。然而大風的餘波，還依然存在，一陣一陣，中間有幾分鐘間隔的冷風，還在吹着。像這樣的一陣風起，黑闇裏的樹葉息索息索的響一陣，我的面前也有一層白茫茫的灰土起來，但是這些冷風，這些灰土，並不像前幾刻鐘的那麼可怕了。

(十)

走到了九道廟前折入南行的小道，從我的左手的遠空中，忽而傳了一陣火車的車輪聲和汽笛聲過來。接着又來了一陣風，樹木又震動了一次，又一陣蕭蕭落葉的聲音。這一次風聲車輪聲過後，大地却完全靜默了，周圍斷絕了活着的事物，高低凹凸的道路上，只剩了我一個人的輕輕的腳步聲。暴風過後的沈寂，和冬夜黃昏的黑闇，忽而在我的腦裏吹進了

一種恐怖的念頭，兩旁的墓田裏，好像有人在那裏爬出來的樣子。我舉頭一望，南邊天際，有幾點明星，西南的淡月影裏，有許多枯枝，橫又在空間。我鼓勵着自家的勇氣，硬是一步一步的走向前去。但這時候，我心裏實在已經有點後悔了起來。

到了紅茅溝，從後邊的小道走上了高墩，我看見宋家的東牆上的小窗，已經下了木板的窗戶，一點兒燈光也看不出來。在窗下凝神站住，我正想偷聽屋內動靜的時候，一陣犬吠聲，忽而迎上了前來，同時有二三隻遠近的家犬，也在響應狂吠。我在牆下的黑影裏，不能久立，只好放大了膽子，一步步走向南面的犬吠聲很多的方向，尋上高塹下的正道上。在正道上徘徊了一回，待犬吠聲殺了一點聲勢，我注意着向宋家門口望去，仍是看不出什麼動靜來。

這時候月亮已經下山了，天上的繁星，增了光輝，撐出在晴空裏的遠近的樹枝，一束一束的都帶起惡意來。尙未歇盡的涼風，又加了勢力，吹向我的臉上。我打了幾個冷瘧，想哭又哭不出來，想跑又跑不了，只得向天呆看了一忽，慢慢的仍復尋了原路，走回寓所。

回到了我這孤冷的寓居，在一枝洋燭光的底下——因為電線已經被風吹斷，電燈滅了——一邊吸煙，一邊寫出來的，就是這一篇東西。在這時候，我的落寞的情懷，如何的在想念我的女人，如何的在羨慕一個安穩的家庭生活，又如何的覺着人生的無聊，我想就是世界上想像力最強的人，也揣摸不出來，啊啊，我還要說牠幹什麼！

一九二四年的誕生日作于北京

薄 奠

(上)

一天晴朗的春天的午後，我因爲天氣太好，坐在家裏，覺得悶不過，吃過了較遲的午飯，帶了幾個零用錢，就跑出外面去逛去。北京的晴空，顏色的確與南方的蒼穹不同。在南方無論如何晴快的日子，天上總有一縷薄薄的纖雲飛着，並且天空的藍色，總帶着一道很淡很淡的白味，北京的晴空却不是如此，天色一碧到底，你站在地上對天注視一會，身上好像能生出兩翼翅膀來，就要一揚一擺的飛上空中去的樣子。這可是單指不起風的時候而講，若一起風，則人在天空下眼睛都睜不開，更說不到晴空的顏色如何了。那一天午後，空氣非常澄清，天色真青得可憐，我在街上夾在那些快樂的北京人中間，披了一身和暖的陽光，不知不覺，竟走到了前門外最熱鬧的一條街上。踏進了一家賣燈籠的店裏，買了幾張奇妙的

小書，重新回上大街緩步的時候，我忽而聽出了一陣中國戲園特有的那種原始的鑼鼓聲音來。我的兩隻腳就受了這聲音的牽引，自然而然的踏了進去。聽戲聽到了第三齣，外面忽而起了一陣烏烏的大風，戲園的屋頂也有些兒搖動。戲散之後，推來讓去的走出戲園，撲面就來了一陣風沙。我眼睛閉了一忽，走上大街來雇車，車夫都要我七角六角大洋，不肯按照規矩折價。那時候天雖則還沒有黑，但因為風沙飛滿在空中，所以沈沈的大地上，已經現出了黃昏前的急景。店家的電燈，也都已上火，大街上汽車馬車洋車擠塞在一處。一種車鈴聲叫喚聲，並不知從何處來的許多雜音，儘在那裏奏錯亂的交響樂。大約是因為夜宴的時刻逼近，車上的男子，定是去赴宴會，奇裝的女子，想來是去陪席的。

一則因為大風，二則因為正是一天中間北京人士最繁忙的時刻，所以我雇車竟雇不着，一直的走到了前門大街。爲了上舉的兩種原因，洋車夫強索昂價，原是常有的事情，我因零用錢化完，袋裏只有四五十枚銅子，不能應他們的要求，所以就下了決心，想一直走到西單牌樓再雇車回家。走下了正陽橋邊的步道，被一輛南行的汽車噴滿了一身灰土，我的決

心，又動搖起來，含糊糊糊的向道旁停着的一輛洋車問了一句，『嚶！四十枚拉巡捕廳兒胡同拉不拉？』那車夫竟恭恭敬敬的向我點了點頭說：

『坐上罷！先生！』

坐上了車，被他向北的拉去，那麼大的風沙，竟打不上我的臉來，我知道那時候起的是南風了。我不坐洋車則已，若坐洋車的時候，總愛和洋車夫談閒話，想以我的言語來緩和他的勞動之苦，因為平時我們走路，若有一個朋友，和我們閒談着走，覺得不費力些。我從自己的這種經驗着想，老是在實行淺薄的社會主義，一邊高踞在車上，一邊向前面和牛馬一樣在奔走的我的同胞攀談些無頭無尾的話。這一天，我本來不想開口的，但看看他的彎曲的背脊，聽聽他嘿嘿的急喘，終覺得心裏難受，所以輕輕的對他說：

『我倒不忙，你慢慢的走吧，你是那兒的車？』

『我是巡捕廳胡同西口兒的車。』

『你在那兒住家呀？』

『就在那南順城街的北口，巡捕廳胡同的拐角兒上。』

『老天爺不知怎麼的，每天刮這麼大的風。』

『是啊！我們拉車的也苦，你們坐車的老爺們也不快活，這樣的大風天氣，真真是招怪吓！』

這樣的一路講，一路被他拉到我寄住的寓舍門口的時候，天已經快黑了。下車之後我數銅子給他，他却和我說起客氣話來，他一邊拿出了一條黑黝黝的手巾來擦頭上身上的汗，一邊笑着說：

『您帶着吧，我們是街坊，還拿錢麼？』

被他這樣的一說，我倒覺得難為情了，所以雖祇應該給他四十枚銅子的，而到這時候却不得不把盡我所有的四十八枚銅子都給了他。他道了謝，拉着空車在灰黑的道上向西邊他的家裏走去，我呆呆的目送了他一程，心裏却在空想他的家庭。——他走回家去，他的女人必定遠遠的聞聲就跑出來接他。把車斗裏的銅子拿出，將車交還了車行，他回到自己

屋裏來打一盆水洗洗手臉，吸幾口煙，就可在洋燈下和他的妻子享受很健康的夜膳。若他有興致，大約還喝一二個銅子的白乾。喝了微醉，講些東西南北的廢話，他就可以抱了他的女人小孩，鑽進被去酣睡。這種酣睡，大約是他們勞動階級的唯一享樂。

『啊啊……』

空想到了此地，我的傷感病又發了。

『啊啊！可憐我兩年來沒有睡過一個整整的全夜！這倒還可以說是因病所致，但是我的遠隔在三千里外的女人小孩，又爲了什麼，不能和我在一處享樂喫苦呢？難道我們是應該永遠隔離的麼？難道這也是病麼？……總之是我不好，是我沒有能力養活妻子，啊啊，你這車夫，你這向我道謝，被我憐憫的車夫，我不如你吓，我不如你！』

我在門口灰闇的空氣裏呆呆的立了一回，忽而想起了自家的身世，就不知不覺的心酸起來，紅潤的眼睛，被我所依賴的主人看見，是不大好的，因此我就復從門口走了下來，遠遠的跟那洋車走了一段。跟牠轉了灣，看那車夫進了胡同拐角上的一間破舊的矮屋，我又

走上平則門大街去跑了一程，等天黑了，纔走回家來喫晚飯。

自從這一回後，我和我的洋車，竟有了緣分，接連的坐了牠好幾次。他和我也漸漸的熟起來了。

(中)

平則門外，有一道城河。河道雖比不上朝陽門外的運河那麼寬，但春秋雨霽，綠水粼粼，也儘可以浮着錦帆，乘風南下。兩岸的垂楊古道，倒影入河水中間，也大有板橋隨堤的風味。河邊隙地，長成一片綠蕪，晚來時候，老有閒人在那裏調鷹放馬。太陽將落未落之際，站在這城河中間的渡船上，往北望去，看得出西直門的城樓，似煙似霧的，溶化成金碧的顏色，飄颻在兩岸垂楊夾着的河水高頭。春秋佳日，向晚的時候，你若一個人上城河邊上來走走，好像是在看後期印象派的風景畫，幾乎能使你忘記是身在紅塵十丈的北京城外。西山數不盡的諸峯，又如笑如眠，帶着紫蒼的暮色，靜躺在綠蔭起伏的春野西邊，你若叫牠一聲，好像是

這些遠山，都能慢慢的走上你身邊來的樣子。西直門外有幾處養鵝鴨的莊園，所以每天午後，城河裏老有一對一對的白鵝在那裏游泳。夕陽最後的殘照，從楊柳陰中透出一兩條光線來，射在這些浮動的白鵝背上時，愈能顯得這幅風景的活潑鮮靈，別饒風致。我一個人渺焉一身，寄住在人海的皇城裏，衷心鬱鬱，老感着無聊。無聊之極，不是從城的西北跑往城南，上戲園茶樓，娼寮酒館，去夾在許多快樂的同類中間，忘却我自家的存在，和他們一樣的學習醉生夢死，便獨自一個跑出平則門外，去享受這本地的風光。玉泉山的幽靜，大覺寺的深邃，並不是對我沒有魔力，不過一年有三百五十九日窮的我，斷沒有餘錢，去領略牠們的高尙的清景。五月中旬的有一天午後，我又無端感着了一種悲憤，本想上城南的快樂地方，去尋些安慰的，但袋裏連幾個車錢也沒有了，所以只好走出平則門外，去坐在楊柳陰中，盡量地呼吸呼吸西山的爽氣。我守着西天的顏色，從濃藍變成了淡紫，一忽兒，天的四圍又染得深紅了，遠遠的法國教會堂的屋頂和許多綠樹梢頭，剎那間返射了一陣赤赭的殘光，又一忽兒空氣就變得澄蒼靜肅，視野內招喚我注意的物體，什麼也沒有了。四周的物影，漸漸散

亂起來，我也感着了一種日暮的悲哀，無意識地滴了幾滴眼淚，就慢慢的真是非常緩慢，好像在夢裏遊行似的，走回家來。進平則門往南一拐，就是南順城街，南順城街路東的第一條胡同便是巡捕廳胡同。我走到胡同的西口，正要進胡同的時候，忽而從角上的一間破屋裏漏出了幾聲大聲來。這聲音我覺得熟得很，少微用了一點心力，回想了一想，我馬上就記起那個身材瘦長，臉色黧黑，常拉我上南城去的車夫來。我站住靜聽了一會，聽得他好像在和人拌嘴。我坐過他許多次數的車，他的脾氣是很好的，所以聽到他在和人拌嘴，心裏倒很覺得奇怪。看他的樣子，好像有五十多歲的光景，但他自己說今年只有四十二歲。他平常非常沈默寡言，不過你和他說話的時候，他却總來回答你一句兩句。他身材本來很高，但是不曉得是因爲社會的壓迫呢，還是因爲他天生的病症，背脊却是彎着，看去好像不十分高。他臉上浮着的一種謹慎的勞動者特有的表情，我怎麼也形容不出來，他好像是在默想他的被社會虐待的存在是應該的樣子，又好像在這沈默的忍苦中間，在表示他的無限的反抗，和不斷的掙扎的樣子。總之他那一種沈默忍受的態度，使人家見了便能生出無限的感慨來。况

且是和他社會的地位相去無幾，而受的虐待又比他更甚的我，平常坐他的車，和他談話的時候，總要感着一種抑鬱不平的氣，橫上心來，而這種抑鬱不平之氣，他也無處去發洩，我也無處去發洩，只好默默的悶受着，即使悶受不過，最多亦祇能向天長嘯一聲。有一天我在前門外喝醉了酒，往一家相識的人家去和衣睡了半夜，醒來的時候，已經是下弦月上昇的時候了。我從韓家潭雇車雇到西單牌樓，在西單牌樓換車的時候，又遇見了他。半夜酒醒，從灰白死寂，除了一乘兩乘汽車飛過，捲起一陣灰來，此外別無動靜的長街上，慢慢被拖回家來，這種悲哀的情調，已儘夠我消受的了，况又遇着了，他，一路上聽了他許多不堪再聽的話：

：他說這個年頭兒真教人生存不得。他說洋價漲了一箇兩箇銅子，而煤米油鹽，都要各漲一倍。他說洋車出租的東家，真會挑剔，一根骨子彎了一點，一箇小釘不見了，就要賠許多錢。他說他一天到晚拉車，拉來的幾箇錢還不夠供洋車租主的絞榨，皮帶破了，弓子彎了的時候，更不必說了。他說他的女人不會治家，老要白化錢。他說他的大小孩今年八歲，二小孩今年三歲了……我默默的坐在車上，看看天上慘澹的星月，經過了幾條灰黑靜寂的狹巷，細

聽着他的一條條的訴說，覺得這些苦楚，都不是他一箇人的苦楚。我真想跳下車來，同他抱頭痛哭一場，但是我著在身上的的一件竹布長衫，和盤在腦裏的一堆教育的繩短，把我的真率的情感縛住了。自從那一晚以後，我心裏就存了一種怕與他相見的思想，所以和他不見了半箇多月。這一天日暮，我自平則門走回家來，聽了他在和人吵鬧的聲音，心裏竟起了一種自責的心思，好像是不應該躲避開這箇可憐的朋友，至半月之久的樣子。我靜聽了一忽，纔知道他吵鬧的對手，是他的女人。一時心情被他的悲慘的聲音所挑動，我竟不待回思，一腳就踏進了他住的那所破屋。他的住房，只有一間小屋，小屋的一半，却被一箇大炕占據了去。在外邊天色雖還沒有十分闇黑。但在他那矮小的屋內，却早已黑影沈沈，辨不出物體來了。他一手插在腰裏，一手指着炕上縮成一堆，坐在那裏的一箇婦人，一聲兩聲的在那裏數罵兩個小孩，爬在炕的裏邊，我一進去時，只見他自家一箇站着的背影，他的女人和小孩，都看不出來。後來招呼了他，向他手指着的地方看去，纔看出了一箇女人；又站了一忽，我的眼睛在黑闇裏經慣了，重復看出了他的兩箇小孩。我進去叫了他一聲，問他爲什麼要這樣的

勸氣，他就把手一指，指着炕沿上的那女人說：

『這臭東西把我辛辛苦苦積下來的三塊多錢，一下子就化完了。去買了這些細屍體的布來……』

說着他用脚一跌，地上果然滾了一包白色的布出來。他一邊向我問了些寒暄話，一邊就簇緊了眉頭說：

『我的心思，她們一點兒也不曉得，我要積這幾塊錢幹什麼？我不過想自家去買一輛舊車來拉，可以免掉那車行的租錢呀！天氣熱了，我們窮人，就是光着脊肋兒，也有什麼要緊？她却要去買這些白洋布來做衣服。你說可氣不可氣啊？』

我聽了這一段話心裏雖則也爲他難受，但口上只好安慰他說：

『做衣服倒也是要緊的，積幾個錢，是很容易的事情，你但須忍耐着，三四塊錢是不難再積起來的。』

我說完了話，忽而在沈沈的靜寂中，從炕沿上聽出了幾聲啞泣的聲音來。這時候我若

袋裏有錢，一定要全部拿出來給他，請他息怒的。但是我身邊一摸，却摸不着一個銅銀的貨幣。呆呆的站着，心裏打算了一會，我覺得終究沒有方法好想。正在着惱的時候，我裏邊小掛袋裏唧唧響着的一個銀表的針步聲，忽而敲動了我的耳膜。我知道若在此時，當面把這銀表拿出來給他。他是一定不肯受的；遲疑了一會，我想出了一個主意，乘他不注意的時候，悄悄的把表拿了出來。和他講着些慰勸他的話，一邊我走上前去了一步，順手把表攔在一張半破的桌上。隨後又和他交換了幾句言語，我就走出來了。我出到了門外，走進胡同，心裏感得的一種沈悶，比午後上城外去的時候更甚了。我只恨我自家太無能力，太沒有勇氣。我仰天看看，在深沈的天空裏，只看出了幾顆星來。

第二天的早晨。我剛起床，正在那裏刷牙漱口的時候，聽見門外有人打門。出去一看，就看見他拉着車站在門口。他問了我一聲好，手向車斗裏一摸，就把那個表拿出來問我說：

『先生這是你的吧！你昨天晚上掉下的吧！』

我聽了臉上紅了一紅。馬上就說：

『這不是我的，我並沒有掉表。』

他連說了幾聲奇怪，把那表的來歷說了一陣，見我堅不肯認，也就沒有方法，收起了表，慢慢的拉着空車向東走了。

(下)

夏至以後，北京接連下了半個多月的雨，我因為一天晚上，沒有蓋被睡覺，惹了一場很重的病，直到了二禮拜前，才得起床。起床後第三天的午後，我看看久雨新霽，天氣很好，就拿了一根手杖，踏出門去。因為這是病後第一次的出門，所以出了門就走往西邊，依舊想到我平時所愛的平則門外的河邊去開行。走過那胡同角上的破屋的時候，我只看見門口立了一羣人，在那裏看熱鬧。屋內有人在低聲啜泣。我以為那拉車的又在和他的女人吵鬧了，所以也就走了過去，去看熱鬧，一邊我心裏却暗暗的想着：

『今天若他們再因金錢而爭吵，我却可以解決他們的問題。』

因爲那時候我家裏寄出來爲我作醫藥費的錢還沒有用完，皮包裹還有幾張五塊錢的鈔票收藏着在哩。我踏近前去一看，破屋裏並沒有拉車的影子，只有他的女人坐在炕沿上哭。一個小一點的小孩，坐在地上他母親的腳跟前，也在陪着她哭。看了一會，我終摸不着頭腦，不曉得她爲什麼要哭。和我一塊兒站着的人，有的唧唧的在那裏嘆息，有的也拿出手巾來在擦眼淚說『可憐哪，可憐哪！』我向一個立在我旁邊的中年婦人問了一番，纔知道她的男人前幾天在南下窪的大水裏淹死了。死了之後，她還不曉得，直到第二天的傍晚，由拉車的同伴，認出了他的像貌，纔跑回來告訴她。她和她的兩個兒子，得了此信，冒雨走上南橫街南邊的屍場去一看，就大哭了一陣，後來她自己再跳在附近的一個水池裏自盡過一次，經她兒子的呼救，附近的居民，費了許多氣力，纔把她撈救上來。過了一天，由那地方的慈善家，出了錢把她的男人埋葬完畢，且給了他三十筋麵票，八十吊銅子，方送她回來。回來之後，她白天晚上，只是哭，已經哭了好幾天了。我聽了這一番消息，看了這一場光景，心裏只是難受，同一兩個月前頭，半夜從前門回來，坐在她男人的車上，聽他的訴說時一樣，覺得這些光

景，決不是她一個人的，我忽而想起了我的可憐的女人，又想起了我的和那在地上哭的小孩一樣大的兒女，也覺得眼睛裏熱起來，撲起來了。我心裏正在難受，忽而從人叢裏擠來了一個八九歲的小孩，赤足袒胸的跑了進來。他小手裏拿了幾個銅子，蹣手蹣腳的對她說：

『媽，你瞧，這是人家給我的。』

看熱鬧的人，看了他那小臉上的嚴肅的表情，和他那小手的滑稽的樣子，有幾個笑着走了，只有兩個以手巾擦着眼淚的老婦人，還站在那裏，我看看周圍的人數少了，也就踏了進去問她說：

『你還認得我麼？』

她舉起腫紅的眼睛來，對我看了一眼，點了一點頭，仍復伏倒頭去在哀哀的哭着。我想叫她不要哭，但是看看她的情形，覺得是不可能的，所以只好默默的站着，眼睛看見她的瘦削的雙肩一起一縮的在抽動。我這樣的靜立了三五分鐘，門外又忽而擠了許多人攔來看我。我覺得被他們看得不耐煩了，就走出了一步對他們說：

『你們看什麼熱鬧？人家死了人在這裏哭，你們有什麼好看？』

那八歲的孩子，看我心裏發了惱，就走上門口，把一扇破門關上了，喀丹一響，屋裏忽而暗了起來，他的哭着的母親，好像也爲這變化所驚動，一時止住哭聲，舉起眼來看她的孩子和離門不遠，呆立着的我。我乘此機會，就勸她說：

『看養孩子要緊，你老是哭也不是道理，我若可以幫你的忙，我總沒有不爲你出力的。』

她聽了這話，一邊啜泣，一邊斷斷續續的說：

『我……我……別的都不怪，我……只……只怪他何以死了那麼快也……也不知他……他是自家沈河的呢？還是……』

她說了這一句，又哭起來了，我沒有方法，就從袋裏拿出了皮包，取了一張五塊錢的鈔票遞給她說：

『這雖然不多，你拿着用吧！』

她聽了這話，又止住了哭，啜泣着對我說：

『我……我們……是不要錢用，只……只是他……他死得……死得太可憐了……他……他活着的時候，老……老想自己買一輛車，但是……但是這心願兒終究沒有達到……前天我我到冥衣舖去定一輛紙糊的洋車，想燒給他，那一家掌櫃的要我六塊多錢，我沒有定下來。你……你老爺心好，請你請你老爺去買一輛好好的紙車來燒給他吧！』

說完她又哭了。我聽了這一段話，心裏愈覺得難受，呆呆的立了一忽，只好把剛纔的那張鈔票收起，一邊對她說：

『你別哭了吧！他是我的朋友，那紙糊的洋車，我明天一定去買了來，和你一塊去燒到他的墳前去。』

又對兩個小孩說了幾句話，我就打開門走了出來。我從來沒有辦過喪事，所以尋來尋去，總尋不出一家冥衣舖來定那紙糊的洋車。後來直到四牌樓附近，找定了一家，付了他錢，要他趕緊爲我糊一輛車。

二天之後，那紙洋車糊好了，却巧天氣也不下雨，我早早吃了午飯，就雇了四輛洋車，同她及兩個小孩一道去上她男人的墳。車過順治門內大街的時候，因為我前面的一乘人力車上祇載着一輛紙糊的很美麗的洋車和兩包錠子，大街上來往的紅男綠女只是凝目的看着我，和我後面車上的那個眼睛哭得紅腫，衣服襤褸的中年婦人。我被衆人的目光鞭撻不過，心裏起了一種不可抑遏的反抗和詛咒的毒念，只想放大了喉嚨向着那些紅男綠女和汽車中的貴人狠命的叫罵着說：

『豬狗畜生！你們看什麼？我的朋友，這可憐的拉車者，是爲你們所逼死的呀！你們還看什麼？』

一九二四年八月十四日作於北京

煙 影

(一)

每天想回去，想回去，但一則因為咳血咳得厲害，怕一動就要發生意外；二則因為幾個稿費總不敷分配的原因，終於在上海的一間破落人家的前樓裏住下了的文樸，這一天午後，又無情無緒地在秋陽和暖，灰土低翔的康腦脫馬路上試他的孤獨的慢步。

以節季而論，這時候晚秋早已過去，閏年的十月，若在北方，早該是冰凍天寒，朔風狂雪，在橫施暴力的時候，而這汪南一廊，却依舊是秋光澄媚，日暖風和，就是道旁的兩排阿葛西亞，樹葉也還沒有脫盡。四面空地裏的雜草，也不過顏色有點枯黃，別緻的人家的籬落，還有幾處青色，在那裏迎送斜陽哩！

然而時間的痕跡，終於看得出來，道路兩旁的別墅前頭的白楊綠竹，漸離塵市，漸漸增

加起來的隙地上的衰草斜陽，和路上來往的幾個行人身上的服飾，無一點不在表現殘秋的湖落。文樸慢慢地向西走去，轉了幾個灣，看看兩旁新築的別莊式的洋房漸漸稀少起來了，就想回轉脚步，尋出原來的路來，走回家去。

回頭轉來，從一條窄狹的，兩邊有一丈來高的竹籬夾住的小路穿過，又走上一條斜通東西的大道上的時候，前面遠遠的忽而飛來了一乘蛋白色的新式小汽車。文樸拿出手帕來掩住口鼻，把身子打側，穩穩的站在路旁，想讓汽車過去，但是出乎他意料之外，那乘汽車突然的在離他五六尺路的地方停住了。同時從車座上「噢，老文，你在這裏幹什麼？」的叫了一聲，文樸平時走路——尤其是在田野裏散步——的時候，總和夢遊病者一樣，眼睛凝視着前方的空處，注意力全部內向，被吸收在漫無聯絡的空想中間；視野裏非有印象特別深刻的對象，譬如很美麗的自然風景，極雅緻的建築或十分嬌豔的異性之類，斷不能喚醒他的幻夢的，所以這一回忽而聽到了汽車裏的呼聲，文樸倒吃了一驚，把他半日來的一條思索的線路打斷了。

『噢，你也在上海麼？幾時出京的？』

文樸的清瘦的面上同時現出了驚異和欣喜的神情，含了一臉枯寂的微笑，急遽地問了一聲，問後他馬上搶上前去伸出手來去捏他朋友的一隻套着皮手套的右手。

『你怎麼也到上海來了呢？聽說你在××，幾時到這裏的？現在住在什麼地方？』

文樸被他朋友一問，倒被問得臉上有點紅熱起來了。因為他這一次在××大學教書，係受了兩三個被人收買了的學生的攻擊，同逃也似的跑到上海來的。到上海之後，他本來想馬上回北京去，但事不湊巧，年年不息的內戰，又在津浦沿線勃發了。姦淫擄掠，放火殺人，在在皆是，那些匪不像匪，兵不像兵的東西，惡毒性成，決不肯放一個老百姓，平安地行旅過路的。況平日裏講話不謹慎的文樸，若冒了烽鏑，往北進行，那這時候恐難免不為亂兵所殺戮。本來生死的問題，由文樸眼裏看來，原也算不得一回什麼了不得的大事。但一樣的死，他却希望死在一個美人的懷裏，或者也應該於月白風清的中夜，死在波光容與的海上。被這些比禽獸還不如的中國軍人來砍殺，他以為還不如被一條毒蛇來咬死的時候，更光榮些。

因此被他的在上海的幾位窮朋友一勸，他也就貓貓虎虎的住下了。現在受了他半年餘不見的老友的這一問，提醒了他日下的進退兩難的境况，且使他回想起了一個月前頭，幾個凶惡的學生趕他的情形，他心裏又覺得害羞，又覺得難過，所以只是默默的笑著，不回答一句話。他的朋友，知道他的脾氣，所以也不等他的回話，就匆促地繼續問他說：

「你近來身體怎麼樣？怎麼半年多一點不見，就瘦得這一個樣兒？我看你的背脊也有點駝了。喂，老文，兩三年前的你的闊酒的元氣，上那裏去了？」

文樸聽了他老友的這一番責備，不像慰問的說話，心裏愈是難過，喉舌愈覺得乾硬了。舉起了一雙潮潤的眼睛，呆看着他朋友的很壯健的臉色，他只好仍舊維持着他那一臉悲涼的微笑，默默地不作一聲。他的朋友，把車門開了，讓他進去同坐，他只是搖搖頭，不肯進去。到後來他的朋友沒有方法，就只好把車攔在道旁跳下來和他走了一段，作了些懷舊之談，漸漸地引他談到他現在的經濟狀況上去。文樸起初還不肯說，經他朋友屢次三番的盤詰，他纔把「現在一時橫豎不能北上，但很想乘此機會回浙江的故里去休養

休養；可是他的經濟狀況，又不許可』的話說了。他的朋友還沒有把這一段話聽完之先，就很不在意地從褲子袋裏摸出了一個煙盒子來獻給他看：

『你看這盒子怎麼樣？』

一邊說着，一邊他就開了盒子，拿了一枝香煙出來。隨即把盒子蓋上，遞給文樸之後，他又從另外的褲腳袋裏摸出一個石油火盒來點火吸煙。文樸看了這銀質鑲金的煙盒，心裏倒也很覺得可愛，但從吐血的那一天起，因為怕咳，不十分吸煙，所以空空把盒子玩了一回，並不開起蓋子拿煙來吸，又把這盒子交還了他的朋友，他朋友對他笑了一笑，向天噴了一口青煙，輕輕地對他說：

『這煙盒你該認得吧？是密斯李送我的。現在她已經嫁了，我留在這裏，倒反加添我的懊惱，請你爲我保留幾天，等下次見面的時候，你再還我，或者簡直永久地請你保管過去也好。』

文樸手裏拿了煙盒，和他朋友一邊談話，一邊走向汽車停着的地方去。他的朋友因爲

午後有一位外國小姐招他去吃茶，所以於這時候一個人坐汽車出來的。外國小姐的住宅，去此地也不遠了。到了汽車旁邊，他朋友又強要文樸和他一塊兒去，文樸執意不肯，他的朋友也就上車向前開了。開了兩步，他朋友又止住了車，回頭來叫文樸說：

『煙盒的夾層裏，還有幾張票子在那裏，請你先用——』

話還沒有說完，他的汽車却突突的向前飛奔開走了。文樸呆呆的向西站住了腳，只見夕陽影裏起了一層透明灰白的飛塵，汽車的響聲漸漸地幽了下去，汽車的影子也漸漸地小下去了。

(二)

文樸的朋友，本來是英國倫敦大學的畢業生，回國以後，就在北京××銀行當會計主任。朋友的父親，也是民國以來，許多總長中間的一個。在北京的時候，文樸常和他上胡同裏去玩，因此二人的交情，一時也很親密。不過文樸自出京上××城以來，半年多和他還沒有

通過一封信。這一次忽漫相逢。在夕陽晚晚的途中。又在人事常遷的海上。照理文樸應該是十分的喜悅。至少也應該和他在這十里洋場裏大嚼大鬧的玩幾天的。但是既貧且病的文樸。目下實在沒有這樣的興致了。

文樸慢慢地走近寓所的時候。短促的冬日。已將墜下山去了。西邊的天上。散滿了紅霞。他寓所附近的街巷裏。也滿擠着了些從學校裏回家的小孩和許多從××書局裏散出來。的賣智識的工人。天空中起了寒風。從他的脚下。吹起了些泊拉丹奴斯的敗葉和幾陣灰土來。文樸的心裏。不知不覺的感着了一種日暮的悲哀。就在街上的寒風裏站住了。過了一會。看見對面油酒店裏上了電燈。他也就輕輕地摸上他租在那裏的那間前樓來。想倒在牀上安息一下。可是四面散放在那裏的許多破舊的書籍。和遠處不知從何處飛來的一陣嘈雜的市聲。使他不住地回憶到少年時候的他故里的景像上去。把懷中的鐵錶拿出來一看。去六點鐘尙有三刻多鐘。又於無意之中。把他朋友留給他的銀盒打開來看時。夾層裏果然有五十餘元的紙幣插在裏頭。他的平穩的腦裏忽而波動起來了。不待第二次的思索。他就從

牀上站了起來，換了幾件衣服，匆促下樓，一雇車就跑上滬甯火車站去趕乘杭州的夜快車去。

(三)

在刻版的時間裏夜快車到了杭州，又照刻版的樣子下了客店，第二天的旁午，文樸的清影，便在倒湖錢塘江而上的小汽船上逍遙了。

富春江的山水，實在是天下無雙的妙景。要是中國人能夠稍爲有點氣魄，不是年年爭賊互殺，那麼恐怕瑞士一國的買賣，要被這杭州一帶的居民奪盡。大家只知道西湖的風景好，殊不知去杭州幾十里，逆流而上的錢塘江富春江上的風光，纔是天下絕景哩！嚴子陵的所以不出來做官的原因，一半雖因爲他的夫人比陰麗華還要美些，然而一大半也許因爲這富春江的山水，夠使他看不起富貴神仙的緣故。

一江秋水，依舊是澄藍澈底，兩岸的秋山，依舊在嬾娜迎人。蒼江幾曲，就有幾簇葦叢，幾

灣村落，在那裏點綴。你坐在輪船艙裏，只須抬一抬頭，闕面就有江岸烏柏樹的紅葉和去天不遠的青山向你招呼。

到上海之後，吐血吐了一個多月，豪氣消磨殆盡，連伸一個懶腰都怕背脊骨脫損的文本，忽而身入了這個比圖畫還優美的境地，也覺得胸前有點生氣回復轉來了。

他斜靠着欄杆，舉頭看看靜肅的長空，又放眼看看四面山上的濃淡的摺痕，更向清清的江水裏，吐了幾口帶血的濃痰，就覺得當年初從外國回來的時候的興致，又勃然發作了。但是這一種童心的來復，也不過是暫時的現象，到了船將要近他的故里的時候，他的心境又忽而灰頹了起來。他想起了幾百年來的傳習緊圍着他的他的家庭，想起了年老好管閑事的他的母親，想起了鄉親的種種麻煩的糾葛，就不覺打了幾個寒噤，把頭接連向左右搖了好幾次。

小汽船停了幾處，江上的風景，也換了幾回，他的在遠地的時候，總日夜在想念，而身體一到，就要使他生出恐怖和厭惡出來的故鄉近在目前了。汽笛叫了一聲，轉過山嘴，就看得

見許多縱橫錯落緊靠着的黑龍白牆的房屋，沿江岸圍聚在那裏。計算起來，這城裏大約也有三四千家人家的光景。靠江岸一帶，樣子和二三十年前一樣，無論那一塊石頭，那一間小屋，文樸都還認得。雖則是正午已過，然而這小縣城裏，彷彿也有幾家遲起的人家，有幾處午飯的炊烟，還在晴空裏繚繞。

文樸臉上，仍復是含了悲涼的微笑，在慢慢的跟着了下船的許多人，走上碼頭，走回家去。文樸的家，本來就離船碼頭不遠，他走到了家，從後門開了進去，只有他的一位被舊式婚姻所害，和他的哥哥永不同居的嫂嫂，坐在廚房前的偏旁起坐室裏做針線。

『呵，三叔，你回來了麼？』

她見了文樸，就這樣帶着驚喜的叫了起來。文樸對她只是笑笑，略點了一點頭，輕咳了幾聲，他纔開始問嫂嫂說：『我娘呢？』

『上新屋去監工去了。』他一邊答應，一邊就站起來，往廚下去燒茶和點心去。文樸坐着的這間起坐室，本來就在廚房前頭，只隔了一道有門的薄板壁，所以他嫂嫂雖在起火燒茶，

同時也可和文樸接談。文樸從嫂嫂的口中，聽得了許多家裏的新造房屋等近事，一邊也將他自己這幾個月的生活和病狀慢慢的報告了出來。

『北京的三婦好麼？』

這係指去年剛搬出去住在北京的文樸的女人說的，她們妯娌兩個，從去年不見以後，相隔也差不多有一年了。文樸聽了他嫂嫂的這一問，忽而驚震了一下。因為他自從××大學被逐，逃到上海之後，足有兩個多月，還沒有接到他女人的一封信過。他想到了在北京的一家的開銷，和許久沒有錢匯回去的事情，面上竟現出了一層慘澹的表情來。幸而他嫂嫂在廚下，看不出他的面色，所以停了一會，他纔把國內戰爭劇烈，信息不通的事情說了。

半天的興奮，使文樸於喝了幾口茶，吃了一點點心之後，感到了疲倦，就想上樓去睡去。那樓房本來是他和他女人還住在家裏的時候的臥室。結婚也在這一間房裏結的。他成年的飄流在外頭，他的女人活守着空閨，白天侍候他的母親，晚上一個人在燈下抱了小孩酒淚的痕跡。在灰黑的牆壁上，坍塌的器具上，和龐大的木牀上，處處都可以看得出來。文樸看

看這些舊日經他女人用過的器具，和壁上還掛在那裏的一張她的照相，心裏就突然的酸了起來。他癡坐在牀沿上，儘在呆看着前面的玻璃窗外的午後的陽光，把睡魔也驅走了。他覺得和他那可憐的女人是永也不能再見，而這一間空房，彷彿是她死後還沒有人進來過的樣子。一層冷寞的情懷和一種沉悶的霧圍氣，重重的壓上他的心來了。

(四)

文樸在那間臥房裏呆呆的坐在那裏出神，不曉得經了好久，他纔聽見樓下彷彿是他母親回來的樣子，嫂嫂在告訴她說：

『三叔回來了，睡在樓上。』

文樸聽了，倒把心定了一定，嘆了一口氣，就從他的淒切的回憶世界裏醒了過來。上面裝着他特有的那種悲涼的笑容，他就向樓下叫了一聲『娘！』這時候他纔知道冬天的一日已經向晚，房內有點黝黑起來了。

走下了樓，洗了手臉，還沒有坐下，他母親就問他這一回有沒有錢帶回來。他聽了又笑，
了一笑對她說：

『錢倒是有的，可是還存在銀行裏。』

『那麼可以去取的呀！』

『這錢麼，只有人家好取，而我自家是取不動的，哈哈……』

『文樸強裝的笑了半面，看看他母親的神氣不對，就沉默了下去。』

晚飯的時候，文樸和他的母親，在洋燈下對酌。他替母親斟上了幾杯酒之後，她的脾氣
又發了。

『樸吓樸，你自家想想看，我年紀也老了……：：：：你在外邊掙錢掙得很多，我那裏看見你
有一個錢拿回來過……：：：：你自己也要做父母的，倘使你培植了一個兒女，到了掙錢的
時候把你丟開，你心裏好過不好過……：：：：你爸爸死的時候……：：：：你還只是軟頭貓那麼
的一隻……：：：：你這一種情節這一種情節大約總不在那裏回想想的吧……：：：：』

文樸還只是含了微笑，一聲也不響，低了頭，拚命的在喝酒，一邊看見他母親的酒杯乾了，他就替她斟上，她一邊喝，一邊講的話更加多起來了：

『樸吓樸，我還有幾年好活？人有幾個六十歲？……你……你有對你老婆的百分之心的心對待我，怕老天爺還要保佑你多掙幾個錢哩！……』

文樸這時候酒也已經有點醉了，臉上的笑容漸漸的收斂了起來，臉色也有點青起來了。他額上的一條青筋漲了出來，兩邊臉上連着太陽窩的幾條筋，儘在那裏抽動。他母親還在繼續她的數說：

『樸吓樸，你的兒子，可以不要他去讀書的……我在痛你吓，我怕你將來把兒子培植大了之後，也和我一樣的吃苦吓！……你的女人……』

文樸聽見她提起了他的女人來，心裏也無端的起了一種悲感，彷彿在和他對酌的，並不是他的母親，她所數說的，也並不是他自己的事情。他只覺得面前有一個人在那裏說，世上有怎樣怎樣的一個男人和怎樣怎樣的一個女人，在那裏受怎樣怎樣的生離之苦。將這

一對男女受苦的情形，確鑿的在心眼上刻畫了一回，他忽而哇的一聲哭了出來，被自家的哭聲驚醒了醉夢，他便舉目看了他母親一眼。從珠簾似的眼淚裏看過去，他只見了許多從淚珠裏反映出來的燈火，和一張小小的，縐紋很多的母親的歪了的臉。他覺得他的老母，好像也受了酒的燻蒸，在那裏哭泣。從坐位裏站了起來，輕輕走上他母親的身邊，他把一隻手按在她的肩上，一隻手拍着她的背，含了淚聲，繼續地勸慰她說：

『娘好啦……好啦，飯……飯冷了……您吃飯……您……您吃飯吧……』

這時候他們屋外的狹巷裏，正有一個更夫走過，在擊柝聲裏，文樸聽見銅鑼鏗鏘的敲了兩下。

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六日

紙幣的跳躍

絕大的一輪旭日從東面江上濛濛地昇了起來，江面上浮漾在那裏的一江朝霧，減薄了幾分濃味。澄藍的天上疏疏落落，有幾處只淡灑着數方極薄的晴雲，有的白得像新搗的棉花，有的微紅似美婦人臉上的醉酡的顏色。一縷寒風，把江心的霧網吹開，白茫茫的水面，便露顯出三兩隻葉樣的漁船來。朝陽照到，正在牽絲舉網的漁人的面色，更映射得赭黑鮮明，實證出了這一批水上居民在過着的健全的生活。

昨晚上剛從遠道歸來，晚飯的時候陪他母親喝酒，却醉到了好處，雖然有點動了傷感，但隨後終究很舒適地熟睡了一晚的文樸，這時候也曷亨曷亨地在厚棉被裏喀醒了。他全身抽動着喀了幾聲，向枕邊預備在那裏的痰盒內吐了一口帶血帶灰的粘重的濃痰，慢慢

伸出手來把一面的帳子鉤起，身體往上一移，將腰部斜靠上了床頭安置着的高枕，從高樓上臨江的那扇玻璃窗裏，拋眼向外面一望，就看見了一幅兒時見慣，但有多年不曾看到的，和平美麗，初冬江上的故里清晨的朝景。

『啊啊！……』

不由自主地發了這一聲，也像是喀後的餘波，也像是美景的激賞的感嘆詞之後，那一臉悲涼的微笑，又在他的油膩得很厚的臉上呈露了出來。

『踏遍中華窺兩戒，無雙畢竟是家山！』

靜看了一會，帶着呵欠，微微地擁鼻哼了兩聲，他的肩部就披上了那套蓋在被上的絮袍夾襖，從絮袍袋裏他又摸出了一支吉士牌煙捲來點火吸上。

將上半身靠向了床欄，呆瞪着兩眼，長長地把煙呼了一口，又慢慢地尖着嘴向前面舒適的吐出了一口白色的煙氣，他的朦朧的心裏，無端竟釀起了一陣極平靜極淡寞的傷痛的哀感。不過你若問他，這究竟是爲了什麼，那時候怕連他自己，也不能夠直截了當地說出

他所以要傷痛的原因。使他傷痛的原因，似乎是很多很多，自從他有記憶以來，一直到今朝挨着病醒轉在故鄉的臥床上的此刻爲止，二十七八年間，他所遭遇着的，似乎只是些傷痛的事情的連續。他的腦裏，心裏，鋪填在那裏的，似乎只是些悲哀的往事的回思。但是這些往事，都已昇華散淨，凝成了極純粹，極細緻的氣體了。表面上包裹在那裏的，只有一層渾圓光滑，像包裹在烏鷄白鳳丸之類的丸藥外面的薄薄的蠟衣。這些往事，早已失去了發酵，沸騰，噴發，爆裂的熱力了；所以表面上流露着的只是沈靜，淡寞。和春冰在水面上似的絕對的無波。他的這時候的內心心狀，天上地上，實在也只有他一個人知道。若有第二個人出來，向他動問，問他『你是在傷痛麼？』的時候，說不定他竟會含笑而不言，搖着頭，睜着眼，心裏很滿足似地否認你這問話的無根的。可是當他把第一口煙吸進又吐出的中間，他的心裏却確在朦朧地，沈寂地，感觸着傷感。

慢慢地長吁出了這第一口煙氣之後，那枝鬆鬆捲着的吉士牌却在他右手的食指和中指之間停駐了好一會，一截芝蔴色的煙灰無聲地掉在他的褲上了。重新將右手舉起，深

沈地又吸進第二口的時候，一陣狂喀，却忽然間逆煙冒出，衝破了他的周圍的靜默。睡在後房的老母，這時候早已尋聲而至，篤篤的走進了他的臥室。

『樸！你怎麼會喀得如此之兇，聽說你在吐血，現在可有血喀了出來？』

今天早晨的她的這柔和的問語，聽起來却滿含着無限的愛惜之情。——呵呵，母子終究還是母子——一邊還在喀着，一邊已在腦裏這樣想到的時候，他的漲紅的臉上，却早已縱橫流滿了因狂喀而出來的眼淚。

『曷赫——曷赫——娘！——曷赫——不——不——不要緊的——我——我——』

因為現在抽了一口烟。——烟——本來是不該抽的。——昨天晚上，在火車上無聊不過，向茶房買了這一包，以後想不再抽了。』

她又走近了一步，把擺在他枕旁的啖盒拿起，伏下了白髮蓬鬆的頭，向玻璃窗的外光裏仔細看了一回，就旋轉身來，繃緊了眉頭深深對他說：

『樸！這可不對哩，你要馬上去治好牠纔行。東梓關的徐竹園先生，是治這病出名的，你

起來，就搭輪船去罷，去看看他開一個方來，馬上治好了牠。」

「娘，您放心罷，我想上醫院去治，這病是不十分要緊的，吃中藥怕有點粘牽。」

「徐竹園先生，你總該知道罷？我去年咯血的時候，也是他來醫好的。」

「他，好當然是很好的，可我終有點放心不過中醫。」

「什麼話呢！快起來，快起來。搭早班輪船去是很便的，從這裏到東梓關橫豎總只有

三四十里路程。」

她的這聲氣口吻，完全還是二十幾年前當文樸的幼年她在哄騙着他的模樣。

「娘，您放心罷，我會到杭州上海的外國醫院裏去醫，這病本來是沒有什麼要緊的。」

「不，不，你還是快些起來，今天就去，上竹園先生那裏去一趟來。」

說着她就伸手向她自己的幾層衣服裏面的一件貼身小襖袋裏摸索了半響，從這裏衣袋的夾層底裏，她却取出了一箇纏得很周到的黑緞小鈔袋來。小心翼翼地移動着顫抖的手，打開鈔袋，從裏面取出了兩張簇新的興業銀行五元紙幣，她就又走近了半步，伸着這捏着

紙幣的枯手向文樸懷裏一撲說：

『樸，我也曉得你的，大約你是盤纏用完了罷？這你先拿去用，先去徐先生那裏開一箇方兒來，藥也順便就在徐先生的春和堂裏抓了，今晚上就在竹園先生那裏過夜，煎服一帖，等明朝轉一箇方，抓了藥，回來再來煎服。』

文樸也伸出了一隻左手，捏住了她那隻握着還有點溫熱的紙幣的枯手，舉眼呆望着她，急切地說：

『娘！這，這算什麼？我，我雖則沒出息，只當了一箇學校的窮教員，沒有錢寄回家來給您老人家享福，可是，可是，上東梓關去的一點路費，和配藥的幾箇錢是還，還有在這裏哩。』

『噯，別說了罷，病總要先治好了牠。等你好了之後，也可以寄回來還我的。』

文樸輕輕地把她的手捏了捏，緊往外推了一推，她也順勢把手鬆了一鬆，兩張簇新的紙幣就撲答的掉落在他的被面之上。她向文樸作了一臉哭也似的苦笑，急促地說了一句：『你今天就去罷！』背轉身馬上就走向外房去了。文樸聽她的脚步聲一步一步的遠了開去，

一間兩間的走過了幾間空的臥房；一級一級的走下了樓梯。太陽光從玻璃窗的側面射進了房來，照到了文樸的臥床帳子的上面。

他一箇人還是呆呆的披着絮袍在被窩裏坐着，靜默的腦子裏却有許多的想頭在那裏斷續地排列。左右隣近的人在背後對他娘的苛刻的批評，說她是如何如何的鄙吝，如何如何的不拔一毛；她老人家自己的實在也是太過分了的節儉的樣子，連一碗新烹的蔬菜都不忍下箸的行爲；和昨天晚上酒後，她責備他自己無錢寄回家來的一段對話，他都一一的回想起來了。想到了最後，他的兩隻呆注在被上的眼裏，忽而看見有許多重疊的紅藍新紙幣在被面上跳躍。因爲太陽已經射進了床裏他的被上，紙幣高頭也照上了一條光線，而她的頰上却同時也同散珠斷了線似的溢流出了幾顆亮晶晶的大淚來，在那異折光返射的緣故。

一九三〇年七月

東梓關

一夜北風，院子裏的鬆泥地上，已結成了一層短短的霜柱，積水缸裏，也有幾絲冰骨凝成了。從長年飄泊的倦旅歸來，昨晚，上總算在他兒時起居慣的屋棟底下，享受了一夜安眠的文樸，從樓上起身下來，踏出客堂門，上院子裏去一看，陡然間却感到了一身寒冷。

『這一區江濱的水國，究竟要比半海洋性的上海冷些。』

瞪目呆看看晴空裏的陽光，正在這樣凝想着的時候，從廚下剛走出到客堂裏來的他那年老的娘，却忽而大聲地警告他說：

『樸，一侵早起來，就站到院子裏去幹什麼？今天可冷得很哩！快進來，別遭了涼！』

文樸聽了她這仍舊是同二十幾年前一樣的告誡小孩子似的口吻，心裏頭便突然間起了

一種極微細的感觸，這正是有些甜也有些苦的感觸。眼角上雖漸漸帶着了潮熱，但面上却不能自己地流露出一臉微笑，他只好回轉身來，文不對題的對他娘說：

『娘！我今天去就是，上東梓關徐竹園先生那裏去看一看來就是，省得慫老人家那麼的爲我擔心。』

『自然啦，他的治吐血病是最靈也沒有的，包管你服幾帖藥就能痊愈。那兩張鈔票，你總收藏好了罷？要是不夠的話，我這裏還有。』

『那裏會得不夠呢。我自己也還有着，您放心好了，我吃過早飯，就上輪船局去。』

『早班輪船怕沒有這麼早，你先進來吃點點心，回頭等早午飯燒好，吃了再去，也還來得及哩，你臉洗過了沒有？』

洗了一洗手臉，吃了一碗開水冲蛋，上各處兒時走慣的地方去走了一圈回來，文樸的娘已經擺好了四碗蔬菜，在等他吃早午飯了。短促的冬日，在白天的時候也實在真短不過，文樸滿以爲還是早晨的此刻，可是一坐下來吃飯，太陽却早已經晒到了那間朝南的客室的桌

前，看起來大約總也約莫有了十點多鐘的樣子了。早班輪船是早晨七點從杭州開來的，到埠總在十一點左右，所以文樸的這一頓早午飯，自然是不能吃得十分從容。倒是在上座和他對酌的他那年老的娘，看他吃得太快了，就又寬慰他說：

『吃得這麼快幹什麼，早班輪船趕不着，晚班的總趕得上的，當心別噎隔起來！』

依舊是同二十幾年前對小孩子說話似的那一種口吻。

剛吃完飯，擦了擦臉，文樸想站起來走了，他娘却又對他叮囑着說：

『我們和徐竹園先生，也是世交，用不着客氣的。你雖則不認得他，可是到了那裏，今天你就可以服一帖藥，就在徐先生的春和堂裏配好，託徐先生家裏的人代你煎煎就對……』

『好好，我曉得的。娘，您慢用罷，我要走了。』

正在這個時候，輪船報到的汽笛聲，也遠遠地從江面上傳了過來。

這小縣城的碼頭上，居然也擠滿了許多上落的行旅客商和自鄉下來上城市購辦日用品的農民，在從碼頭擠上船去的一段浮橋上，文樸也遇見了許多兒時熟見的鄉人的臉。

汽笛重叫了一聲，輪船離埠開行之後，文樸對着了漸漸退向後去的故鄉的一排城市人家，反吐了一口如釋重負似的深長的氣。因為在外面飄泊慣了，他對於小時候在那兒生長，在旅途中又常在想念着的老巢，倒在感到一種莫名其妙的壓迫。一時重復身入了舟車逆旅的中間，反覺得是回到了熟習的故鄉來的樣子。更況且這時候包圍在他坐的那這小輪船的左右前後的，儘是些藍碧的天，澄明的水，和兩岸的青山紅樹，江心的暖日和風；放眼向四周一望，他覺得自己譬如是一隻在山野裏飛遊慣了的鳥，又從狹窄的籠裏飛出，飛回到大自然的懷抱裏來了。

東梓關在富春江的東岸，錢塘江到富陽而一折，自此以上，爲富春江，已經將東西的江流變成了南北的向道。輪船在途中停了一二處，就到了東梓關的埠頭。東梓關雖則去縣城只有三四十里路程，但文樸因自小就在外面飄流，所以只在極幼小的時候因上祖墳來過一次之外，自有確實的記憶以後，却從還沒有到過這一個在他們的故鄉也是很有名的村鎮。

江上太陽西斜了，輪船在一條石砌的碼頭上靠了岸，文樸跟着幾個似乎是東梓關附近士著的農民上岸之後，第一就問他們，徐竹園先生是住在那裏的。

『徐竹園先生嗎？就是那間南面的大房子！』

一個和他一道上岸來的農民在岸邊站住了，用了他那隻蒼老曲屈的手指，向南指點了一下。

文樸以手遮着日光，舉頭向南一看，只看出了幾家疏疏落落的人家，和許多樹葉脫盡的樹木來。因稻已經收割淨了，空地裏草場上，只堆着一堆一堆的乾稻草在那裏反射陽光。一處離埠頭不遠的池塘裏，遊泳着幾隻家畜的鴨，時而一聲兩聲的在叫着。池塘邊上，水淺的地方，還浸着一隻水牛，在水面上擎起了牠那個兩角崢嶸的牛頭，和一雙黑沉沉的大眼睛，靜靜兒的在守視着從輪船上走下來的三五個行旅之人。村子裏的小路很多，有些是石砌的，有些是黃泥的，只有一條石板砌成的大道，曲折橫穿在村裏的人家和那池塘的中間，這大約是官道了；文樸跟着了那個剛纔教過他，以徐先生的住宅的農夫，就朝南順着了這一

條大道走向前去。

東梓關的全村，大約也有百數家人家，但那些鄉下的居民似乎個個都很熟識似的；文樸跟了農夫走不上百數步路，卻聽他把自那裏來爲辦什麼事去的歷史述說了一二十次，因爲在路上遇見他的人，個個都以同樣的話問他一句，而他總也一邊前進，一邊以同樣的話回答他們，直到走上了一處有四五條大小的叉路交接的地方，他的去路似乎和文樸的不同了，高聲一喊，他便喊住了一位在一條小路上慢慢向前行走的中老農夫，自己先說了一遍自何處來爲辦什麼事而去的歷史，然後纔將文樸交託了他，託他領到徐先生的宅裏，他自己就順着大道，向前走了。

徐竹園先生的住宅，果然是近鄰中所少見的最大的的一所，但牆壁樑棟，也都已舊了，推想起來，大約總也是洪楊戰後所築的舊宅無疑。文樸到了徐家屋裏，由那中老農夫進去告訴了一聲，等了一會，就走出來了一位面貌清秀，穿長衫作學生裝束的青年。聽取了文樸的自己介紹和來意以後，他就很客氣地領地進了一間光線不十分充足的廂房。這時候的時

刻雖則已進了午後，可是門外面的晴冬的空氣，乾燥得分外鮮明，平西的太陽光線，也還照耀得輝光四溢，而被領進到了這一間分明是書室兼臥房的廂房的中間，文樸覺得好像已經是寒天日暮的樣子了。廂房的三壁，各擺滿了許多冊籍圖畫，一面靠壁的牀上陳設着一個長方的紫檀煙托，和一盞小小的油燈。文樸走到了牀舖的旁邊，躺在牀上剛將一筒煙抽完的徐竹園先生也站起來了。

『是樸先生麼？久仰久仰。令堂太太的身體近來怎麼樣？請躺下去息息罷，輪船裏坐得不疲乏麼？彼此都不必客氣，就請躺下去息息，我們可以慢慢的談天。』

竹園先生總約莫有五十歲左右了，清癯的面貌，雅潔的談吐，絕不像是一個未見世面的鄉下先生。文樸和他夾着烟盤躺下去後，一邊在看他燒裝捏吸，一邊也在他停燒不吸的中間，聽取了許多關於他自己當壯年期裏，所以要去學醫的由來。

東梓闕的徐家，本來是世代著名的望族，在前清嘉道之際，徐家的一位豪富，也會在北京任過顯職，嗣後就一直沒有脫過科甲。竹園先生自己年紀輕的時候，也曾做過救世拯民

的大夢，可是正當壯年時期，大約是因爲用功過了度，在不知不覺的中間，竟爾染上了吐血的宿疾，於是大夢也醒了，意志也灰頹了，翻然悔悟，改變方針，就於求醫採藥之餘，一味的看看醫書，試試藥性，像這樣的生活，到如今已經過了二十多年了。

『就是這一口煙……』

徐竹園先生繼續着說：

『就是這一口煙，也是那時候吸上的。病後上的癮，真是不容易戒絕，所以我勸你，要根本的治療，還是非用藥石不行。』

世事看來，原是塞翁之馬，徐竹園先生因染了疾病，纔絕意於仕進，略有餘閒，也替人家看看病，自己讀讀書，經營經營祖上的遺產，每年收入，薄有盈餘，就在村裏開了一家半施半賣的春和堂藥舖。二十年來，大局盡變，徐家其他的各房，都因爲宦途艱險，起落無常之故，現在已大半中落了，可是徐竹園先生的一房，男婚女嫁，還在保持着舊日的興隆，他的長子，已生下了孫兒，兩代見面了。

文樸靜躺在煙舖的一旁，一邊在聽着徐竹園先生的述懷，一邊也暗自在那異下這樣的結論，忽而前番引領他進來的那位青年，手裏拿了一盞煤油燈走進了房來，並且報告着說：

『晚飯已經擺上了！』

徐竹園先生從牀上立了起來，整整衣冠，陪文樸走上廳去的中間，文樸纔感到了鄉下生活的悠閒，不知不覺，在煙盤邊一輪，卻已經有三四個鐘頭飛馳過去了。豐盛的一餐夜飯吃完之後，自然的就又走回到了煙舖。竹園先生的興致愈好了，飯後的幾筒煙一抽，談話就轉到了書版掌故的一方面去。因為文樸也是喜歡收藏一點古書骨董之類的舊貨的，所以一談到了這一方面，他的精神，也自然而然的振作了一下。

竹園先生更取出了許多收藏的碑硯，明版的書籍，和傅青主手寫的道情卷冊來給文樸鑒賞，文樸也將十幾年來在外面所見過的許多珍彝古器的大概說給了徐先生聽。聽到了歐戰期間，巴黎博物院裏保藏古物的苦心的時候，竹園先生竟以很新的見解，發表了一

段反對戰爭的高論。爲證明戰爭的禍患無窮，與只有和平的老百姓受害獨烈的實際起見，他最後又說到了這東梓關地方的命名的出處。

東梓關本來是叫作「東指關」的，吳越行軍，到此暫駐，順流直下，東去就是富陽山嘴，是一個天然的關險，是以行人到此，無不東望指關，因而有了這一個名字。但到了明末，倭寇來侵，江浙沿海一帶，處處都遭了蹂躪，這兒一隅，雖然處在內地，可是烽煙遍野，自然也民不安居。忽而有一天晚上，大兵過境，將此地土著的一位農民強拉了去。他本來是一個獨子，父母都已經去世了，只剩下兩位弱妹，全靠他的力田所入，來養活三人的。哥哥被拉了去後的兩位弱妹，當然是沒有生路了，於是只有朝着東方她們哥哥被拉去的方向，舉手狂叫，痛哭悲號，來減輕她們的憂愁與恐怖。這樣的哭了一日一夜，眼睛裏哭出血來了，突然間天上就起了狂風，將她們的哭聲遠送到了她們哥哥的耳裏。她們哥哥這時候正被鐵練鎖着，在軍營裏服牛馬似的苦役。大風吹了一日一夜，他流着眼淚，遠聽她們的哭聲也聽了一日一夜。直到第三天的天將亮的時候，他拖着鐵練，爬到了富春江下流的錢塘江岸，縱身一跳，竟於

狂風大雨之中跳到了正在漲潮的大江心裏。同時他的兩位弱妹，也因為哭了二日二夜，眼睛裏的血也流完了之故，於天將亮的時候在「東指關」的江邊，跳到水裏去了。第三天晴風息，「東指關」的住民早晨起來一看，附近地方的樹頭，竟因大風之故，盡曲向了東方，當時這裏所植的都是梓樹，所以以後，地名就變作了東梓關。過了幾天，潮退了下去，在東梓關西面的江心裏，忽然現出了兩大塊岩石來，在這兩大塊岩石旁邊，她們兄妹三人的屍體，却顏色如生地靜躺在那裏，但是三人的眼睛，都是哭得紅腫不堪的。

『那兩大塊岩石，現在還在那裏，可惜天晚了，不能陪你看……』

徐竹園先生慢慢地說：

『我們東梓關人，以後就把這一堆岩石稱作了「姊妹山」，現在歲時伏臘，也還有人去頂禮膜拜哩！戰爭的毒禍，你說厲害不厲害？』

將這一大篇故事述完之後，竹園先生就又大口的抽了兩口煙，咕的喝了一口濃茶。點上一枝雪茄，放到嘴裏銜上了，他就坐了起來對文樸說：

『現在讓我來替你診脈罷！看你的臉色，你那病還並沒有什麼不得了的。』
伏倒了頭，屏絕住氣息，他輕一下重一下的替文樸按了約莫有三分鐘的脈，又鄭重地看
了一看文樸的臉色和舌苔，他却好像已經得到了把握似地歡笑了起來：

『不要緊，不要緊，你這病還輕得很着呢！我替你開兩個藥方，一個現在暫時替你止血，
一個你以後可以常服的。』

說了這幾句話後，他又凝神展氣地向洋燈注視了好幾分鐘，然後伸手磨墨，預備寫下那兩
張藥方來了。

這時候時間似乎已經到了夜半，沈沈的四壁之內，文樸只聽見竹園先生磨墨的聲音
響得很厲害。時而窗外面的風聲一動，也聽得見一絲一絲遠處的犬吠之聲，但四面却似乎
早已經是睡盡了。文樸一個人坐在竹園先生的背後，在這深夜的沈寂裏靜靜的守視着他
這種聚精會神的神氣，和一邊咳嗽一邊伸紙吮筆的風情，心裏頭卻自然而然的起了一種
畏敬的念頭。

『啊啊，這的確是名醫的風度！』

文樸在心裏想：

『這的確是名醫的樣子，我的病大約是有救藥了。』

竹園先生把兩個藥方開好了，擱下了筆，他又重將藥方仔細檢點了一遍。文樸立起來走向了桌前，接過藥方，就弓身道了個謝，旋轉身又和竹園先生躺下在煙盤的兩旁。竹園先生又抽了幾口之後，廳上似乎起了一點響動，接着就有人送點心進來了，是熱烘烘的一壺酒，四碟菜，兩碗麵。文樸因為食慾不佳，所以只喝了一杯酒就擱下了筷，在陪着竹園先生進用飲食的當中，他卻忍不住地打了兩個呵欠。竹園先生看見了，向房外叫了一聲，白天的那位青年就走了進來，執着燈陪文樸進了一間小小的客房。

文樸睡不上幾個鐘頭，窗外已經有早起的農人起來了，一睡醒後，他第二覺是很容易睡着的，撩起帳子來一看，窗外面似乎依舊是乾燥的晴天。他張開眼想了一想，就匆匆地披衣著襪，起身走出了臥牀。徐家的上下，除打洗臉水來的用人之外，當然是全家還在高

臥。文樸問用人要了一副紙筆，向竹園先生留下了一張打擾告罪的字條，便從徐家走了出來。因為下水的早班輪船，是於八點前後經過東梓關埠頭的，他就想乘了這班早班，重回到他老母的身邊去，在徐家服藥久住，究竟覺得有點不便。

屋外面的空氣，着實有點尖寒的難受，可是靜躺在晴冬的朝日之下的這東梓關的村景，卻給與了文樸以不能忘記的印象。

一家一家的瓦上，都蓋上了薄薄的晨霜。枯樹枝頭，也有幾處似金鋼石般地在反射着剛離地平綫不遠的朝陽光綫。村道上來往的人，並不見多，但四散着的人家煙突裏，卻已都在放出同天的顏色一樣的炊煙來了。隔江的山影，因為日光還沒有正射着的緣故，濃黑得可怕，但朝南的一面曠地裏，卻已經洒滿了金黃的日色和長長的樹影之類。文樸走到了江邊，埠頭還不見有一個候船的人在等着，向一位剛自江裏挑了一擔水起來的工人問了一聲，知道輪船的到來，總還有一個鐘頭的光景。

文樸呆呆地在埠頭立了幾分鐘，舉頭便向徐竹園先生的那所高大的房屋一望，看見

他們的朝東的一道白牆頭上，也已經晒上了太陽了。

『大約像他老先生那樣舒徐渾厚的人物，現在總也不多了罷？這竹園先生，也許是舊時代的這種人物的最後一個典型！』

心裏這樣的想着，他腦裏忽而想起了昨天晚上所談的一宵閒話。

『像這一種夜談的情景，卻也是不可多得的。龔定庵所說的「小屏紅燭話冬心」趣味那裏有這樣的悠閒雋永。』

『小屏——紅燭——話——冬心！』
『小屏——紅燭——話——冬心！』茫然在口裏這樣輕輕念了幾句，他的面前，卻忽而又閃出了一個年紀很輕的挑水的人來。那少年對他望了幾眼，他倒覺得有點難爲情起來了，踏上了一步，就只好借點因頭來遮蓋遮蓋自己的那一種獨立微吟的蠢相。

『小弟弟，要看姊妹山，應該是怎麼樣的走的。』

『只教沿着岸邊，朝上直跑上去就對。』

『謝謝你！』

文樸說了這一句謝詞，沿江在走向姊妹山去的中間，那少年還呆立在埠頭的朝陽裏，在默視着這位瘋不像瘋，癡不像癡的清瘦的中年人的背影。

一九二三年九月

清冷的午後

曇雲布滿的天空，在萬人頭上壓了幾日，終究下起微雪來了。年事將盡的這十二月的下旬，若在往年，街上各店裏，總滿呈着活氣，擁擠得不堪的，而今年的市況，竟蕭條得同冷水泉一樣，過了中午，街上還是行人稀少得很。

聚芳號的老板，同飽食後的鴿子似的，獨據在櫃臺上，呆呆的在看店門外街上的雪片。門面不滿一丈寬的這小店裏，熱鬧的時候也有二三十元錢一日的進款，可是這一箇月來，門市忽然減少了下去，前兩箇月配來的化妝品類和婦女雜用品等，依舊動也不動的堆在兩壁的箱盒裏。他呆看了一回飛雪，又轉頭來看四邊的存貨，眉頭竟鎖緊了起來，往裏面放大了喉音，叫了幾聲之後，就站起來把櫃臺後柱上掛着的一件黑呢外套穿上了身去。

答應了一聲『噯呀』接着從裏面走出來的，是一位年紀二十左右，身材中大，皮膚很細白，長得眉目清秀的婦人。看了她那種活潑的氣象，和豐肥的肉體，誰也知道她是和這位老板結合不久的新婦。尤其可以使人感得這一種推測的確實的，是她當走上這位老板面前之後的一臉微笑。

『雲芳！你在這兒看一忽店，我出去和震大公司結賬去。萬一老李來，你可以問問他昨天托他的事情怎麼樣了？』

她向櫃臺邊上壁間的衣鉤上，把一頂黑絨的帽子拿下來後，就走上了一步，站在他面前，把他帶上了。他向櫃臺下桌上站着的一面小鏡子照了一照，又把外套的領子豎了起來，更對雲芳——他的新婦——點了一點頭，就從櫃臺側面的一扇小門裏走了出去。

這位老板，本來是鄭聚芳本店的小老板，結了婚以後，他父親因為他和新婦住在店裏，不曉得稼穡的艱難，所以在半年前，特地為他設了一家分店在這新市場的延齡路上，教他自己去獨立營生。

當他初開新店的時候，因為布置的精巧，價錢的公道，又兼以香市的鬧熱；每月竟做了千元內外的買賣。兩個月後，香客也絕跡了。遊西湖的人，也少起來了。又兼以戰事發生，人心惶恐，這一箇月來，銀根奇緊，弄得他那家小店，一落千丈。近來的門市，至多也賣不到五六塊錢，而這寒冬逼至，又是一年中總結賬的時候了。這幾日來，他着實為經濟問題，費了許多的愁慮。

『千不該，萬不該，總不該把小天王接到城裏來的！』他在雪中的街上俯首走到清和坊去，一邊在自家埋怨自己。

他的悔怨的心思動了一動，繼續就想起了小天王的笑臉和嘴唇，想起了去年也是這樣下微雪的晚上，他和小天王在拱宸橋她的房裏，燙酒喫豬頭肉的情趣。擡起頭來，向前後左右看了一看，把衣袖上的雪片打掃了一下，他那雙本來是在走向清和坊去的腳，不知不覺的變了方向。先從馬路的右邊，走向了馬路的左邊，又前進了幾步，他就向一條小巷裏走了進去。

離新市場不遠，在一條沿河的小巷的一家二樓上，他爲小天王租了兩間房子住着，這是他和他的新婦雲芳搬往新市場之後，瞞過了雲芳常來住宿的地方。

他和小天王的相識，是在兩年前，有一天他朋友請他去喫花酒的晚上。那一天他的中學校的朋友李芷春請客，硬要他和他一同上拱宸橋去。他平時本來是很謹慎的人，從來沒有到拱宸橋去玩過一次。自從那一天李芷春爲他叫了小天王後，他覺得店裏的酒飯，味兒粗淡起來了。尤其是使他感到不滿的，是他父親的那一種起早落夜，計算金錢的苦相。他在店裏那一種緊張的空氣裏，一想到小天王房裏的那一種溫香嬌豔的空氣，眼前就會昏花起來，鼻子裏就會聞到一種特異的香味，耳朵裏也會響出胡琴的弦索和小曲兒的歌聲來。他若把眼睛一閉，就看得見一張很光亮的銅床，床上面有雪白的氈毯和緋紅的綢被鋪着。床面前的五桶檯上擺在那裏的描金小鐘，和花瓶香盒之類，也歷歷的在他心眼中旋轉。其中頂使他魂銷的，是當他跟李芷春去了三五回後，小天王留他住夜的那一晚的情

那時候，他還只是童男的二十一歲。小天王的年紀雖然比他小，然而世故人情，却比他懂得多。所以她一見了他，就竭力的灌迷魂湯，弄得當時還沒有和女人接觸過的他，幾乎把世界一切都忘掉了。

兩年前的那一天晚上，是李芷春帶他去逛後約有半箇月的光景的時候，他却一箇人搭了五點十分的夜車上拱宸橋小天王那裏去。那一天晚上，不曉爲什麼原因，天氣很冷，搭了五點十分的夜車上拱宸橋小天王那裏去。那一天晚上，不曉爲什麼原因，天氣很冷。他記得清清楚楚，那一天不過是中秋剛過的八月二十幾裏，但不曉怎麼的，忽而吹來了幾陣涼風，使冬衣未曾製就的一班杭州的市民，都感覺得比大寒前後還更涼冷的樣子。他坐在小天王房裏，喝喝酒，喫喫飯，聽她唱唱小曲，竟把半夜的時光於不知不覺的中間飛度了過去。到了半夜十二點鐘，他想出來，也已經不行了，所以就貓貓虎虎，留在她那裏住了一夜。

自從那一夜後，他纔知道了女人的滋味。小天王的嘴唇，她的脫下衣服來的時候的嬌羞的樣子，從帳子外面射進來的電燈光下的她的淡紅的小汗衫，上半段鈕扣解開以後的

她的蒼白的胸部被他緊緊抱住以後的那一種觸覺，最後同脫了骨肉似的那一種出神。凡此種種的情況，在他腦裏盤據了半箇多月。無論在什麼時候什麼地方，只教他一想到這前後的感覺，他的耳朵就會噓的響起來，他的身子的全體，就好像坐在火焰的峯頭；兩隻大腿的中間，實際上就會同觸着一塊軟肉似的酸漲起來。嗣後兩年中間，他在小天王身上化的錢，少算算也有五千多塊。

到了今年四月，他的父親對於他的遊蕩，實在是無法子抵抗了，結局還是依了他舅舅之計，爲他娶了雲芳過來，想教雲芳來加以勸告和束縛。

他和雲芳本來是外舅家的中表，兩人從小就很要好的。新婚的頭夜，鬧房的客人都出去以後，他和雲芳就講了半夜的話。他含着眼淚，向雲芳說小天王的身世，說小天王待他的情誼，更說他自家對雲芳雖有十分的熱愛，但對小天王也不能斷念的癡心。結吳他說若他要和小天王絕交，除非把他先送到棺材裏去之後纔可以。聰明賢慧的雲芳對他這一種決心，當然不想用蠻法子來對付，三朝以後，倒是她出來向他的父母說情了。他果然中了雲芳

的詭計，結婚以後的兩箇月中間，並沒有去過拱宸橋一次。

他父親給他新市場開設分店以後的約莫一箇月的時候，有一天午後他往城站去送客，在車站上忽又遇見了小天王。

那時候正是太陽曬得很熱的六月中旬。他在車站裏見了兩月來不見的小天王的清淡的裝束，舊日的回憶就復活了。當天晚上，他果然瞞過了雲芳，上拱宸橋去過夜。在拱宸橋埠上以善應酬著名的這小天王，當然知道如何的再把他從雲芳那裏爭奪過來的術數。那一晚小天王於哭罵他薄情之後，竟拿起了一把小刀來要自殺。後來聽了他的許多誓咒和勸慰的話後，兩人纔收住眼淚抱着入睡，嗣後兩三箇月中間，他藉依分店裏進款的寬綽，竟暗地裏把小天王贖了出來，把她藏住在這一條小巷的樓上。

說到小天王的相貌，實際上比雲芳也美不了許多。可是她那嬌小的身材，靈活的眼睛，和一雙紅曲的嘴唇，却特別的能夠引男人，使和她發生過一兩次關係的人，永也不能忘記。

他一邊在小巷裏冒雪走着，一邊俯伏着頭，儘在想小天王那雙嘴唇。他想起了三天前在她那裏過夜的事情，他又想起了第二天早晨回到店裏的時候，雲芳含着微笑問他的話：『小天王好麼？你又冇幾天不去了，昨天晚上可能睡着？』

走到了那一家門口，他開門進去，一直走到很黑的退堂夾弄的扶梯跟前，也沒有遇見一箇人。

『我們的這房東老太婆，今天怕又在樓上和小天王說話罷？讓我悄悄的上去，嚇她們一下。』

他心裏這樣的想着，脚步就自然而然的放輕了。幽脚幽手的走上了樓，走到了房門口，他舉手輕輕一推，房門却閃在那裏。站住了脚，屏着氣，側耳一聽，房裏頭並沒有說話的聲音。他就像伸出手來，敲門進去，但回頭再一想時，覺得這事情有點奇怪。因為平時他來，老太婆總坐在樓下堂前裏糊火柴盒子。他一向上樓來，還沒有一次遇見小天王的房門鎖過。含神屏氣的更靜立了幾分鐘，他忽而聽見靠板壁的他和小天王老睡的床上，有一箇男人的

口音在輕輕的說：

『小天王！小天王！醒來！天快晚了，怕老鄭要來了吧？』

他的全身的血，馬上凝結住了，頭髮一根一根的豎立了起來。瞪着眼睛，捏緊拳頭，他就想一脚踢進房去。但這鐵樣的決心，還沒有下的時候，他又聽見小天王睡態朦朧的說：

『像這樣落雪的時候，他不會來的。』

他聽了小天王的聲氣，同時飛電似的想起了她的，那雙嘴唇，喉頭更是乾烈起來，胸前的一腔殺氣，更是往上奔塞得厲害。舉了那隻捏緊的拳頭，正要打上門板上去的一剎那，他又聽見男人說：

『我要去了，昨天老鄭還托我借錢來着，我答應他今天去做回音的。讓我去看看，他若在店裏哩，我晚上再好來的。』

『啊！這男人原來是李芷春！』

他聽出了李芷春的聲音，一隻舉起來的手就縮回來了。向後抽了脚步，他一口氣就走

下了樓來。幸而那老太婆還沒有回家，他一走出門，仍復輕輕的把門關上，就同發了瘋的人似的很命的在被雪下得微滑的小巷裏飛奔跑跳。氣也吐不出來，眼面前的物事也看不清，腦蓋底下，他只覺得有一片火在那裏燒着。方向也辨不清，思想也完全停止，迎面吹來的冷風和雪片也感覺不到，他只把兩隻腳同觸了電似的儘在交換前進，不知跑了多少路，走了多少地方，等得神致清醒了一點的時候，他看看四周已經灰暗了。在這灰暗的空氣裏，還有一片一片的雪片在飛舞着。舉起頭來一看，眼面前却是黑黝黝的一片湖水，再舉起眼來向遠處看時，模糊的雪片層巒，透射着幾張燈火。同時湖水面上返射着的模糊的燈光和灰顏顏冷沉沉的山影，也射到了他的眼裏。舉起手來向衣袖上一摸，積在那裏的雪片，很硬很冷的向他的觸覺神經激刺了一下。他完全恢復了知覺，靜靜地站住了腳，把被飛雪濕透了的那頂黑絨帽子拿下來的时候，頭上就放射了一陣蒸發出來的熱氣。更向眼下的空氣裏一看，他只看見幾陣很急促地由他自己口中吐出來的白氣，在和雪片爭鬪。這時候他身旁的枯樹枝上，背後的人家屋上，和屋後的山上，已經有一層淡白的薄雪罩上了。從外套袋裏，

拿出手帕來把頭上的汗擦了一擦，在灰暗的冷空氣裏靜立了一會，向四邊看了幾周，他纔辨出了方向，知道他自家的身體，站立在去錢王祠不遠的湖濱的野道上面。

他把眼睛閉了幾次，咽下了幾口唾沫，又靜靜的把喘着的氣調節了一下，纔把今天下午的事情，原原本本的想了起來。

『啊啊！怎麼對得起雲芳！怎麼對得起雲芳！』

『今天我出門的時候的她那一種溫柔體貼的樣子！』

『啊啊！我還有什麼面目做人！』

他想到了這裏，火熱的頰上，就流下了兩滴很大很冷的眼淚來。從他的喉嚨裏，漸漸的發出了一種怖人的，和受了傷就快死的野獸似的嗚聲。這聲音起初很幽很沉重，漸漸地加響，終於號的一響吐露完結；一聲完了，接着又是一聲，靜寂的山隕水上，和枯冷的樹林，都像起了反應，他自家的耳朵裏也聽出了一種可怕的哀鳴聲來；背後樹枝上的積雪，索落索落的落下了幾滴，他回頭去一看，在白茫茫的夜色裏，彷彿看見了一隻極大極大的黑手，在那

裏向他撲掠似的；他心裏急了，不管東西南北，只死勁的向前跑跳，撲通的一響，他只覺得四肢半體，同時冰冷的凝聚了攏來。神致又清了一清，他曉得自家的身子，已經跌在湖裏了。喉嚨裏想叫出『救命』的兩箇字來，但急急愈叫不出，他只覺得他的頸項前後，好像有一個鐵圈在那裏抽緊來的樣子。兩隻脚亂踢了一陣，兩隻手向湖面上划了幾划，他的身體就全部淹沒到水底裏去了。

一九二七年一月十八日在上海

寒 宵

沒有法子，只好教她先回去一步，再過半個鐘頭，答應她一定仍復上她那裏去。

酒也喝得差不多了。左右幾間屋子裏的客人，早已散去，伙計們把灰黃的電燈都滅黑了。火爐裏的紅煤也已經七零八落，爐門下的一塊透明的小門，本來是燒得紅紅的，漸漸的帶起白色來了。

幾天來連夜的不眠，和成日的喝酒，弄得頭腦總是昏昏的。和逸生講話講得起勁，又兼她老在邊上捱著，所以熬得好久，連小解都不曾出去解。

好容易說服了她答應了她半點鐘後必去的條件，把她送出門來的時候，因為迎吸了一陣冷風，忽而打了一個寒慄。房門開後，從屋內射出來的紅濛的電燈光裏，看出了許多飛

舞的雪片。

『啊！又下雪了，下雪了我可不能來呀！』

一半是說笑：一半真想回家去看看，這一禮拜內有沒有重要信札。

『恩哼！那可不成，那我就不走了。』

把斗篷張開，圍抱住我的身體，冰涼地，光膩地，香嫩地貼上來的，是她的臉，柔和的軟薄的呼吸和嘴唇，緊緊的貼了我一貼。

『酒氣怪難受的！』

假裝似怒的又對我瞧了一眼。第二次又要貼上來的時候，屋內的逸生，却叫了起來：

『不行不行，柳卿在院子裏幹這玩意兒罰十塊錢！』

『偏要幹，偏要……』

嘴唇又貼上來了，嗤的笑了一聲。

和她包在一個斗篷中間，從微滑灰黑的院子裏，慢慢走到中門口，掌櫃的叫了一聲『

打車，』我纔駭了一跳，滾出她的斗篷來，又迎吸了一陣冷風，打了一個寒慄。

她回轉頭來重說了一遍：

『半點鐘之後，別忘了！』

便自顧自的去了。

忍著寒冷走了幾步，在牆角黑闇的地方完了小解，走回來的時候，臉上又打來了許多冰涼的雪片。仰起頭來看看天空，只是混茫黝黑，看不出什麼東西來。把頭放低了一點，才看見了一排冷淡的，模糊的，和出氣的啤酒似的屋瓦。

進屋子裏來一看，逸生已經在坑上躺下了。背後房門開響，伙計拿了一塊熱手巾和一張賬來。

『你忙什麼想睡了麼！再拿一盒煙來！』

伙計的心裏雖然不舒服，但因是熟客，也無可如何的樣子，笑了一臉，答應了一個是，就跑了出去。

在逸生對面的坑上，不知躺了幾久，伙計纔搖我醒來，囁喘地說：

『外面雪大得很，別着涼啦，我給你打電話到飛龍去叫汽車去罷！』

『好』

叫醒了逸生，擦了一擦手臉，吸了一枝煙，等汽車來的時候，兩個人的倦頰，還沒有恢復，都不願意說話。

忽而沈寂的空氣裏有勃勃的響聲聽見了，穿上外套和逸生走出房門來，見院子裏已經濕滑得不堪，臉上又打來了幾片雪片。

『這樣下雪，怕明天又走不成了。』

我自家也覺得說話的聲音有點奇怪，好像蒙上了一層布，在那裏敲打的皮鼓。

大街兩旁的店家都已經關上門睡了。路上只聽見自家的汽車輪子，殺殺衝破泥漿的聲音。身體儘在上下顛簸。來往遇見的車子行人也很少。汽車篷下的一盞電燈，好像破了，車座裏黑得很。車頭兩條燈光的線裏照出來的雪片。溟溟濛濛，很遠很遠，像夢裏似的看得出。

來。

蒲蒲的叫了幾聲，車頭的燈光投射在—道白牆壁上，車轉灣了，將到逸生家的門口的時候，我心裏忽然的激動了起來。好像有一鍋沸水，直從肚子裏衝上來的樣子，兩隻眼睛也覺得有點熱。

『逸生！你別回去吧！我們還是回韓家潭去！上柳卿房裏去談牠一宵！』
我破了沈默，從車座裏舉起上半身來，一邊這樣的央告逸生，一邊在打着前面的玻璃窗，命汽車夫開向韓家潭去。

十四年五月十七日武昌

六月廿八日

六月廿九日

六月三十日

六月廿九日

六月三十日

六月